

蘇聯文藝

6

АНТИ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6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3

ШАНХАЙ

小說

畢爾文采夫
(Арк. Первенцев)



試煉
(ИСПЫТАНИЕ)

長篇小說
(Роман)

楔子

早上，南方某航空工廠總工程師寶格唐·杜賓珂(Богдан Дубенко)奉召到莫斯科(Москва)去，夜裏，在三點十五分的時候，他和人民委員長一同爲人民委員長蘇維埃主席所接見。談話繼續了十五分鐘。

杜賓珂從史大林(Сталин)的辦公室裏出來時，他後面跟着又進去了兩個人。杜賓珂認識他們：這是黑金屬「王」和鋁「王」。在等候挨次進謁的還有三個人：他們是對國家負責自動式軍器，炸藥和煤的。

999240

非常有力的「派卡特」●載着杜賓珂在京都的各街道上馳騁，後來在步哨跟前停了一會兒，輪胎在中央飛行場的新鮮的草地上悉悉率率地馳去。「陶格拉斯」●寬大地展開着翅翼。乘客們更稠密地擠進去，大家用棉花塞住了耳朵。羅勃（Лоб）少校使飛機上了航路之後，把駕駛的職務轉交給第二個駕駛員，抽煙斗去了。羅勃少校認為他在民用航空界的工作是暫時的。

到哈科夫（Харьков）的時候，少校問杜賓珂說：『風聲緊急嗎？』杜賓珂喝了一小杯伏特加，狡黠地向少校望了一眼。少校揮了揮手，給自己的忠誠不易的小煙斗裝上了煙。『我不過是安德萊·羅勃（Андрей Лоб）少校而已，但是近來使我擔心不安的是巴爾幹（Балканы），還有不知道為什麼是克里特島（Крит），』他用傷風的嗓子說，『而且，老實說，在這一個班陀拉●上也待厭了。』他是這樣叫「陶格拉斯」的。

他們飛過彎彎曲曲的高加索山脈，降落在特皮里西（Тбилиси）。少校吞下了五十個叉燒羊肉，把他的「班陀拉」從外高加索（Закавказье）開走了，臨走的時候，他得到了杜賓珂一封保舉他調到工廠航空部隊裏去的信，在那地方他可以比較接近他心中所企慕的實際事業。

樹木上撒滿着金蓮花。杜賓珂在明澈的山泉旁邊停下，躺下身去，喝飽了水。汽車夫是一個年輕的喬治亞人。他折下一小枝給賓格唐。『石榴花，』他說。『開得多美。』山谷裏佈滿着建設者的帳幕。羣山為爆炸震動得顛抖着。在山脈的支嶺裏建造着地雷爆炸所及不到的格納庫。他們在結束建造巨大的工廠軀殼——這是杜賓珂所接收的。預備工廠——這是這一類相同的東西的名稱。這些軀殼暫時荒廢着，空空洞洞的，不久以前在山裏鑿出來的灰色的石頭上還沒有堆積生產的煙灰。

他沿着那一條石榴花的路回到那四周鑲着山脈的山谷。這裏流着放射性水的溫泉。古裏古怪地叫做「坐骨神經痛」的病，像杜賓珂所想，

-
- （Paccard）一種美國汽車的牌號。
 - （Douglas）一種美國飛機的牌號。
 - （бандура），烏克蘭一種多絃的彈樂器，半球形，闊頸。

這是老年人生的疾病，它絆倒了他整整一個星期了。礦泉沒有多大幫助，但是需要前進。

在緊貼於懸崖上的一個小站上，有一個瘦弱的碧眼女子爲他送行。他是有一次回旅館去的時候，在棕櫚樹旁邊和她結識的。這女子幫他踏着階級上去，——那時他正痛得很厲害，後來她又服侍他。在告別的時候，她把自己的嘴唇向他湊上去。杜賓珂吻了吻她，等到已經坐在那奔馳於山巖和交錯雜長的南方樹木之間的车廂裏的時候，他才惋惜此次的邂逅竟這樣的匆遽短暫。到了特皮里西，他打了一個情意纏綿的電報給他的妻子，明朗可愛的華麗亞（Валя），至於那碧眼女子，他也寫了兩行給她，並且在信封裏放了些石榴花的花瓣。五月——這終究是戀愛和百花盛開的月份。

在某一個區裏，他碰見了一個瘦弱的人，烏黑而鬢曲的頭髮，堅決的眼睛。這是冶金工之一，——杜賓珂在克里姆林宮（Кремль）的時候曾經碰見過他。他是和一大隊塞滿了人和材料的汽車一同來的。這位瘦弱的人說，他將用那些撒在腳底下的微紅的石子來熔煉金屬。那些石子上徘徊着許多正在摘草吃的綿羊和山羊，不相信光彩奪人的輕金屬會讓大自然這樣漫不經意的四散着。人們從汽車裏跳出來，張下了帳幕。轟然發出了第一聲爆炸，因此嚇得羊羣狼奔豕突起來。微紅的石子被那蒸氣掘鑿機的杓斗掬起來，轟隆隆的撒在載重許多噸的「雅洛斯拉夫」地方製造的汽車上去。

「您踏在金屬上走呀，杜賓珂同志，」這位鬢髮的人說。「明礬石我們剛好需要。」

在帳幕裏，他拿出羊乳乾酪，拔去塞頭，開了一瓶酒，邀請了杜賓珂。他們談的祇是關於金屬的事。

杜賓珂從巴庫（Баку）發了一封信。這是寄到克里姆林宮去的。在巴庫，他又碰見了那瘦弱的人。他正在把定貨分裝在幾條載油的駁船上，以便轉運卡拉-布迦茲（Кара-Бугаз）的天然鹽水。有軍事意義的金屬——鋁和磁鐵——的工廠，他把它們建立在比較接近動力根據地的地方，因為熔煉一噸鋁要吞食數量大得不可思議的動力。

錫一樣的海浪鬍鬚滾到列車的輪子上來了。到處豎立着掘油機，由

於石油的關係，土地潮濕和呈着黑色。在那些給從阿富汗飛來的燥風所毀壞的支嶺上露出許多聳入天空的長柱的大砲。杜賓珂看見一架飛下降陸的飛機。這是他廠裏出的新飛機。它已經趕到了裏海（Каспий），雖然這一型的飛機還剛剛開始。

「新牌子，」坦克隊上校望着窗外說，『好能幹的飛機建築師。』在瑪哈奇-卡拉（Махач-Кала），杜賓珂接到了碧眼女子一個電報。她關懷着他的健康。上校歪斜着眼睛看了看簽名，瞬瞬眼睛說：「嘖，好美麗的姑娘在達吉斯坦（Дагестан）追求您呀。我看見她在舞台上——是一個不行的女演員，但是是一個「綠寶石」般的女人。」杜賓珂撕掉了那電報，捱腕地把碎紙一片一片散放在陽光和煦的風裏迴旋飄舞。他沒有什麼可以責備這女人，但是火車裏的電報——還似乎有點冒昧。雖然，也許是質樸純潔的情感。

車廂裏坐下了一位紡織工業的重要工作人員。他來自草原，皮膚晒得黝黑，渾身撒着沙和灰塵。有幾個頭戴高加索皮帽，足登山羊皮長統靴的人送他。他們讓他坐在庫貝[●]裏之後，乘着兩輛破舊的「瓦斯車」走了。這位紡織工已經能够使大軍穿起棉衣了，但是這還不能滿足他。他這樣不安地說起毛和羊皮，鬍鬚已經冬天來到，咆哮着風雪，必需要快一點鑽進皮襖，氈製的長統靴和山羊皮製的耳罩裏去了。

在庫貝裏和食堂裏，大家在談五穀，談肉類，罐頭蔬菜，醃乾水菓，談馬的補充和馬鞍，刀鋒及輕馬鞍的製造。

人們高談闊論着各種熱烈的事，打發密電和急電，不安地睡覺，在下車和乘「陶格拉斯」或汽車飛走的時候，埋怨着長期的移動奔波。

在米聶拉爾納亦·伏台（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杜賓珂遇見了他小時候的老朋友——尼古拉·特盧諾夫（Николай Трунов）。這位騎兵將軍是到烏克蘭（Украина）去。在羅斯托夫（Ростов）的時候，特盧諾夫轉入杜賓珂的庫貝，一直到尼古拉下車的地方羅淑伐亞（Лозовая），他們交談了許許多多事。

頓巴斯（Донбасс）的鑄鐵爐和焦煤化學工廠融融熾熾燃着。冶金

●（coupe）歐洲火車中僅供乘客數人（通常為四人）乘坐之車室。

的煙在許多巨大的高墩上捲起來。髡鬻斯基夫人●的首領們的墓塚繚繞着祭品的燎火的煙。頓巴斯是以金屬和燃料供給杜賓珂的工廠的。

朋友倆在潮濕的月台上曠了幾分鐘。最後的鈴聲響了。賓格唐在雄糾糾氣昂昂的將軍身上看見了從前的騎兵偵察員柯里加●。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互相接吻作別，和從前在出發去幹危險事業之前的情形一樣。『我們現在非但是武裝同志，而且是親戚了，』特盧諾夫開玩笑說，『季米雪（Тимиш）很稱讚您的塔紐哈（Танюха）呢。』

『你過基輔（Киев）的時候，』杜賓珂說，『到基亞諾夫巷（Кияновский переулок）去一趟。望望姪女。不過當心你的將軍褲子。……』

華麗亞來接賓格唐。她向他撲去，她又清新，又美麗，像平常的那樣。他把她擁在手裏，吻那晒得黝黑的面頰。兒子等在汽車旁邊。阿廖沙（Алеша）吊在他的頸上不放。他就這樣地把兒子帶進汽車。『莫斯科有電話來，』華麗亞說，『這是信件，』她交出了一束信，『不過……回頭看吧，賓格唐。又埋頭工作了，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

『明天，奉召到莫斯科去報告，』賓格唐說，『你不知道羅勃少校已經在廠裏工作了嗎？』

『羅勃少校在工場裏工作了，』華麗亞消沉地說。

『親愛的華留鳳加●！愈到後來，愈多憂勞，我有時候真想回復到學生時代去……』

第一章

杜賓珂醒來，把手從被窩底下拿出放到外面來。窗打開着，房間裏

- （Скиф）紀元前數世紀游牧於黑海沿岸及其附近區域各草原民族之總稱，據說這些民族源出於波斯。
- （Колька）尼古拉的小名。
- （Валюнька）華麗亞的愛稱。

飛進來了一隻蜜蜂，營營作響地撞着玻璃窗。陽光落在地板上的亞麻油布上。陽光裏飛舞着塵埃，——這大概是被輕風從蕎麥和向日葵的田裏送來的。蜜蜂營營地響了一下飛走了。一瞬間，閃動了一下它那透明的小翅膀。

今天腳痛得好一點了。杜賓珂睡足了。身體不舒服的感覺和轟轟的耳鳴都消除了。無論怎麼樣，要在六天之內飛到莫斯科（Москва），烏拉爾（Урал），然後回來。他外高加索接收的那些工廠軀殼裏應該容納進新的驅逐機工廠，它們的重機器勢必要在比較接近重原料的烏拉爾重復設立起來。目前那邊差不多還什麼也沒有——有幾所中央煉炭工廠的沒有造好的建築，山岳，大森林和長着小松林及堆插着殘枝的不怎麼大的田野。在這樣美好的清晨，這種事是否值得想想呢？

「華麗加●！」他扒開自己身上的被窩叫起來。

「好呀！」華麗亞從床上跳下來，向他撲去。「我已經用一隻眼睛留心你有半個鐘頭了。你躺得臉都看不見。你醒了還睡着……我想了又想……」

「你用枕頭扔我，就馬上可以斷定了。」

「我怕呀。最近我有點怕你了。你是這樣的忙，又兇，又陰鬱。而且又是像煞有介事的。你是在幹國家大事呀！」

「華留恩加！快些給我毛巾，我要離開這兒到湖裏去。游游水，潑潑水。」

「什麼澡也不能洗，」華麗亞用一隻手指威嚇了一下。「醫生絕對禁止，而且託我監視。」

「寬放一下吧，——我永遠不忘記就是。」

「請求也沒有用。」

「唉，你，我的保鏢，」他把她擁在自己身邊，抬頭吻那半開半闔地笑着的嘴，「那末，我是完全踏入小老頭兒的階段了。不能洗澡！誰？我，游泳家，從前的選手。」

「選手是不能洗澡的。」

她溜到床上，拉被窩蓋在自己身上。

● （Валька）華麗亞的愛稱。

『起來，起來，華留恩加。』

他呵癢挑逗她。她一面跳，一面哈哈大笑。

『得了，寶格害。我完全不慣你那一個世界了。』

她躺着說話。栗色的頭髮帶在枕上，把他的頭和臉擦得癢起來。他覺得挨近她的頭髮和冰冷的肩膀是很舒服的。他們共同生活了十年了，他們的情感到現在還沒有衰退。這一切當然完全是由於她的緣故。她發現有幾條皺紋在他的額上出現，她就吻它們，直到它們又消失為止。

『我不願你同我在一起的時候憂愁，寶格唐。你應該休息休息。今天你應該拋開你頭裏的那些飛機。我要為你跟這些飛機吃醋了。』

『我同意。今天在我自己的家庭圈子裏過一天。可惜爸爸不在，要不然我們同他好好兒的喝兩杯卡爾迦尼夫卡^①。』

『我可以同你喝卡爾迦尼夫卡。』

『哦，這我一點也不懷疑……』

『那末你的太太是酒鬼了嗎？』

『像是酒鬼，哦，別生氣。假使不愛喝一點酒，還成什麼太太呢？在喬治亞（Грузия）的時候，我碰見一個女人，她的眼睛碧碧綠，頭髮像葉綏寧（Есенин）^②那樣的，滾圓的肩膀……』

『請求你別對我描寫你的情人了吧！』

華麗亞玩笑地打他，用她的小手掩住他的嘴。

『她又不是情人，華留恩加。不過是一個碧眼女子吧了。不過主要的是：她從來沒有醉過。有一次她當着我的面喝了兩杯很兇很兇的喬治亞的佳佳^{③④}，竟若無其事。』

『大概是滾圓的肩膀幫她的吧……』

『華麗加，不過別生氣。我簡直手指也沒有碰過。』

『我不生氣。這我簡直想也不願想……我們起來吧！』

他們迅速穿着起來。陽光裏的塵埃在房間裏飛舞，沿大路，在別莊

① （калганивка）高加索出的一種酒。

② 俄羅斯詩人。他的頭髮是金黃色的。他自己常說：『我的燕麥似的頭髮（овсяные волосы）。』

③④ （чача）一種燒酒。

前，飛馳過一輛汽車，濺起許多碎石子。

「大清早，什麼人給鬼帶來了，——也讓我休息休息才是呀！」寶格唐說。

下面傳來一陣騷擾的人聲。寶格唐聽出是母親的聲音。她竭力說得輕，顯而易見，她怕驚醒兒子。但是工程師土爾迦葉夫（Тургаев）的嚴厲的低沉的嗓子高過了她的輕微的聲音。

杜賓珂揮了揮手。

「廠裏又有了什麼事了。」

「總是這樣，每星期日這樣，」華麗亞不快地說。

樓梯上鞋根的的篤篤地響着，房間裏進來了土爾迦葉夫；他穿着藏青裝，佩着一顆『紅星』勳章。他後面站着母親，沒有睡醒的受驚的阿廖沙看着，家務女工克拉華（Клава）的驚奇的臉望着他。

「發生了什麼事？」杜賓珂問。「廠裏嗎？」

「我們和德國打仗了，」土爾迦葉夫忍住不安的情緒說。

「打仗？」寶格唐重復問了一遍。「已經打了嗎？」

「德國人今天在四點鐘的時候，轟炸基輔，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齊托米爾（Житомир）……他們進攻了。」

大家覺得又冷又難受。戰爭開始了！大家臉上露出不安之色，誰也不想隱瞞。偉大的血的試煉開始了。寶格唐知道戰爭是什麼，——戰爭這一個字鬚鬚又催醒了他的少年時代。

「您準備好了嗎，阿列克賽·菲奧朵洛維奇（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寶格唐問。

「準備好了。」

「過十分鐘我們動身。我漱洗一下，請您把車子從車間裏開出來。我給汽車夫休假了，媽，拿車間和車子的鑰匙給阿列克賽·菲奧朵洛維奇……」

「還是吃了早飯吧，寶格唐。一切都預備好了。」

「趕快一點是可以吃的。」

母親和土爾迦葉夫走了。寶格唐把必需的文件塞滿了皮包，格搭一聲關上了鎖。華麗亞抱着阿廖沙站在窗口。陽光落在她身上，但是她沒

有注意到它。阿廖沙睜着眼，也看着父親。他們兩人都不安着，他們第一次碰到這種駭人的現象，這一個短短的字：戰爭。寶格唐走到他們跟前，把向他挨近前來的這些親愛的臉吻了好久。孩子的眼睛裏被這種非常的撫愛激動得淌出熱淚來了，一大滴一大滴地在面頰上和小襯衫上滾。

『你哭什麼，阿廖沙？』

『姑媽塔孃（Таня）和臘蘿奇卡（Ларочка）在基輔。基輔給德國人炸了。』

十歲的孩子第一次說出這種可怕的話：『給德國人炸了。』它們發出的聲音毫不稚氣地嚴肅和鄭重。難道他的兒子也達到了他在童年時代所感受到的苦難的命運了嗎？爲了使孩子們幸福，他把一身獻給建造應該保衛他祖國的戰鬥飛機……他把它們從工廠裏直放到國防前綫去。現在它們在那裏作戰了……

第二章

到城裏去的大路兩邊羅列着別莊和溝渠。杜賓珂把舵輪轉過來，輪胎吱吱的響着，於是汽車開到一個池旁邊去。岸邊荒蕪旁站着許多鸛雀，幾隻鴨子鑽在水裏游。有一個披紅披肩的留着鬚的老老在一條平底木船上釣魚。在『石砌的水橋』旁邊站着一個女人。她身上穿着假日的盛裝，裹着一幅鮮豔的帕巾。看樣子，她是剛剛從那邊那所小屋子裏跑出來想洗衣服的。兩個穿着羽紗的襯衫和上裝的青年走近糧食店，失望地止步了。店屋的百葉窗下垂着。這是平常的星期日。

『開始了，』土爾迦葉夫用眼睛指着小櫟林旁邊的地方說。

紅軍戰鬥員們在裝置高射砲——挖掘塹壕，斬劈掩護用的小樹。有兩個戰鬥員從卡車上卸下烙着印的黃箱子，抬在肩上，搬到矮樹林中去。一個青年少尉穿着擦得敞亮的靴子在測量什麼東西。他闊步的踱着，靴子的統上閃耀着反映的陽光。在那遼闊的青天中浮動着不大的小雲。汽車循着那給橡皮輪子滾得殺光的滑的堅固的公路上飛去。這就是城郊

• 許多巨大的汽油池散佈在白楊和阿刺伯樹膠木的天幕之間，離開不遠的地方有一長列載重三噸的卡車。紅軍戰鬥員們穿着簇新的軍裝，手裏握着半自動式的來復槍，這一看就明白是剛從倉庫裏發出來的，他們唱着歌。卡車隊旁邊，指揮員們來來往往的走動着，他們在安放轉輪手槍的皮袋。那些皮袋大概也是剛剛發出來的，所以還很不方便，不能服服貼貼的放在腰裏。靴子也是沒有穿過的，袴子和上裝膨脹隆起着，鋼盔側在一邊，似乎還發出油漆的味兒。

城裏街上的人比平時多。人羣擁擠在到處貼着的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的演辭的地方。杜賓珂煞住了車子，走到人行道上讀這一篇歷史性的演說。他身邊站着華麗亞和阿廖沙，汽車裏坐着安娜·安德萊葉芙娜(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他們和他一同到城裏的寓所裏去。現在他特別覺得需要接近這些自己人。德國侵犯的消息使他心裏充滿了關懷家庭的不安。

「爸爸，那末真的是戰爭嗎？」阿廖沙問。

「真的，」他一面回答，一面安頓他坐在車子裏。

「祖母，真的是戰爭嗎？」阿廖沙說着，捫緊了變得慘白的嘴唇。

但是城市在外貌上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過活。清道夫用刷子敲擊着，行駛着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叮叮噹噹地響着電車，司閘們向人行道澆着水，孩子們在沙裏挖掘。商店門口排着隊。

杜賓珂把家裏的人安頓在市寓所裏之後，駕車到廠裏去。速度計迅速地躍到了十二基羅米突。他在門口做了個信號。門丁是非常熟悉自己的總工程師的，他仔仔細細的檢查了通行證，後來把手放在無舌制帽旁邊說：「有一輛摩托自行車上您那兒去了。大概你們錯過了吧。廠長同志請您去見他。」

廠長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Шевкопляс)剛剛向廠裏各工場的主任訓話之後，把他們放走。他從他的下垂的眉毛底下看了看杜賓珂。

「這樣就開始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Петрович)。」

「戰爭。」

「是呀。」

「哦？」

「我們要打……土爾迦葉夫是同你一起來的嗎？」

「是的。」

「他現在可得要努力一點了。我們看看德國人那邊發明些什麼新技術。就創造相等的東西！現在要開始設計方面的大戰了……是嗎？」

「有什麼話說，我們施展全身來努力吧，」杜賓珂說。

「西伐斯托波爾被炸了，狗糞的。狗！難道那邊弟兄們放過了嗎？黑海軍的弟兄們？」

雪夫柯普里亞斯在海洋裏漂流過二十多年。最近他指揮過一團重轟炸機隊。他自己祇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才開始飛行，實在說來，這以後才開始了他的空中的「守衛」，却又是在親熱的黑海上。黑海艦隊他總把它縮短了叫做「黑海軍」，他難分難解地熱愛着它。甚而至於現在在廠裏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公然優待海軍水兵的代表，而且總是堅持地要求首先滿足自己的黑海軍的供應。陸軍方面的軍事代表對雪夫柯普里亞斯很不高興，但是對他很尊敬，因為他終究是公正的。祇要有隨便他那一個心愛的水兵一犯過失，他是毫不寬恕的。「如果我尊敬黑海軍，」他把那犯了過失的人叫來說，「那並不是意思就是說，我尊敬黑海軍裏的任何人！嗯！如果你要侮辱我，那末到別處去侮辱，但是不要在我的廠裏。嗯！你並不直屬於我，孩子！嗯。不過我要強制你用鼻子啄擊，你就要啄的⊕●。懂嗎？」

雖然雪夫柯普里亞斯又暴躁又潑辣，大家却並不對他起反感。工人們叫他做「我們的上校」。雪夫柯普里亞斯是能拚命工作的。有時候他能夠幾個星期不走出辦公室，但是看起來他還是這樣的雄壯和靈活。不過他總是想回到黑海軍裏去。今天賓格唐碰見他穿着整潔的夏季海軍裝，胸上佩着勳章，這意思是「愁念海軍」。

「老實說，賓格唐，」雪夫柯普里亞斯站在杜賓珂面前，「德國人是強敵。而且消息靈通。瞧，他們是怎樣鑽入戰爭的——他們鑽入了我們新舊交替的隙縫。我們完結了「老太婆」式的機器，剛剛轉過來出新型的東西，他們就鑽進來了。是嗎？」

⊕●意思是說：「命令你做什麼，你就要做什麼。」

『不過我們終究已經充實了第一綫，伊凡·伊凡諾維奇。暫時還有東西可以打打。慢慢兒我們補充。』

『第一綫是很窘迫的，賓格唐。懂嗎？突然進攻——這是德國估計之中的勝利的第一個因素，它這樣做到了，懂嗎？不過在俄羅斯人身上也許會撲個空。嗯。』

雪夫柯普里亞斯走到窗口，分開遮陽簾子。陽光在地毯上，在那些裝着座脚的新飛機模型上，在親愛地並排陳列於榛木櫃裏的那些書的金脊上閃耀起來。

廠長望着那些工廠的軀殼，那些格納庫，那些草地，庫房，運油車，救火車等的峻巖的綫條。測候所上『飄浮着香腸似的細長的偵察氣球』，它一會兒收縮，一會兒在風的吹刮之下膨脹起來，一隊紅軍戰鬥員帶着兩個銀色的防空氣球，大門裏馳進來了一尊裝在曳引車上的高射砲，開到飛機場那一邊，小林子那兒去了。有一架『Y-2』飛機降落，尾槳揚起一帶灰塵。這小飛機大家把它却做『消防隊』。平時當半製工業品繁多得『無法應付』的時候，就派它到各軍需承辦工廠去。一輛曳引機從最後銜接工場裏載出一架飛機。和這架飛機一比，『Y-2』竟髣髴是一隻蒼蠅了。

『這一切對心貼得多緊密，』雪夫柯普里亞斯說，『每一個止轉螺絲都是人製成的。把這裏的人帶走，一星期中一切都會生長出來的。是嗎？你飛去選擇地方，以便……在或種場合。賓格唐？難道德國人這裏也飛得到嗎？襲擊過基輔，西伐斯托波爾！這又不是利物浦（Ливерпуль）或者伯明罕（Бирмингем），而是基輔和西伐斯托波爾。是嗎？』雪夫柯普里亞斯坐在安樂椅上。『今天我前前後後地想過——戰爭給我們善良的人民帶來的災厄多大。我經歷過兩次戰爭了——我知道。法西斯蒂驚人地佔領了全歐洲……現在我們各工場裏要開會了。賴莫丹（Рамодан）把你分配到機械部份去。我們要施出全部力量來打擊德國人。如果祇要大家無畏地向他們迎上前去……嗯……工作日增大了。也許有一部份人我們要放到軍營裏去。有些人被徵到軍隊裏去。必需改組，以便供給更多的飛機……多兩三倍。人民委員長已經打來過電話，懂嗎？不怕嗎，賓格唐？』

「我們要做到，伊凡·伊凡諾維奇。」

「不是祇憑一時的熱情嗎？」

「不是祇憑一時的熱情。」

「哦，謝謝，兄弟，也許你自己還要回來。」

「這爲什麼呢？」

「叫我怎麼呢，憑過去的紀念，難道不給我帶一小團弟兄嗎？」

「這就蠢了，伊凡·伊凡諾維奇。這裏人是需要的呀……」

「是蠢，我知道。但是血躍動了……手掌癢呀……」

「駕駛一架飛機去翻上翻下的翱翔飛騰一兩個鐘頭。把手掌在操縱舵上抓抓就得了。」

「不是這麼說，寶格唐·走吧，已經是時候了……」



第三章

德軍的裝甲浪潮向東滾去。六月二十三日知道意大利（Италия），羅馬尼亞（Румыния）和芬蘭（Финляндия）宣戰了。夜裏廣播邱吉爾的演說，杜賓珂，雪夫柯普里亞斯，聯共（布）中委的黨的組織員賴莫丹，工廠委員會主席克魯興斯基（Крушинский）和土爾迦葉夫等聚集在辦公室裏緊張激動地聽這演辭。英國（Англия）聲明準備支援蘇聯（СССР）。

早晨，從前綫飛來的羅勃少校在廠裏的飛行場上降陸了。那飛機曾經墮入過血戰中。幾架扭住它不放的德國「密塞斯米特」^①開機關槍排槍擊穿了翼和打斷了鋼絲。羅勃少校一面繞着那受傷的飛機走，一面罵。救護飛機的紅十字竟不能防患於未然。少校用有點沙啞的聲音叫漆匠們用噴漆器把飛機塗上迷彩，當漆匠們拒絕立刻做這件事的時候，他罵了好久。

幾輛救護車開來接飛機上的傷兵。那些首先迎受德國人突擊的邊防

① (мессершмитт) 德國飛機的牌子。

兵躺在滲透着這戰爭第一次流的血的担架上走了。杜賓珂乘着汽車來，跳下車子。

「您好啊，羅勃同志。」

「您好，賓格唐·彼得洛維奇，」羅勃親熱地招呼，「不要這樣不高興地看着。我們也要把他們做成肉醬，」

「事情怎麼樣？」

羅勃看看杜賓珂，只見他嘴脣角上抖動了一下。

「暫時什麼也還不能弄明白。」他攤了攤手。「一片混沌……基輔像受到海盜攻擊一樣的被炸了，「蓉克斯」^{⊕⊗}上，卑鄙的傢伙，塗上了紅星。他們可不像我們的這些漆匠。我叫他們，你們把飛機艙漆上迷彩——就躊躇不肯了……那邊他們在抬一個小鴿兒^{⊕⊗}，這是一位奇異的上校。半條腿折斷了，可是還是指揮着，祇是要求送到司令部去。」

担架上躺着一個佩着黑色的參謀人員半領章的上校。他年紀不到三十二歲。臉色由於大出血而變得死一樣慘白。頭包紮着。腿上蓋着一件染着血跡的藏青厚羅紗大衣，鈕釦光可鑑人。手伸出在大衣上面，緊緊地按在椅子的條紋上。髻鬚，上校取着「立正」的姿勢。他一隻手裏執拗地緊握着一張破碎的地圖，圖上劃着紅藍色的綫。當杜賓珂俯身向他的時候，他睜開眼睛，幾乎牙齒也沒有張開，用命令的口吻說：

「到司令部去。報告去。」

「我們送您到醫院裏去，上校同志，」接傷兵的那個年青女醫生撫慰地說，「我們到那邊去把您醫好。」

上校又睜開眼睛，微微的橫着眼，清晰地說：

「我命令送我到司令部去。我命令，軍醫同志……」

「您命令送您到司令部去，」那女醫生喃喃地說。

「噯。」

上校闔上眼睛，杜賓珂和羅勃親自把担架搬進救護車，上校感謝地點點頭。手裏仍舊像剛才那樣緊握着一塊濺着凝結的血跡的地圖。他被送到司令部去了。

⊕⊗ (юнкерс) 德國飛機的牌子。

⊕⊗ 俄語對人親熱的稱呼。

『看見這窩●●嗎？』少校稱讚地說，『英雄的漢子。——你瞧這些「密塞斯米特」。它們這樣啄我的老太婆。過柯朗美亞(Коломыя)，我給他們追住了。像狗一樣的趕。避開這些乳臭未乾的小子祇有施用狡計。我一直削到特聶泊(Днепр)，從一個山峽溜入一個山峽。』

少校爬到翼上去，用煤炭在有彈痕的地方劃一個小十字。

『六十五處。好吧，汽油箱沒有擊中，要不然就給他們安排下火葬場了。』

華麗亞打電話來，說接到了基輔塔孃打來的電報：『均安。季米雪已走。擬來尊處。』

杜賓珂銜了煙斗，坐着沉思了好久。季米雪·特盧諾夫，這一個又和善又有點懶惰的烏克蘭青年，嗓子美好，靈魂溫柔，難道他迎戰去了嗎？塔孃嫁給季米雪有一年多了。他們是在雅爾塔(Ялта)結識的，那時季米雪正在那裏製作一部描寫一九一八年德國侵佔烏克蘭的電影。他們兩人都是善良而忠厚的人。塔孃和季米雪，他們相互愛上了，通通信，經驗過別離的苦味，最後成爲夫婦了。他們住在基輔的一條幽靜的小巷裏，說不出地幸福。不久以前，他們生了一個女兒。他們到基輔的各店舖子裏去購買物件，他們買了一張小床。季米雪夢幻着想獨立幹電影工作，可是現在……步兵少尉季莫菲(Тимофей)·特盧諾夫投軍了。照他的性格，他是不大適合於戰爭的……

賈格唐想起了父親。第二天沒有見了。父親照着他老人的固執脾氣，在工作方面對待兒子祇是像對待上司一樣。他自己從來不隨便去嚕噓說話——祇談事務上的問題。

賈格唐把通話機接通『預備壓榨工場』，電視機的銀幕上顯出一個這樣親切的鬍子的臉。父親沒有看見他。賈格唐微笑地觀察他父親在同一個人說話，捋着鬚，對着話筒鄭重地說：

『「預備壓榨工場」值班工頭彼得(Петр)·杜賓珂。』

『我馬上到你這兒來，爸。』

『有什麼事？』父親不安地問。

『放心。塔紐莎打來了一個電報，她預備到我們這兒來。季米雪打

●●俄人對英勇果敢的、的稱呼。

仗去了。」

父親抽出一塊手帕，用一隻手抖了一抖，擦了擦額角，面頰，抹過下巴。

「完了嗎？」

「像是完了，父親。」

「那末您爲什麼要到我們工場裏來呢，彼得洛維奇？還是催自動手車來的好。因爲遮暗的關係，大家全不願到工場裏來。爲了使大門不打開和不漏光出去。助手工人迫得要曲着背，在小車上運毛坯的製品……在某種場合可以吩咐放一點藍色的光。運的又不是針……」

「好吧……」

賓格唐關上了「壓榨工場」，銀幕上消失了影像。

進來了技術監督部部長達尼林（Данилин）。他勞鬚請求許可似的用眼睛指指安樂椅，坐了下去。

「我聽您說話，安東·尼古拉葉維奇（Ант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杜賓珂一面說，一面銳利地注視達尼林的蒼老而冷淡的臉。

「您聽嗎？」

「我聽，安東·尼古拉葉維奇。」

作爲技術監督部部長的達尼林是嚴格和精密得近乎拘泥迂腐的。杜賓珂不愛和技術監督部各部長妥協，而這却是他工作上的同志們平時所犯的毛病。一切的極度精確和每一件製品的技術的完美是確保鎔裝飛機的不斷性的。達尼林監督生產是縝密而多疑的，這很不合雪夫柯普里亞斯的口味，他有時愛眩誇那由於製造的技術上的拙劣和不完善而得到的過額生產。杜賓珂一直庇護着達尼林，直到雪夫柯普里亞斯撒手不管地說：「您帶了您自己的顯微鏡一同到天堂裏去吧●●。」

「您從前曾經注意過歐洲工業潛在的和實際的力量嗎，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達尼林閉上眼睛，把那雙乾枯俊美的手互相攔着。賓格唐發現，也許起初他好像沒有注意到，達尼林左手小指上有一隻戒指。一顆鑲着銀邊的煙色大寶石。「好像，這是「月長寶石」吧？」杜賓珂想。

●●「滾蛋」的比較客氣的說法。

「歐洲的工業嗎？」他重複又問，把話拖長着，感觸地觀察着對方臉上的每一條皺紋。

「您可以不必緊張記憶力，賽格唐·彼得洛維奇，——現在屬於希特勒（Гитлер）的歐洲工業是一個龐大的經濟機構，它給所謂國家社會黨轉向於戰爭方面去了。其中有捷克斯洛伐克（Чехо-Словакия），匈牙利（Венгрия），奧地利（Австрия），意大利（Италия），南斯拉夫（Югославия），保加利亞（Болгария），希臘（Греция），挪威（Норвегия），比利時（Бельгия），荷蘭（Голландия），法蘭西（Франция），羅馬尼亞（Румыния）等國的工業，」達尼林屈着指頭，重新又從那光澤黯淡地閃爍着『月長寶石』的小指開始數到法蘭西。「我不說波蘭（Польша），丹麥（Дания），西班牙（Испания）……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切完全投到我們身上來了。祇投到我們身上……任何歷史上同類的事可以安慰政治家，但是不能安慰我們這種現實的產業工作者。開始了機器的戰爭，我們所有的機器比較少，要少得多……拿破崙（Наполеон）沒有摩托師團，他甚至於是乘了雪橇，乘了俄羅斯的雪橇逃走的。希特勒却把自己的軍隊優越地武裝了摩托。不出今明天，我們頭頂上就要出現這些摩托了——它們將帶來爆炸物……扔下來掉在我們身上……扔下來，賽格唐·彼得洛維奇。」

「您已經怕了嗎？」

達尼林突然跳起來，震抖着拳頭。

「那末您不怕嗎？第一天您就把自己的家從別莊搬走了。一旦有事，您還要把家搬得更遠，更遠……但是我的家還在別莊上……我不知道我的家怎麼樣……可是你們已經第二天不放我離廠了。我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

「誰不放您出去？爲什麼不放？」

「廠長。雪夫柯普里亞斯。還祇是戰爭的第二天！過一個月將怎麼樣呀？」

杜賓珂望着達尼林沉默了一會兒。這是什麼？神經衰弱發作還是鄭重地想好的反對國家現在的一切組織機構呢？他想打電話給雪夫柯普里

亞斯，但是又打消了這意思。雪夫柯普里亞斯是很暴躁的，他曾採取斷然的手段。可是也許採取斷然的手段還並不適當。他細看那坐在他面前的工程師，他像一件武器忽然開始拒絕工作——發生了阻塞了。

達尼林坐着，用手抓住了頭，呼吸困難。他那又窄又黃的前額在指縫之間透露出來。寶格唐輕輕地說：

「您可以走了，安東·尼古拉葉維奇。」

達尼林跳起來，像振翼似地揮了揮手，又落在安樂椅中。

「你可以把部交出來，達尼林同志。」

「我……完全……交出來……走嗎？」

「您請求的呀。我是實行您的請求。我們將沒有您而對歐洲的工業鬥爭。也許，會有些結果。」

「我來您這兒是把您當作一個懂事的人。我想說出我反復考慮過的一切，我跟您說是把您當作一個工程師，一個分析家，一個人，可是您……馬上叫我退職。」

寶格唐趨近達尼林，舉起他那有力的手把他抬起來，放在自己對面。

「您受不了嗎，安東·尼古拉葉維奇？您不知道怎麼辦嗎？投在我們身上的力量使您吃驚了嗎？」

「嗯……嗯……嗯……」

「這種力量也使我吃驚。但是我知道和相信我們會打勝德國人…」

「您相信嗎？」

「我相信，」寶格唐肯定地說，「今天我接到了妹夫的電報。明天我還要接到許多到前綫去的自己人和家裏人的幾十個電報。如果不相信勝利的話，就該永遠和那些親近的戰士分手，因為他們挺身面迎這樣威脅您的力量去了。如果不相信勝利，就該扔下工作，跑到巴西（Бразилия）去，譬如說，到那邊去跳跳琪迦^{●●}，媽的……您是俄羅斯人嗎？」

「是的。」

「我是烏克蘭人。據說，我們的祖先是查賓洛塞哥薩克^{●●}。這也

●●（джига）一種急速的舞蹈。

可能。但是即使並不如此——我也永遠不會在患難的日子扔下祖國。這不是子孫所爲的。這是壞透的。今天是俄羅斯——這一個造飛機的工廠。我們應該保衛的俄羅斯的一部份……變成一個懦夫是很容易的，墮落比了奮起容易。我在十六點鐘④⑤的時候派一輛汽車給您，您把家搬到城裏來。」

達尼林企圖說什麼話來辯護，但是他說得語無倫次。寶格唐把車夫叫來，於是那車夫把達尼林送走了。杜賓柯坐下來，腿上又痛得要命……他依着從前當騎兵時的習性，大聲咒罵起來，——鬍鬚輕鬆了一些。

他熄滅了辦公室裏的燈，打開遮陽簾子，走到陽台上去。幾條白楊樹的林蔭路好像標出了工場的正面部份，林蔭路後面隱隱約約可以望見黑黝黝的遠處的城市。那些工廠的軀殼均勻地呼吸着。這是他親眼看見和差不多是他親手製造的。建設是繁重的，但是它的聲音鬍鬚是青春的延續，所以是可貴而親近的。他的父親在那邊工作，這是一個淳樸的人，他毫無怨言地把新的劫難担在自己身上，那邊還有他的朋友們，他和他們對那工廠結合着千千萬萬的情絲。頭頂上掠過一架驅逐機——他聽了馬達的聲音，辨別出這是架老牌子的飛機。滑來滑去地照着探照燈。它們互相交叉成十字，像祖先們的刀劍，接着又立刻墮落在黑暗中了。

第四章

夜裏，杜賓柯給高射砲聲驚醒了。枯燥而尖銳的射擊聲。玻璃震動作聲。頭頂上飛機隆隆地響。寶格唐一面穿衣服，一面傾聽馬達的聲音，辨別出是自己的飛機。今天要舉行檢閱高射砲隊密射和火層的演習警報。但是德國人也可能飛來空襲。戰爭中一切意外的事都可能。華麗亞

④⑤ (запорожец)十五——十七世紀時查賓洛塞哥薩克軍(Запорожье 或 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的後裔，當時的主要營地是在特聶泊河急流(Днепровские пороги)。

⑥⑥ 即下午四點鐘。

已經穿了皮襖，手裏拿着一隻放着錢和文件的小皮包，阿廖沙站在她身邊打呼欠，還沒有完全醒。玻璃又給射擊震動得響起來，阿廖沙停止打呼欠，看看父親。他夢父親，雖然對他的態度也很抑自克制。父親對於孩子是有權威的。杜賓珂對兒子伸伸舌頭，阿廖沙稚氣地唇角上露出微笑；他發現父親對他閃閃眼睛，指指那正在揉搓惺忪倦眼的克拉華，他完全樂起來了。華麗亞放開了他的手，他走到那穿着長統白氈鞋和圍着披巾進來的祖母身邊去。

「祖母，這不是真的，」阿廖沙說。

「難道是演習嗎？」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問兒子。

「哦，當然。」

「但是爲什麼飛飛機呢？」華麗亞問。

「飛的是我們的飛機。爲了演習的緣故。」

「但是你起來了，穿好衣服了。」

「總要看看是怎麼回事呀。」

「你別到街上去，賓格唐。」華麗亞一面請求，一面走到他身邊，緊緊地偎倚着他的肩。

賓格唐撫摩着她的頭髮。

「正就是爲了這緣故，所以兵士不帶老婆去打仗。阿廖沙，跟我來！」

街上，有幾個門丁和當值的救火隊員戴着防毒面具站着。他們仔細看看，認出是杜賓珂，和他問了聲好。高射砲開放一排一排疾風似的砲火。探索彈在墨黑的夜色中勾出紅綠色的點綫。這使阿廖沙狂喜起來。他用手指指着，拖住了父親叫着說：「爸爸，爸爸，爸爸，看呀，看呀！」

「現在該躲到屋簷下了，」門丁說，於是大家都擁擠在階沿上。

灑青上和屋頂上嘩嘩卜卜的響起來。掉下砲彈的碎片。對於空防的各種演習，居民們在太平時候已經習慣了。是的，那時沒有像阿廖沙所說的那樣「真正」射擊。賓格唐又在街上站了一會兒，到樓上去了。華麗亞穿着衣服躺在牀上，她旁邊坐着母親，窗口的小地毯上坐着克拉華。

「是演習嗎？」華麗亞問。

『讓阿廖沙發言吧，』賓格唐脫下了大氅和便帽。

『媽，祖母，那是什麼子彈…爸爸，爸爸，這子彈叫什麼名字？』

『探索彈，阿廖興加●●。』

『探索彈……火一團一團地飛向空中……好看極了……』

『塔紐沙那邊怎麼樣，』安娜·安德萊葉芙娜滯留在門口說。『她來得及離開基輔來嗎？』

她的聲音中帶着母親的悲傷和不安。賓格唐吻了吻母親的乾癟多皺紋的面頰，送到她房門口。

『睡吧，媽，一切都會好的。』

『我也這樣想，孩子……』

她利用左右沒有人的機會，擁住了兒子，笨拙地吻了吻他，急匆匆地到自己的房裏去了……

戰報祇在第一天是由紅軍總司令部發的。後來就由情報局做了。賓格唐不安地翻開報紙。

蘇聯情報局報告關於我軍放棄勃萊斯特(Брест)羅姆查，(Ломжа)和科夫諾(Ковно)以及關於擊毀三百輛德國坦克和五十六架飛機的消息。德軍指揮部依據了他們心愛的戰略——閃電突擊，向蘇維埃聯邦(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突進。德國人不顧損失地謀求達到戰略的成就。暫時他們做到了很多。

舉行徵兵了，各條街上，被動員的人背上背着背包，脚步齊整地走着。市外軍事委員會徵兵站的新的木柵欄旁邊坐坐立立的有數千婦女，他們望着柵欄那一邊。有許多還帶着孩子。柵欄那一邊，他們的丈夫，弟兄和父親們正在給編成隊伍，『按着號數的次序』點名。

大門口，被動員的人中有幾個穿着便服當步哨。還剛剛是今天發給他們的來復槍好像有點不配他們的斯文裝束——微帶灰色的上衣和長褲子，裝着子彈匣的皮帶束在上衣上。

車站上開過一個狙擊團。杜賓珂認出了那團長，他臉上帶着一種鄭重的樣子，高傲地抬起了頭走在前面。這一團是防軍，算是精銳部隊。一連一連的兵着着實實地，齊整地踏着剛剛發出來的新靴子，唱着歌走

●●(Алешенька)阿廖沙的愛稱。

過。年青的虎虎有生氣的臉。優良的武裝，背包，捲成馬蹄形的大衣，整齊地搖動着軍器，背着掘壕工具。寶格唐走出汽車，當飄颻的團旗過去的時候，他把手放到無舌制帽旁邊。對於這些臉色在軍旅生活中晒成紫銅色的漢子們的深深感激的情緒控住了他。其中有許多也許是最後一次在這土地上行走了。戰爭的苦鬥將要開始，制服將在太陽裏晒得褪色，給汗流得發暗，骯髒起來。神色將變得峻嚴，牙齒雪白的嘴邊將露出堅定的皺紋。

坦克列成三排開過。在掀開的裝甲艙口也站着那樣愉快的頭戴黑盔的漢子。坦克手們充滿着固有的威容，當一羣少女向一輛坦克投擲花朵的時候，那坦克手微微一笑，對他的同志說了些什麼話，那一個年青地挺了挺肩，甚至於把鋼盔微微地推向一邊。

『好英俊的車夫，』有人在旁邊說，『這是裝甲騎兵。』

寶格唐回過身去。他旁邊站着駐在他們廠裏的聯共（布）中委的黨的組織員。

『你好呀，賴莫丹，』杜賓珂問好地說。

賴莫丹微笑了一下，握了握手，繼續望着那坦克縱隊。他在用眼找尋什麼人，他看見了，於是緊緊地握住寶格唐的臂肘，使他注意，他喊着說：

『再見，彼奇加（Петька）！』

賴莫丹拉下頭上的便帽，拖住了杜賓珂，穿過人羣擠過去，又叫起來：

『彼奇加！好吧，好吧……』

那瘦小的青年站在坦克的塔上，微微地做了一個問好的姿勢而臉紅耳赤了。

『我的孩子，彼奇加，』賴莫丹戴上便帽說，『他怕指揮員。看見了，甚至什麼話也不說。是一個拘謹的漢子……家裏也不敢來跑一趟……今天讀到：希特勒三百輛坦克給毀了。那是誰打的呢？——就是這些彼奇加。到廠裏去嗎？』

『嗯。』

『送我去吧。我讓我的車夫告了假向家裏辭行去了。祇好學你的樣

子——自己開車了。』

他們沿着優美的公路向廠裏馳去，公路上標識着路標，並且到處散佈着供行人歇息的『菌形』小亭子。那些載工人到廠裏去的藍色公共站車競相走逐。時時遇到民團——他們有的步行，有的乘摩托自行車。民團都武裝着來復槍，仔細觀察着人和汽車的號碼。

賴莫丹坐在寶格唐旁邊。他深埋在坐位裏，閉上了眼。杜賓珂看看他那好像立刻變得蒼老了似的臉，他覺得無限地可憐這一個人，他平時看慣了祇把他當做黨的組織員。從前似乎沒有看到過工作之外的他，更說不上站在做父親的地位的他了。

『不要緊，賴莫丹……兒子一切都會好的。』

賴莫丹震動了一下，行動迅速地用手掌揩揩面頰。

『當然不要緊。你以為我怎麼了？今天射擊得多厲害。我們不慣這種嘈雜的音樂……我的彼佳●●……』賴莫丹頓住了，回過身去，抽出手帕，『哦，這樣趕路，杜賓珂。總有時候，頭也要給扭掉……眼睛也要給吹瞎呢……』

第五章

廠裏從莫斯科飛來了一位名設計家，他和土爾迦葉夫及杜賓珂工作了兩天。需要修改幾種飛機基本模型的圖樣。這位設計師很忙，他的腦子填滿了前綫所需要的他關於飛機近代化方面的新意見，他是受不下反對的意見的。杜賓珂祇好強自抑制着同意修改那些已經列入戰伍的飛機，需要裝甲『腹部』，但是這樣使設計困難起來，爲了減輕重量，必需卸去武裝部份。但是這位設計師却強化了武裝，而且照他的估計，飛機除了喪失不多的速度之外，是不會喪失基本的戰略質素的。德軍的突擊坦克部隊裝滿着高射武器和自動軍械，這提出了一種新的要求——要創造火力裝置強大的戰鬥機。期限縮短了。盛平時勢大概要拖延一個月的

●●彼佳(Петя)和彼奇加都是彼得(Петр)的小名。

事現在要在幾天之中精確地做到。這位設計師從前是一個相當遲緩的人，忽然變得特別敏捷和嚴格了。一切有關修改圖樣的工業生產過程上的修改由杜賓珂領導的工程師與工業生產專家的工作團在一夜中擬成了。早上，賓格唐召集了廠裏各工場的主任。他們拿了藍色的圖樣紙看了一遍，沒有什麼異議地帶到工場裏去了。大家都懂得——應該像在前綫上一樣的工作。

『我再往前飛去，』設計師告辭時說，『希望在您身上，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不用向我勸說了。我希望一切都做到。有點使我不安的是德國人的迅速的推進。如果他們這樣進逼，那我們必需要加速工作了。我們要生產更多的飛機來阻止希特勒。我們做得到嗎？』

『我們不會失望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設計師說着，趕到飛行場上去了。還有別的許多工場在等候他呢。

晚上，杜賓珂先到醫院裏去。痛沒有停止，他恐怕在這種時候，他爲了一種愚蠢的毛病而不能工作。

那位並不年輕的教授喝完了一杯檸檬茶，默不出聲地聽病人說話。他用小錘子敲敲腿，又用一樣尖的什麼東西在好幾處地方戳了一下。然後使他跪在椅子上，因此賓格唐看見的祇是青色的牆，他用小錘子敲敲腳跟踵部的關節。

『嗯，』教授皺了皺眉。把檸檬連皮吃了，喃喃地說，『您怎麼，年輕人。不要醫生嗎？』

『爲什麼不要？』賓格唐一面回答，一面感覺到一種好久以前所有的學生的羞怯之感。『我是愛醫生的。』

『您耽誤了，杜賓珂同志。』

『開始了不久，』賓格唐想辯護。

『噯，我的爹，對於您那些飛機，我當然弄不清楚，但是這裏……祇好躺在醫院裏。』

『您怎麼說！』賓格唐叫起來。

『大概沒有空吧？』教授把眼鏡抬到額上。『沒有時間嗎？不過要是您失掉了腿，誰會挨罵？您嗎？一點也不會。我……』

「不能，不能。我要工作……前綫在移動……」

「您要醫治嗎？」教授嚴厲地說。

「要的。」

「從明天起要循規蹈矩地醫治。行光綫療法和按摩。我們試試看。少激動，多安靜，」他伸手，「就這樣……」

「謝謝。」

「噯，爹，謝也用不着。您要是多動多走，那反正我是醫不好的……」他沉默了一下。逼視了賓格唐一眼，看看他那佩着幾顆勳章的胸，問：「爲什麼我們後退，年輕人，啊？」

「德國人。力量強大……」

「但是從前這我們不知道，」他用一顆手指敲敲賓格唐的勳章。

「知道的。但是當這樣強大的力量突然壓上來的時候……」

「一切我都從報紙上知道了，」他像吵架似的打斷了。

「您的大號和父名是？」

「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您想，拿坡崙也是在星期日越過邊境的，不過是在六月二十四日，但是實在說起來，這是在一天。」

「偶然巧合而已，教授同志。」

「不打緊。俄羅斯是抵擋得住的。甚至於拿坡崙也不能佔領它……明天確確實實地來做手術，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杜賓珂走出醫院的時候，碰見了擔任廠裏的運籌部部長的黨委貝朗（Белан）。貝朗駕了一輛「錫佛蘭」^{●●}跑車馳近醫院，他像平時那樣的情緒非常愉快。他從前是出差汽車夫，由於他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能力和進取心而在廠裏陞遷了。貝朗在雪夫柯普里亞斯那兒算是很好的，但是杜賓珂不歡喜。他身上從渾身十萬八千個「毛孔」裏透出來的活力，喧嘩，同時還有對上司的諂媚等等太多了。是的，這種諂媚掩飾着無限的執拗子弟的舉止，但是這真討厭。所以這時，雖然貝朗一面親熱地搖動他的手，一面慇懃地微笑着詢問「我們親愛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的健康狀態，杜賓珂却淡淡地微笑了一下，想走過去。

●●（Шевроле）一種汽車牌號。

貝朗把他挽住在臂肘之下，並肩走去，竭力支持他。杜賓珂却推開。

「你別以為我無力到這樣了，貝朗同志。」

「噯呀，得了吧。健康——這最要緊，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您失掉了健康，誰也不會道謝的。我用生命担保！」

他站在他面前黑黑的像一個甲蟲，褐色的發光的眼睛和卷曲的頭髮從超等的英國便帽底下透露出來。他微笑的時候，露出潔白齊整的牙齒。里加（Рига）運來的白鑲黃的夏季皮鞋，也是從里加來的縫製得很好的衣服，敞開了大領不打領帶的綢襯衫。有着很多的筋肉的力和動物的精力，照賓格唐惡意地想，這顯然是完全出於無意識的，然而這也就是這一個人的精華所在。「難道我羨慕他的健康，他的無憂無慮嗎，」賓格唐想。「這多蠢呀。」

杜賓珂決定不得罪這一個人，他便慫恿地和他告別。快樂起來的貝朗打開汽車的小門，使杜賓珂坐好。

「一路平安，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請代向您親愛的華蓮芹娜·謝爾蓋葉芙娜（Валент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請安，吻您的阿廖沙，媽……」

「謝謝。請代向您太太……問好。」

「克莘妮亞·羅曼諾芙娜（Ксения Романовна）……」

「請向克莘妮亞·羅曼諾芙娜問好。」

「可憐的她在擔心呢，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他半個身子爬進杜賓珂的車子說。「我正當是在服兵役的年齡。是的，我算是特別的，國防企業，但是這一個藏石心腸的賴莫丹會以黨的動員的順序把我塞到前綫去的。」貝朗剎時身上露出一種厚顏的執拗氣息，他把賓格唐的手詭媚地握住在他的寬闊的手裏，微露驕氣的秀麗的眼睛盯視着繼續說。「我能够上前綫去，不過我在這兒那一方面會少有用處呢？國防企業。差不多我們全部運輸業給動員起來了。您可以相信。一切我都會調整好的。我可以出言保證！」

「難道賴莫丹已經對您說起過動員的事了嗎？」

●●華蓮芹娜是華麗亞的全名。

「沒有……沒有……不過他是會說的。」

「賴莫丹是一個非常好的人，而且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

「我並不想衝撞賴莫丹。對不起……不過，我請求您別對他說什麼話。您聽到消息嗎？據可靠方面的消息：我們佔領了華沙（Варшава），克尼斯堡（Кенигсберг）●●和布哈萊斯特（Бухарест）●●了。東普魯士像葉草一樣的在燒。我戰前曾經到過邊疆。那邊這樣年輕的孩子坐在飛機裏，真要死呀。」

「誰告訴您這些……消息的？」

「來源很可靠。情報局沒有報告。政策如此呀！不能揭露我們的戰略突擊的祕密，」貝朗特別高興地把最後那一句話重複說了一遍，這顯然是從什麼地方竊聽來的，他閃了閃眼，把手貼在無舌制帽旁邊。當汽車向前突進的時候，他揮了揮軍帽。

城市裏充滿了謠言。貝朗所報告的消息是無關緊要的。但是想聽好消息的希望多大呀！而且事實上——爲什麼不佔領華沙和克尼斯堡呢！爲什麼我們南方的軍隊不攻入布哈萊斯特呢！童年時代的朋友和「內戰時頑皮惡作劇的」戰友尼古拉·特盧諾夫現在顯然在南方作戰。難道像尼古拉曾經這樣高傲地給他看過的那些精銳師團會退走的嗎？難道他各師團裏那些給德國「蓉克斯」的炸彈轟散的騎兵和豪蕩大的戰馬會餒氣的嗎？責任重大的尼古拉——領導着數萬信服他的意志的健兒去作戰的他怎樣處理的呢？

木匠們用木板釘在商店的鏡子玻璃的周圍，理髮店和飯店的窗裏堆滿着沙袋。這城市大家曾經愛護地服侍過，曾經密切注意過牆的色彩，廣告和招牌的調和，現在它漸漸地瞎了。工兵們用噴漆器噴那軍管區司令部的優雅的房子。城市籠罩着戰爭。戰爭的日子開始了。

寶格唐把大衣扔在前廳裏之後，走到餐室裏去。妹妹已經來了，她背向他坐着。

「塔紐莎！」

妹妹撲到他的頸上號哭起來。抱在華麗亞手裏的女孩子看見母親哭

●●東普魯士的首府。

●●羅馬尼亞的京城。

，也預備哭了。

「塔紐莎，你怎麼了？」

「季馬（Тима）●●……他已經上前綫去了……」

賓格唐在自己的手上感覺到了妹妹的眼淚，她不久以前是一個又愉快又樂天的女郎，他發見她穿着在路上壓皺和沾染着灰塵的黑色服裝，頭髮好久沒有梳了，扣着髮束的帶子也髒了。塔孃（Таня）●●消瘦了，臉龐拉長着，眼臉現着紅色，頸上露出皺紋。她想強顏為笑，她扭泥地把襯襖遮掩着，以乳房餵孩子吃奶。安娜·安德萊葉芙娜撫着她的肩。

妹妹是剛從車站上來的。因為火車不照時刻表行駛，所以誰也不能去接她。她總算擠上了公共汽車，華麗亞偶然在站上看見她，就把皮箱帶到寓所裏去。

「才剛剛來了一會兒，」母親說。「她臉也還沒來得及洗呢。」

「別看着我吧，達尼亞（Дания）●●，」塔紐莎說。「我又骯髒又沒有梳洗過。從基輔來行了四天四夜。苦極了……季馬第一天就給徵去，立即坐了兵車給送走了。據說——到畢列美雪里（Перемышль）或者里伏夫（Львов）去。那兒目前有戰事……」

「好呀，」阿廖沙說，「季馬姑夫要打仗了。」

塔紐莎咬住了嘴唇。

「運氣不大好，阿廖興加，」塔紐莎苦笑了一下。「掉進了火爐子。」

妹妹很難過。他們剛剛開始處理自己的生活，就來了這個……希特勒。他的不祥的影子在國家的頭上浮動。

塔孃訴述着。

基輔已經運到了傷兵。他們在路上遇到過轟炸。差不多所有一切到前綫去的兵車都受到過轟炸，運載那些追蹤到西烏克蘭（Западная Украина）去的被動員者的列車也在內。邊疆各州的難民塞滿了基輔。城市擠得水洩不通。學生們幫着很大的忙。塔紐莎懷着深深的感謝回

●●季米雪及季馬均為季莫菲的愛稱。

●●塔紐莎，塔孃均為塔姬娜娜（Татьяна）的愛稱。

●●賓格唐的愛稱。

憶他們的動人的關心。有幾個學生，年紀從十三歲到十五歲，在火車站上走到她面前去，把東西搬出來，領她到月台上，安頓她坐到車廂裏去。一切帶領孩子的人都是在這些小愛國者的扶助之下就坐的。而在這時却空襲警報的信號吼叫了。有許多少女趕到前方去。要是沒有臘蘿奇加的話，她也到前方去了。妹妹現在眼睛已經乾了，她說大家應該到前方去，假使男男女女大家都從事國防，那敵人是會被阻止和擊破的。她怕的祇是一件事——大家並不全明白向我們迫來的危險。

寶格唐懂了：二十歲女子的妹妹的身上掉到了第一滴戰爭的灰燼了。她已經開始了苦難，而且這還要生長下去呢。對於她，一切的希望集中在一點上，祇在一點上：要戰勝。到那時她才能回到離開乾草市場（Сенный базар）^{●●}不遠的基揚諾夫巷，她將回到她已經愛上的基輔去，那時她那心愛的季米雪將回來，他將施展他的清潤的嗓子唱他曾經以之蠱惑過她的心上的歌。親愛美麗的塔紐莎！想長久地把她擁在自己的懷裏，撫愛她和安慰她。一切都將像她願望的那樣。寶格唐祇能做到這一點：走到她面前和相當抑制地說：「一切都會好的。」

她覺得了他的抑制：她的感覺現在大大地敏銳了——她忍住眼睛裏湧出來的眼淚，回答說：「生活在大體上結果是要換一個樣子了。」

父親最後在「全夜警戒」之後，回家探視，他走近前去擁住了女兒接吻，拍拍背心。

「大概那銀白色的特聶泊給你加過水了吧^{●●}，塔紐莎？」

「是給我加過了，爸爸，」塔紐莎親愛地望着父親說。

「好，女兒。讓他們將來嚐些厲害，可是我們……」他回過頭去對寶格唐閃閃眼睛。「哦，兒子，這裏我可能夠對你發命令了，你把上好的燒酒拿出來放在桌子上。應該為我們的戰士們乾杯。」

「當然，應該乾杯，」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忙碌起來了，她更換了盆子。克拉莎（Клаша）^{●●}拿來了青菜，鱈魚，一盤熱氣騰騰的馬鈴

●●基輔的一個有名的市集，起初本來祇做乾草賣買，但是後來擴大了，名字却一直沒有改變。

●●是「哭過」的意思。

●●克拉華，克拉莎都是克拉芙琪亞（Клавдия）的愛稱。

薯——這是照老人的胃口煮的。

寶格唐開了一瓶酒，從冰箱裏拿出伏特加來。

老人倒了一小杯——小酒盅他是不要的，他在裏面放下了一絲紅椒，把它攪和得使伏特加成爲紅色了。他看了看光，撚了一下鬚，使它在做如此重要的大事的時候不至於有妨礙，於是同大家碰了碰杯，喝下去。

「這那末是祝我們的季米雪的……你倒呀，寶格唐，還有許多好漢，是可以爲他們乾杯的。第二杯是祝柯里加·特盧諾夫——祝將軍，怎麼，寶格唐，我猜着嗎？」

「猜着了，父親。我也想爲他乾杯。」

「他好像在特聶斯特（Днестр）河畔，」塔紐莎說，「我在車站上看見一個尼古拉軍團的傷兵。我們偶然談起——他說，現在那邊防綫還守住着。」

「哦，既然防綫還守住着，那無論如何是兜不過尼古拉的。我們來乾杯吧……」

「你已經有點搖搖欲倒了，」安娜·安德萊葉芙娜說，「這樣快要掉到桌子底下去的。」

「大家都到桌子底下去相見吧，」老人開玩笑說，「喝酒是不妨礙工人的。在廠裏苦了一個星期。這樣，寶格唐。這一個就是成形的裝甲片祇好要做模型了。如果讓這些銅匠，鉛皮匠去做——那是糟糕的。」

「你怎樣把它做模型呢，父親？」

「這是我的事。我到那邊去同人商量一下。明天我們開始，不過要給我們準備。」

「且慢，父親，如果我們這樣做……」他拿出一支鉛筆，又拿了一張紙，劃了兩條平行綫。父親斜着眼看看那張紙頭和兒子的手，揮了揮手。「暫時別談吧，寶格唐。我們的事對於女人們是氣闊的。可不是嗎，華留恩加？」

「大概是的吧，爸爸，」華麗亞親愛地望着他回答。

「別看着，我今天臉修得不光。所以我才回家來呀……」

「您永遠是很好的，爸爸。」

『別取笑老頭子了！還是來乾杯吧……我有一句話，應該為我們的游擊員，為馬克西姆·特盧諾夫(Максим Трунов)乾杯。他培育了許多好漢。說什麼。他一個人留在庫班。在這種時候，馬克西姆大概很悶的吧。』

父親變得不同了。賓格唐愛他在丟開了熟練匠人鄭重其事的不安的態度而變成這樣的怪人的時候。這好像是很怪的，命運把這樣一位草原裏的『老爹』扔到了大城裏來，而且又到了一所石頭房子的四層樓上。似乎是不能使這一個人脫離銳角的牛，貨車，向日葵的田野和烏克蘭的張開着手的守望者——姆萊●●的。

『塔紐莎，我們的季米雪是會活下去的，』賓格唐擁住了妹妹的肩膀說，『心一向是對我預言真話的。』

『我相信你，』塔紐莎感激地回答，她的眼睛燃燒着女人對幸福所懷有的偉大的希望，『相信你，達尼亞。』

『我們現在要住在一起了，』華麗亞手裏抱着塔孃的女孩子說，『我們將一同度過戰爭，將來我們上你們那兒基輔去做客。』

『難道將來我們什麼時候會上基輔去嗎？』

『會去的，女兒，』父親回答說，『我們不能到基輔去這種事是不會有的。我們來為基輔乾杯……』

父親乾了一滿杯，然後他把頭放在他兩個像鐵一樣強健的手掌之間沉思起來。顯然，老人覺得很難過，雖然他裝出快樂的樣子來掩飾情感。

賓格唐坐到他身邊去輕輕地說道：

『爸，』他像他在小時候喚叫那樣的叫他，『我們要活下去的。』

父親從下垂的眉毛下看了看兒子。這一看中有着偉大的入類的溫情。

『你明白我，兒呀，』他輕輕地說，『並沒有白白把你抬得這樣高……謝謝……』

第六章

●●(млын) 烏克蘭語：『風車磨坊』。

不知疲倦的羅勃少校飛到前綫又飛回來。少校斷然拒絕了救護飛機上的工作，換乘了一架『陶格拉斯』運輸機，他在飛機上照自己的方法裝上了幾挺機關槍，使得非但可以從上面而且也可以從側面發射槍火。他在機關槍旁安頓了一個有經驗的無線電通訊員兼射手。少校是從廠裏運送預備物品的，但是每次飛行總要運載宣傳品，報紙，通訊記者，電影攝影師，彈藥，藥品，輸血供給者的血。

他現在把他的『陶格拉斯』叫做『百貨老店』。他回來時，大膽地降陸，把『韁繩扔給』機械士和技士之後，到吃食店裏去。

杜賓珂有時溜到見習飛行員的房間裏去聽聽前綫的消息。那邊通常，用航海者的話說，大家『鬆放』一下，不過在聊天談笑和互相取笑之間，飛行員們也嚴肅地探究戰爭和前綫局勢的真相。

少校從前綫來，一次一次的變得更陰鬱，更少說話了。

『悶嗎，少校？』杜賓珂問。

『悶，寶格唐·彼得洛維奇。』

『事情怎麼樣呀？』

『什麼地方的事情？』

『那邊。』

少校把自己那雙飽經風塵的手看了好久。

『鬼知道它，手擱在這樣的鬼東西上，』他一面說，一面握緊毛茸茸的拳頭，『褲子也快要不好意思穿了。』

『爲什麼這樣陰鬱，少校？』

『許多城市燒着，』少校用拳把桌子敲擊得瓶和杯子都跳起來了，『許多村莊燒着。低削飛行的時候，就要打噴嚏。好像在篝火之上一樣。燒的是誰的城市和村莊？媽的，是我們的……還有路上發生的是什麼事！人民擁擠着，趕着牲口，孩子們慢慢地走着；女人……「出埃及記」，「利未記」，「申命記」^{①②}！聖經！而他們頭頂上是德國人！在這種地方飛行，空中臭氣熏天……』

『呈一個報告書吧，少校，』有兩顆武功勳章的見習生羅曼吉諾克

①② 舊約中的三卷，都是講以色列人受法老王迫害，從埃及出亡的苦難情形的。

(Романченко) 說。

『有報告書的。但是對報告書沒有答覆。』

『想不懂……』羅曼吉諾克說。

『我想這樣，下一次去的時候，帶二十來個碎片彈，在什麼地方對他們的軍隊。一下才甘心。』

『地上的柴嫌少。你想把「陶格拉斯」加上去嗎？』

少校憂悶着。最近一次，他載來一批飛行員，他們要當地接收了材料，帶了上前綫去。

幾位前綫的飛行員態度很嚴肅，他們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同時而且很難爲情。他們去作戰過，暫時還沒有以功勳顯姓揚名，所以不願意參加談話。這些飛行員迴避着人，他們催促準備和修理飛機，拒絕出席廠裏各工場的集會。大家都明白迫臨祖國的危險。

賈格唐把三個也是那樣不說話的飛行員硬拉到自己寓所裏去。他們看看錶，大家在自己之間交換交換簡短的事務上的話，看樣子，叫他們「作客」，對他們款待得很好，把他們認爲英雄，這種種都使他們感到很苦。當華麗亞提到他們家的時候，他們幾乎同時掏入軍裝的口袋裏去抽出了妻子兒女的照片。

『他們留在那邊，』飛行員中有一個說，他是上尉，臉瘦削，眼窩黑暗，『在德個人佔領的區域裏。』

『大概他們已經不在了，』第二個說，他眼睛注視着照片上，一個面目姣好的女子和一個拿着洋娃娃的女孩子。

『難道會寬恕的嗎，』第三個一面把照片藏起來，』一面說，『哦，不打緊，我們將更仇恨……』

他眼睛裏閃現着吝嗇的眼淚，戰士好漢的眼淚。

早上，他們的飛機離開大地，踏上航程——往西去了。飛行場上在他們奔過的綫上降下一陣長圓形的雲霧似的灰塵。

『幸運兒，幹事去了，』羅勃少校嘆了口氣說，『向這種人是沒有辦法討好賄賂的。』

貝朗進來了。他換去西裝，穿了一套茶褐色薄斜紋嗶嘰的半軍裝。腳上穿着低統的羊皮靴，茶褐色的呆護色的制帽上有一顆不大的星。

『您難道被徵入伍了嗎？』杜賓珂打量着貝朗問。

『哦，那裏，』貝朗緊緊地搖動少校和杜賓珂的手回答說，『完全意外，我差不多是殘廢了。心愛的事業完完全全毀了。那兒有一種什麼血管。您可記得，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上次在醫院裏嗎？我受了一次檢查，好麻煩——認爲病重非凡……不是開玩笑……殘廢了……』

『這種殘廢的人田也可以耕呢，』羅勃望望他周身，陰鬱地開玩笑說。

『開玩笑，開玩笑……空中老狼^{●●}取笑的老脾氣。』

『但是您穿着軍裝呀，』杜賓珂說，『我從來沒有看見您穿過軍裝，貝朗同志。』

『不如此是不可能做事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祇好像一個罪人那樣的奔波呀，您想。昨天又動員了十輛載重三噸的車子。現在你別到車站上去。第一，要挨次序站着，第二他們在可疑地談話。我要向您說一句話，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我聽着，』杜賓珂一面說，一面對離他們而去的少校揮揮手。

貝朗四面看看，微露羞澀地問：

『您想塔什干(Ташкент)怎麼樣？』

『我不明白。』

『是明白的時候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應該找一個不妨礙降陸的好好兒的小城市才好。』

『我又不明白。』

『哦，您怎麼這樣兇！我想像同一個有理性的人那樣地同您談談。哦，就讓我們男人工作，打仗吧，但是家庭呢？…我以爲，難以找到比塔什干更好的小地方了。不過要趕快了。要是大家都衝向那邊去的時候…』

『貝朗，您是共產黨員嗎？』

『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貝朗暴躁地打斷他，『什麼共產黨員？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在糞裏找來的……』

『走開，貝朗，』杜賓珂握緊拳頭說，『走開。要是您不馬上離開我

●● 西洋人通常稱老於航海者爲『狼』，以其精明強幹也。此地所謂『空中老狼』云者，其義略同，僅易航海爲航空而已。

，我就打您的狗頭。」貝朗大驚失色地看了杜賓珂一眼，後退了幾步。

『請您原諒資格唐·彼得洛維奇……我沒有想到……您可以告訴賴莫丹。不過關於狗頭……』

他在門裏突然隱沒了。『這樣混賬的東西，』資格唐厭惡地想，『這樣子……狗養的。』資格唐看看自己的拳頭，他放開拳頭，把手垂下。

『你以為貝朗怎麼樣？』杜賓珂問雪夫柯普里亞斯。廠長有點驚異地看看資格唐。

『你怎麼忽然無緣無故地這樣？』

『我不歡喜他，伊凡·伊凡諾維奇。』

『別讓這些微細的事情去麻煩頭腦吧，資格唐·彼得洛維奇。他今天也對我談過一些話。塔什干在他像是心神不安的中心。是嗎？對於戰爭，許多人會有一個中心。譬如達尼林，他跑來計算歐洲供給希特勒多少飛機，』雪夫柯普里亞斯更迫近和露出一種戲謔地譴責的狡黠樣子看看資格唐。『是嗎？哦，就讓他去算吧，隨他去吧。祇要他好好兒的在國防上工作就是了。顯微鏡……是嗎？』

『大概是這樣，』資格唐同意了。

『貝朗是一個不壞的漢子，又熱心，又敏捷。可是敏捷在我們這兒就完全不夠。我們時常遲鈍緩慢。如果我對貝朗說——「給我找一個生角的鬼」——他是會找到的。是嗎？我們背上，瞧，背的是怎麼樣的大担子，資格唐。一所大工廠！飛機是像餅皮子那樣的馬上要在十隻油煎鍋上烘焙的。我需要敏捷的人……要像陀繚那樣的靈活。你別想貝朗了吧。不用你關心——我們最好還是來決定我們怎樣的來調整鎔煉的事，就來詳細細談談這些事。』

『不過鎔煉是別人給我們做的……』

那邊我已經打不通電話。恐怕敵人是會迫近那裏的。大概要把工廠搬走。你算算看，一所工廠失掉了，但是需要工作的……現在我們在這兒動動腦筋。回頭我們到工場裏去。那邊有些事需要更改……』

他整天去清算鎔煉成形的製品的『低落』的事。他們自己想出了一些辦法，打電話給鄰接的各工廠，和工匠們商量了一下。他們談好了。但是將來猜想起來大概要更糟。產生他們的飛機的工廠的根是受烏克蘭

西南各區的汁的養育的，那些區域裏有許多專門的工廠和以材料供給他們的承辦工廠。德國空軍已經達到了幾家承辦工廠。但是如果陸軍迫近他們的話呢？如果敵人佔領的話呢？那祇好在生產方面做許多變動，找尋新的承辦工廠了。

晚上杜賓珂受了市委員會的委託，出席全市知識份子大會。大廳裏坐着許多作家，畫家，演員，藝術家，醫生，教員，幾百隻眼睛希望地注視着軍器的直接創造者的杜賓珂，期待着工程師的他的勝利的精確公式，對於那些使他們痛苦的懷疑的答案。

杜賓珂站在圍着紅絲絨的講壇旁邊望着緊張的大廳說話。『低落！』——這就是使他痛苦和磨折他的腦子的事。這一個字當然是為大多數坐在這所大廳裏的人所不懂的。『低落』。但是他為了受着他工作上嚴格的祕密性的束縛，所以糊裡地談到剛剛今天國家現實地面對的問題。他們貪慾地聽他，但是懂得很少。前綫需要飛機，但是他在生產上開始了『低落』。可怕的問題降在他的肩上，降在雪夫柯普里亞斯，賴莫丹……等等的肩上。國家和人民信託他們創造軍器，也就要惟他們是問的。他慢慢地說，有些人知道他從前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都奇怪起來，他們和旁邊的人互相不安地切切私語着。他的銳利到極點的聽覺聽見了一切，但是他不能強制自己說得迅速一點和火熾一點。他一面說，同時一面在說話的過程中解決怎樣處理那窒息了他的腦子的可怕的話。歡送他的熱烈情形比歡迎的時候差。當他在第一排上坐下來想有禮地聽那演奏會的長節目的時候，騷擾不安的切切私語聲沒有停止。演奏會中表演的是戰前的舊曲子，不大快樂的趣劇，舊書中的冗長的斷片——至今還沒有人想出什麼新的東西，——但是需要他們想的……疼痛又侵入腓脛，後來擴展得更高，當杜賓珂在閉幕之後想起身的時候，他幾乎痛得呻吟起來。坐在他旁邊的士爾迦葉夫把他扶起來攙着他，把他安頓在汽車裏，送到家裏去……

『教授勸告要少激動，多安靜，』賓格唐苦笑着說。

『應該聽教授的話，』士爾迦葉夫嚴厲地說，

『我也這樣想，阿列克賽·菲奧朵洛維奇……您說，這些聽衆中有誰明白我呢？』

『現在就是不說話人們也是明白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看了眼睛……您的眼睛很有表現力……』

『很憂鬱嗎？』

『也有點憂鬱。低落的事我們是能處理好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怎麼處理呢？』

『應該把眼睛轉過去，憂鬱就會消逝了。』

『轉向什麼地方呢？』

土爾迦葉夫默然了。他們沿着城裏各黑暗的街道馳去，那些懸崖似地垂掛着的陰沉沉的巨屋大廈，民團用來調節行動的朦朧的燈光，落着雨的荒涼的瀝青馬路，這一切他們覺得都很不慣。髒髒，車子在一條黑河裏飛馳，河上有時有路標的信號的火光一亮一熄地閃耀着。

杜賓珂碰了碰土爾迦葉夫的大衣的皮袖，把問題又重複提出。

『到東方，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應該轉向東方，那末一切都會好了。』

『有許多工廠是從那兒取得供給的。東方是不能餵養一切的。』

『不過，我以爲是能夠餵養的。』

『我想不……不過——也許能夠。』

『東方的原料多得了不得。』

『戰前我曾經和一個黑金屬的重要工作人員一同乘火車旅行。他斷然決然地說服我，他說損失南方冶金區域就等於打敗仗。』

『哦，虧他想得出，』土爾迦葉夫笑起來，『真的，虧他想得出。』

『您怎麼說？』

『虧他想得出。』

『說得好聽。好快樂……』

『當然，應當快樂些看生活才是。俄羅斯人這尤其是特有的。您，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曾經是一個快樂的人。難道低落吞沒了您的歡笑了嗎？』

『那裏是什麼低落……是坐骨神經痛……多麼討厭的字。』

『那末要是坐骨神經痛低落了的話呢，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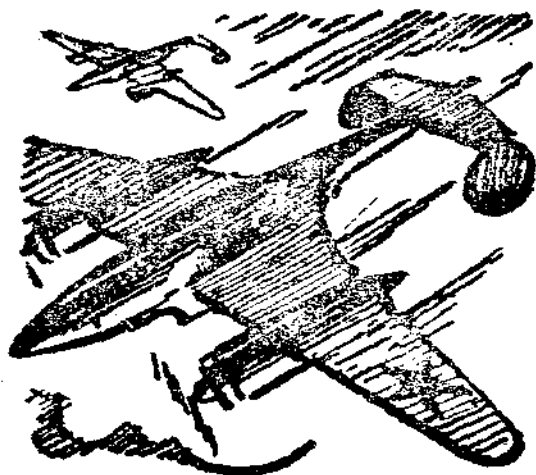
『那就好極了……那我就復活了……』杜賓珂微微地笑了一笑。

他們馳近了杜賓珂住的大廈。從前，有時候他們寓所的窗是慇懃地亮着的。寶格唐能够毫無錯誤地猜到——他的華麗亞和母親是不是在等他，但是現在正像雪夫柯普里亞斯所說，一切都『關得緊緊的』。沒有一絲燈光透露到街上來。大門口有人值班警戒。門丁是一個矮矮的漢子，他很熟悉杜賓珂，但還是正直地檢查了他的夜間通行證，而且同樣鄭重注意地檢查了土爾葉迦夫的通行證。兩個帶着防毒面具的女子走到他們面前，杜賓珂覺得好像輪到他們來檢查那門人是不是精密地執行自己值班長的責任。

『哦，不是奸細吧？』土爾葉迦夫開玩笑說。

『您的大衣是皮的。您像一個傘兵，』門丁舉着他的口吻回答說。『我們來抽煙捲兒吧……不，不！』他猛然省悟。『這兒不能抽煙。我到走廊裏去抽吧：要是在這兒劃火柴，這些婆娘就馬上要停人家的生意了……』（本章完，全書未完）

（白 寒譯）



蕭 洛 霍 夫
(М. Шолохов)

他們為祖國而戰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



在藍色的，藍得耀眼的天上——一輪像烈火高燒的七月太陽和稀疏的，被風吹開的不像白色的雲片。大路上——分明地印刻在灰色塵土裏的又被汽車的痕跡重新劃過的坦克齒輪的寬闊痕跡。兩旁——宛然暑熱得死去的草原：無力地躺倒的青草，遲鈍地，沒有生命地發着光的鹽澤，遠處丘陵上淡灰色和顫動的暑氣，並且周圍是這樣沉靜，甚至聽得見遠處的土撥鼠的哨聲，和長久在炎熱的空氣中抖動的飛來飛去的蝴蝶子的紅翅的乾澀的嗖嗖之聲。

尼古拉(Николай) 走在最前列。他在高地的峯脊上環顧一下，一眼包括所有在爭奪村落之後所保全的人。乾涸的伊爾明(Ильмень) 湖。一百十七名戰鬥員和指揮員——在最近幾次戰鬥中被殘酷地損傷了的一團人的殘餘——以密集的縱隊行進着，疲倦地挪移着腿，吞吃着在道路上結成一球一球的野地苦塵。在少校死後擔任全團指揮之責的，挫傷了的第二營指揮員蘇姆斯柯夫(Сумсков) 上尉也稍微有些顛跛地在路邊跨着步子，捲在褪色的套子裏的，在退却之前方才從第二梯隊裏面找到並送到團裏的團旗的竿子也在軍曹劉勃成果(Любченко) 的闊肩上搖幌，受了輕傷的戰鬥員們繫着被塵埃沾污了的綳帶也都並不落後地在隊伍裏行進着。

在這被擊潰的一團人的緩緩的行動中，在被戰鬥，暑熱，失眠之夜和長期跋涉所折磨了的，但是還準備在任何一分鐘重行展開並重行作戰

的人們的平衡的步調中似乎有一種偉大的，動人的東西。

尼古拉掃視地回顧一下熟識的，瘦削了的和曬黑了的的面孔。在這可咒詛的五天中，一團損失了多少人啊！尼古拉覺得他那熱得裂開的嘴唇抖了一下，趕快掉過頭來。突然襲來的短促的哭泣壓住他的喉嚨，於是他低下頭去，把曬得發燙的鋼盔推到眼睛上，讓同志們看不到他的眼睛……「我的發條鬆了，完全洩氣了……這都是炎熱和疲倦所造成的」，——他想，艱難地挪動着疲勞的，似乎灌鉛的腿，用全部力量竭力使步子不要縮短。

他現在並不同願地走着，遲鈍地看着自己的腳下，但是像做固執的夢，在他的眼前又升起各種各樣的，明朗得奇怪地印刻在記憶裏的，作為這次大退却的開端的不久之前戰鬥的畫面。他又看見在山坡上像雪崩似的急進地爬着和轟響着的坦克車，裹在塵埃裏的奔跑着的自動槍員，炸裂的黑色濺沫，匹散在田野裏和沒有收割的麥田裏的鄰營的混亂退却的戰鬥員……後來是和敵人的摩托步兵作戰，逃出半包圍的圈子，側面射來毀滅的砲火，被彈片削下的向日葵，把彈痕累累的鼻子埋在淺淺的彈洞裏的機關槍，被打死的一個機關槍手，他被爆炸所拋開，仰臥着，他全身散落着被鮮血奇異而可怕地瀉滴着的金黃閃爍的向日葵的花瓣……

那一天德國轟炸機，在這一團所駐地段的最前綫耕耘了四次。敵人四次的坦克進攻都被擊退。「打得很好，但是沒有抵得住……」——尼古拉回憶着，悲哀地想道。

一時他閉起眼睛來又看見盛開的葵花，在它們嚴格行列之間的在疏鬆的土地上葡伏着的兔絲子，被打死的機關槍手……他開始沒有聯繫地想道，葵花所以沒有割掉，大概是因為集體農場裏的人手不夠，在許多集體農場裏現在也聳立着從春季以來沒有割過一次的像雜草似的叢生着的向日葵；那機關槍手，看來確實是一個好青年，否則為什麼戰地死神這樣慈悲，竟沒有把他畸形化，他躺着，如畫地張開手，全身完整，像星棋似的滿身覆着向日葵金黃的花瓣呢？後來尼古拉又想，這都是無聊的話，他還得看到許多被彈片炸成碎片，被殘酷和可怕地毀形了的好青年，至於這位機關槍手——那只是偶然的事情；被爆炸的巨浪所振撼，於是年輕的向日葵花便在四周散落，柔軟地飛到死者身上，拂到他的臉



蕭洛霍夫

Мих. Шолохов

，像人間最後的愛撫那樣。也許，這是美麗的，但是在戰爭時，外表的美麗看起來是褻瀆的，因此這位穿着黑白相間的曬褪了色的軍服的，把有力的雙手攤張在曬熱的土地上的，淡藍的，昏暗了的眼睛沒有視覺地向天直視着的機關槍手，他却長久地記住了。

尼古拉藉意志的加強把不必要的回憶驅散。他決定，現在最好什麼也不想，就這樣閉着眼睛走，用聽覺捕捉步伐沉重的節拍，竭力儘可能忘記背上和兩隻腫腳上的鈍痛。

他要喝水。他知道一口水都沒有，但是他還是伸出手來，搖搖空水瓶，艱難地吞下逃進嘴裏去的濃厚而發粘的唾涎。

高地斜坡上的風，把道路舐了一舐，把塵埃完全掃去和帶去。在這以前幾乎聽不見的，浸沉在塵灰裏的步伐在光光的地面上突然登登地響了起來。尼古拉張開眼睛。已經看到下面的一個村落——幾百座有花園圍繞着的白色的哥薩克農舍，——和一條築有堤防的草原河道的闊帶子。從這裏，從高地上看，明亮地發白的小屋似乎是亂撒在草上的石卵子。

默默地走着的戰鬥員們興奮起來了。已經聽到聲音。

「一定可以在這裏休息了。」

「那自然，一早起走了三十公里。」

尼古拉後面有人響亮地啞一下嘴唇，用軋軋之聲說：

「每個兄弟半桶冰涼的泉水……」

越過一動也不動地張着羽翼的風車，進入村落。赤色有斑的小牛在籬邊懶慵地吃着曬枯的草，不知在什麼地方有一隻母雞拉緊喉嚨地啼叫着，鮮明地紅色的錦葵，在柵欄後面睡眼矇矓地斜側着小頭，大開着的窗戶裏的白帶幾乎看不出地微動着。這樣的安謐和寧靜突然撲到尼古拉身上，他大張眼睛，屏息呼吸，似乎害怕，這熟識的，好久以前曾經看見過的和平生活的圖畫會突然消失，像暑氣中的蜃樓似的溶化。

在叢生着藜草的廣場上又沉默了，步兵平衡的脚步中斷了。只聽見下垂的，沉重的圓錐花在靴子的皮統上察察有聲，把綠色花粉落在靴子上，給塵灰窒息的氣息屬進花已開殘的藜草花的纖細，感傷的香氣。

戰爭也滑到這迷失在無邊無涯的頓河草原裏的小村落裏來了。在院子裏，作為點綴貨間的牆壁，停放着醫藥救護營的汽車，街上走着工兵

隊的紅軍人員，堆到頂點的三噸載貨汽車把新鋸的楊木板運到河邊去，在離開廣場不遠的花園裏，佈置着高射砲台。砲就放在樹的旁邊，很巧妙地用青枝綠葉偽裝着，在不久所挖壕溝的凹處放着枯萎的草，靠小弄最邊的一尊砲的威嚴地豎立着的砲管被蘋果樹的一根寬大的樹枝信任地擁抱着。樹上密密地掛着淡青色的沒有成熟的小蘋果。

「這不是我們的廚房嗎，米柯拉(Микола)！●「把鼻子抬得高些」我們又有休息處，又有盛滿水的河道，帶着廚房的貝基卡·李西成果(Петька Лисиченко)，你還要什麼蕓菜呢？」

一團人就分佈在河邊的荒蕪的大花園裏。尼古拉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冰冷的，稍微有些鹽質的水，時常中斷下來，然後又重新飢渴地伏在桶邊上。士維亞根切夫(Звягинцев)注視着他，說：

「你也是這樣看你兒子寄來的信：看了一些中斷下來，然後又重拿起信來。我却不喜歡拖延。我是忍不住這一套的。嚙，把水桶給我，否則你要脹死了。」

他從尼古拉手裏拿過水桶，抬起，長久地，一口氣地，像馬似的，大口而發響地喝着。他那滿長着紅色鬃毛的喉嚨子痙攣地移動着，灰色的鼓起的眼睛幸福地迷縫着。他喝够之後，呷了一下，用軍服的袖子拭拭嘴唇和潮溼的下巴，不滿意地說：

「水倒並不是很好，就是有一樣好，又涼又溼，不過鹽可以再少些。你還要喝嗎？」

尼古拉否認地搖搖頭，於是士維亞根切夫突然問道：

「兒子寄給你的信愈來愈多了，不知怎麼我却沒有發見你有太太寄來的信。你不是鰥夫嗎？」

尼古拉出於自己意外地回答道：

「我沒有妻子。離婚了。」

「早就？」

「去年。」

「原來是這樣，」士維亞根切夫同情地拖長着聲音。「孩子跟誰呢？你一定有兩個孩子吧？」

● 卽 Николай(尼古拉)。

「兩個。他們跟我母親住着。」

「是你拋了妻子，米柯拉？」

「不，是她拋我……你明白不，戰爭第一天我出差回家，她不在家，走了。留下一張字條便走了……」

尼古拉很自願地講，後來不知怎麼一下子洩了氣，便默不作聲了。他蹙起眉頭，緊閉嘴唇，坐在蘋果樹蔭下面，仍舊是那樣默默地開始把靴子脫下。在心裏，他已經遺憾所說過的話了。

爲了現在，就這樣，無緣無故地，在遇到第一個在他的聲音裏聽得出同情他的音符的人面前坦白陳訴，竟要把這啞口的沒有說出過口的創痛在心裏負載着一整年。他爲了什麼噁舌呢？士維亞根切夫和他的苦痛經歷有什麼關係呢？

士維亞根切夫沒有看見低垂的，陰暗了的尼古拉的臉，並且繼續問道：「她怎樣啦，這妖精，找到別人了嗎？」

「我不知道，」尼古拉枯燥地回答。

「那就是說，她找着了！」士維亞根切夫確信地說，並且痛心地搖頭。「這些娘們不知是什麼玩意！你是一個漂亮人，當然，也賺很好的薪水，她還要什麼鬼蛋呢？她，這狗娘們，爲孩子着想了嗎？」

士維亞根切夫注意地看一眼被鋼盔遮蔭着的尼古拉的臉，明白不應該再把這談話繼續下去。他懷着一種樸實的善良的人所具有的氣度沉默着，嘆息着，無可如何地把這隻腳換到那隻腳地更移站立着。後來他開始可憐這又高大又有力的人，這和他已經並肩作戰兩個月，並且分嘗悲辛的戰地痛苦的同伴了，想要安慰他，講講自己的事情，於是他坐在旁邊，開口說道：

「米柯拉，你別爲她傷心了。等我們打完了仗，那時再說吧。主要，你有孩子。孩子，老弟，現在是主要的。生活的根本就在他們身上，我是這樣瞭解。他們得重振破壞的生活，戰爭是打得很利害的。女人呢，我坦白地告訴你，是最不可信的人。有一種女人，不管天翻地覆，也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女人是極卑鄙的動物，老弟，我是知道她們的！你看見我上嘴唇上有一個傷痕嗎？也是去年的事情。五月一日我和我的聯合機駕駛員同伴想喝點酒。合家地聚集起來，和妻子們玩樂，手拉風琴

、稍爲喝了點酒。當然，我也喝了一點，太太也喝了一點。我的太太呢，告訴你，像德國自動槍兵一樣：假使裝上子彈，在所有彈筒還沒有完全射出去之前，便不肯停止，也要無理弄到。

「出席這次晚會的有一位小姐，她跳『吉伯賽舞』跳得很好。我看着她，欣賞着，我對於她絲毫沒有什麼曖昧的或是明朗的念頭，可是太太走近來，擰一把手，套着耳朵竊竊地說：『別看！』我想，這倒是新鮮事兒，要我整晚上閉眼坐着還是怎麼的？我又看。她又走近來，擰一把腿，並且扭轉着，扭得深疼的。『別看！』我轉過身去，我想，去你的鬼吧，我就不看，放棄這個愉快。跳舞完了之後，我們便坐席。太太坐在我的對面，她的眼睛像貓眼睛似的，圓睜睜的，冒出火來。我胳膊和腿上的青塊直發疼。我忘了一切，我懷着不滿注視着那不幸的小姐，我心裏想：『爲了你，小鬼，竟要吃冤枉苦！你翹大腿，却要我受罰。』我正在想這一點的時候，太太抓起桌子上的錫碟子便死勁往我臉上摔。目標當然是打中的，我的嘴臉當時就腫起來。說了你不信，碟子兩半片地搯了起來，我鼻子裏和嘴唇上都冒出血來，好像受了重傷。

「那位小姐當然哎喲一聲驚慌起來，拉風琴的跌倒在躺床上，兩脚又得比頭高，笑着，用討厭的聲音高叫着：『用茶鼎打他，他的招牌還挺着！』我看不見光亮！我站起來，就對她，對我的太太連娘帶媽地罵。我說，『你這蠻婆娘，做的什麼事，我把你媽也這樣那樣？！』她用安靜的聲音回答說：『別一眼不眨地瞅她，紅髮鬼！我警告過你了。』這時我稍爲鎮靜了一些，坐下，對她很有禮貌地，稱呼『您』地，我說：『娜斯達茜雅·菲麗波夫娜（Настасья Филипповна），您就這樣顯示您的文明嗎？當着人家的面用碟子摔人，從您方面說，甚至是很不雅觀的，請您注意這一點，我跟您到家裏再細細地談罷。』

「噯，很明白，她把我整個節目都毀了。嘴唇打成兩開，一顆牙齒搖動，繡花的白襯衫沾上了血，鼻子腫起，並且向一旁歪了一點。只得退出團體了。我們站起來，告別，請主人們原諒。大家也照樣都回家了。她走在前面，我像有過錯的人走在後面。可咒咀的她，一路上走得很精神，可是一跨進門檻，便拍地昏倒了。躺着，也不呼吸，她的嘴臉像甜菜根一樣紅；左眼縫成一條縫，不，不，還朝我看看呢。噯，我想，

這已經不能再罵了，怕這娘們要發生什麼禍事了。給她澆了水，總算免去死的悲哀。但過了一會她又昏倒了。這一次連眼睛都不看見了。又倒一桶水在她身上，她醒了，高叫起來，流出眼淚，跳腳。

「她說：『你是這樣的玩意，把我一件新絲衫給弄壞，都給澆上水了，現在洗不乾淨了！變心的人你對於隨便什麼女人都釘住眼睛看！我不能跟你這不是人的過下去了！』——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噯，我想既然跳腳，並且還想起衫子，那就是說活轉來了，那就是說冬眠過了，親愛的！

「我坐到桌子跟前，抽烟，看着——我的親愛的爬起來，爬進箱子，收拾自己的財產，打成一個包裹。拴着包裹走到門跟前，說：『我離開你了。我到我妹妹那裏去住了。』我，當然，看得出，是魔王纏住了她，現在違背她的話是不行說的，所以也就同意了。我說：『你走吧，你在那裏過得好些。』她說：『哎呀，原來是這樣。你對我的愛情原來是這樣，你連留都不留我了？這樣我就那裏也不去了，我現在就來上個吊吊死，好把你這狗樣的，良心苦惱一輩子！』」

被回憶所興奮了的士維亞根切夫摸出煙盒，微笑着，搖着頭，開始捲烟捲。尼古拉手裏拿着被汗出得發軟和發熱的腳布，也微笑着，但是睡朦朧地，懶洋洋地。應該走到井跟前，把腳布洗洗，但是他不願意打斷講故事正講得高興的士維亞根切夫，並且也沒有力氣站起來，烤着太陽去走。士維亞根切夫抽着烟，繼續說：

「我想了想，便說道：『那有什麼呢，娜斯達茜亞·菲麗波夫娜，上吊吧，繩子就放在箱子後面。』她把她的包裹扔掉，抓起繩子就往小房間裏去。把桌子一推，一頭繫在曾經掛過小孩搖籃的鉤子上，另一頭打一個結，套在自己的頸項裏。她並不從桌子上跳上來，而是彎着膝，用下巴掛在繩結上，發着沙啞的聲音，好似真個要窒息死了。我坐在桌子旁邊，通小房間的門幾乎是開着的，這全部景緻我甚至於看得很清。我等了一會，然後高聲地這樣說道：『噯，謝謝上帝，大概，她已經吊死了。我的罪受滿了！』哎呀，她從桌子上往下一跳，握着拳頭跑到我跟前：『假使我吊死了，你就這樣高興了，是嗎？！你原來是這樣個好心的丈夫？！』費好大的勁才把她平下心去。好像有一隻手把我的醉意給拿

走了，晚上白喝了幾乎有一立特的伏德卡（Водка）酒。這役戰爭之後我坐着想道：人們跑到戲院裏去看戲，我家裏却有不花錢的自個兒的演出。把我笑壞了，但心裏真是不快樂。

「看，女人——這魔鬼的種子——能攪出那樣的玩意！還算好，那夜孩子不在家：我已經把他們帶到母親家裏去玩了，否則會把他們嚇得要死。」

士維亞根切夫沉默了一會，然後又說起來，但是已經沒有以前興奮了：

「米柯拉，你別以為，我跟太太一生是這樣生活的。只是最近兩年她才給我弄壞了的。我老實說，她是被文學弄壞了的。

「像人家一樣地生活了八年，她當曳引機的接鉤員，從來沒有昏倒過，隨便什麼花樣都沒有做過，後來讀各種文藝書讀上癮了，從此便開頭了，弄到了這樣的智慧，不隨便說話，話裏總帶着古怪的字眼，這些書這樣迷住她，夜裏通宵都讀，白天走起路來像搖頭母羊，她老是嘆氣，手裏的東西老是往下掉。於是有一次嘆嘆氣，嘆嘆氣，嬌揉地走到我跟前，說道：『你呀，萬尼亞（Ваня）。也跟我講這麼一次崇高的愛情。我從來沒有聽見你說過像文藝書裏所寫的這樣溫柔的字句。』我甚至可惡起來了，我想：『讀昏了！』我對她說：『你發胡塗了，娜斯達茜雅！我跟你過了十年，養了三個孩子，我怎麼現在無緣無故的一定要跟你講什麼愛情呢？而且我的舌頭已經轉不過來說這種話了！我從小就沒有對誰講過溫柔的話，老是用手行動，現在我更不幹了，我已經不是你所想的那樣傻瓜了！』我並且對她說，『你有得讀那些蠢書，還不如看管看管孩子好。』孩子們確實荒廢了，在外面瞎跑，像沒有管教的野孩子，骯髒，拖鼻涕，而且家務也弄得顛顛倒倒。

「你想想看，米柯拉，難道這算回事情嗎？我，當然，我並不反對文化消遣，自己也歡喜讀讀好書，關於技術，關於摩托的這一類書。我曾經有各種很有意思的書：關於照料曳引機，關於內燃摩托書，靜止機上裝置第什爾（Дизель）[●]機，至於關於聯合機的書，那更不用說了。曾經許多次請求：『娜斯達茜雅你就看看關於曳引機的書吧。是一本

● Diesel，德國慕尼黑黑人，發明內燃摩托。

很有趣的書，有圖畫，，有表格。你應該知道這些，你是曳引機的接鉤員。』你想，她讀了沒有？見鬼！她看見我的書就掉轉頭去，像鬼逃避香一樣，得把文藝書給她讀，並且要這樣的，要從裏面爬出愛情來，像罐子裏冒出氣來。無論是罵，無論是好好懇求，都沒有用。打她吧——我一生沒有打過，因為我在學會開聯合機之前，做過六年打鐵的，我的手勁非常之大。

「就這樣，我的老弟，我們的家庭生活一直像癩子似的進行到我被召入軍隊的時候。你以為，現在，在分別的時候我輕鬆些嗎？那才不對呢！我坦白地，也是祕密地告訴你——我跟我的娜斯達茜雅·菲麗波夫娜怎樣也沒有通上信。不成，就是這麼回事，即使賠着眼淚哭！你自己，米柯拉，知道，我們這裏，在前綫，每一個人人都高興接到從家裏寄來的信，把信出聲地一個人讀給另一個人聽，你也曾給我讀過兒子寄來的信，但是我却不能對誰讀妻子的信，因為我怕害羞。還是在哈科夫（Харьков）城下，曾經接一連二地接到過她三封信，每一封信都是這樣開頭：『我親愛的小雞！』我讀了，——連我的耳朵都好像被火燒着了。這個小雞的字眼不知她從什麼地方挖出來的——我就轉不過腦經來，一定是從文藝書裏來的。噯，就像人家那樣寫多好。——『親愛的葛尼亞』，或是別的什麼樣子，她却寫『小雞』。在家的時候老是叫我紅毛鬼，一到了前綫，又立刻做成小雞了。在所有的信裏都是忽忽地附帶地報告一聲，孩子們活着，健康，耕種機站沒有特別新聞，然後是連篇累牘地大談愛情，並且是用這樣難於瞭解的，書本裏的字眼，我看了甚至於腦袋裏發胡塗，眼睛裏打圓圈……

「我把這些難於忍受的信接連讀了兩遍，我讀得簡直像喝醉酒了。第二分隊裏的史留沙列夫（Слюсарев）走近前來，問道：什麼，太太寫什麼新聞來了嗎？我趕快把信藏到口袋裏，只是用手向他一揮，叫走開，意思是說，親愛的人，你別刺戟我吧。他問：『家裏都好嗎？照面色來說，我看出，你有不幸的事情。』我對他說什麼呢？我想了一想，說道：我的祖母死掉了，於是他安心了，走開了。

「晚上我坐下來，給妻子寫信。請向孩子和一切親戚們問好，關於自己的職務只是等因奉此地寫了一些，後來我寫：請不要用各種各樣的

綽號來稱呼我，我有我自己的教名，也許在三十五年以前我是「小雞」，但是現在已經是充分大雄雞的樣子了，而且我的體重——八十二公斤——完全不適於「小雞」。我還請求——你別再寫這一套愛情吧，不要毀壞我的健康，多寫些耕種機站的事情進行得怎樣，朋友中間有誰是留在家裏的，新站長工作得怎麼樣。

「在緊靠退却之前，我接到回信。我拿起信來，手直發抖，——拆開一看——我又發燒了！」

「她寫道：『你好，我喜愛的小貓！』」以下又用四張練習簿紙寫到愛情；關於耕種機站——一字都不提，在一個地方不是叫我伊萬（Иван），而是什麼愛德華（Эдуард）[●]。我想，這娘們達到極點了！看來，一定是從書本上抄來的這一段關於可惡愛情的談論，否則她是從那裏發掘來的什麼愛德華呢，並且信裏為什麼有這許多不同的標點呢？她生來就不懂得這些標點，她在這裏却把標點寫了這許多，簡直數都數不清，任何麻子臉上的麻點總要比她一封信裏的標點要少一些。綽號呢？先是「小雞」，後來是「小貓」，我想，以後還有什麼呢？也許，在第五封信裏，她要叫我「特列淑爾」[●]。或是還有什麼雄狗的綽號吧。我怎麼，是生在馬戲團裏還是怎麼的？我曾從家裏拿一本關於曳引機“ЧТЗ”[●]，隨身帶着，以便要讀的時候拿出來，——我想從這讀本上抄兩頁下來，寄給她，作為向媳婦的報復，後來又想開了。她要惱怒的。爲了戒去這些愚蠢的癮，應該對付她一下……你給我想些什麼辦法，米柯拉？」

士維亞根切夫看了看同伴，悲哀地啞了啞嘴。尼古拉肩背着地，甜甜地睡着了。在他的黑色的下垂的鬍鬚之下，白白地顯着不整齊的牙齒，在掀起的嘴角上，仍舊遺留着皺紋——沒有來得及從嘴唇上跑走的微笑的影子。



尼古拉不久就醒來了。輕風吹拂着蘋果樹的葉子。神奇地變化着的

- Edward, 英美人常用的名字。
- Tresor, 法文，是「寶島」的意思，普通用來喚狗。
- 是 Челябинский Тракторный Завод——赤略賓曳引機工廠——的縮寫。

光彩在草上推滑過去。不遠的地方有雉鳩啼叫，曳引機摩托排氣地激烈地工作着，蓋過牠的啼聲。聽到小胡同裏有說話聲，哭聲，然後有人用年輕而響亮的次中音喊道：

「我告訴你，蠟燭糟透了。瑞典鑰匙在你那兒嗎？拿到這兒來，親愛的！拿來，魚眼睛！」

花園裏發出枯草，烟，焦飯的氣息。行軍灶旁邊，站着尼古拉的好朋友攻坦克員彼得·洛巴興（Петр Лопахин），廣寬地叉開着彎腳。他抽着烟，懶惰地和廚子李西成果對罵着。

「又燒飯了，栗色闊馬②？」

「又。你可別罵人。」

「你的飯在我什麼地方，③明白嗎？」

「它在你的什麼地方，關我的屁事。」

「你不是廚子，簡直是，鬼才知道是什麼玩意。你什麼理想都沒有，你腦袋裏連一個好念頭都沒有。你的腦袋就像一隻空鍋子，裏面只有一個嗚嗚的叫聲。難道你不能在這個村子裏不讓主人看見地討來一隻羊或是一隻豬嗎？也好熬點好吃的菜湯，再預備第二道菜……」

「別說了，別說了，我們聽過這種話！」

「三個星期以來，除了麥飯之外，沒有從你手裏得到什麼別的，有身份的廚子是這樣做嗎？你是皮匠，不是廚子！」

「你怎麼，要肋條肉吃嗎？或者，也許是要豬肉餅子吧？」

「把你做肉餅子，倒是很合適的材料，可以像第二級庶務官④那樣吃得胖胖的！」

「你小心點，彼基卡⑤，不看見我手頭有開水……上醫藥救護營去過沒有？」

「去過。」

「噯，怎麼樣？」

-
- ② 罵人的話。
 - ③ 說此話時，俄人每指喉嚨，意謂不能下肚。
 - ④ 在軍隊中當這種差使，總在後方，管食物，可以大吃大喝。
 - ⑤ Петька, Петр 的卑稱。

「不怎麼樣。」

「你爲什麼去？」

洛巴興假裝打呵欠，沉默了一會。微笑着的李西成果兩手又在腰裏，看着他，等候回答。

「就這樣隨便去的，找朋友的，」洛巴興隨便地回答。

「那裏有一個很漂亮的姑娘……沒有上鉤？」

「我也沒有想去釣呀。」

「噯，你這可別說了！我看見你用草擦靴子，用布頭擦獎章。連獎章也沒有用吧？它怎麼會對你有用呢？比方說，假使你有了勳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否則，你想想看，英勇獎章，誰沒有見過！那種地方，老弟，單有這種獎章，是去不了的。」

「傻瓜，」洛巴興沒有惡意地說。「我告訴你，我腦子裏簡直絲毫沒有存這種念頭，就這樣隨便在村子裏走過。吃了你的飯菜，簡直不大要玩了。近來我憔悴到這個地步；甚至做夢都不夢見太太了。」

「那末你做的什麼夢呢，英雄？」

「做的素夢，夢見各種像你的麥飯之類的討厭東西。」

「他們歡喜嚼舌，」尼古拉私下想，稍爲抬起身來，把發腫的手放好。

洛巴興走到他跟前，開玩笑地鞠一個躬。

「安息得怎麼樣，可敬的密斯特史特列里錯夫(Стрельцов)？」

「去跟廚子談談吧，我頭疼，」尼古拉皺眉說。

洛巴興眯縫起光亮的強盜似的眼睛，會意地搖搖頭。

「一切顯然：由於我們的退却而起的消沉情緒，炎熱和頭疼？我們去吧，柯里亞^①，在吃飯以前先洗個澡，否則一會又要出動了。我們的同伴不肯從河裏爬出來。我也要洗一下有罪的身體。」

尼古拉跟洛巴興要好了不多久。在爭奪「光明之路」國營農場的那一仗裏他們的壕溝是排在一起。洛巴興是隔夜隨着最後的補充到團裏的，尼古拉初次是在工作中看見他。攻坦克員燒着兩輛坦克，把它們縱近一百五十到一百公尺，但是在第二號開砲員被打死的時候，洛巴興把射

① Коля, Николай 的愛稱。

擊緩了一下，於是第三輛坦克，開着火，越過攻坦克員的壕溝，用全速率衝向砲隊的砲位。跪着的尼古拉，用顫抖的手扳動自動槍的圓盤。他看見，坦克齒輪下面的黃色泥土倒在洛巴興的壕溝裏，他以爲攻坦克員死了，但是過了幾秒鐘，從半坍塌的壕溝裏，從黃黃的，還沒有來得及落下的塵霧裏，伸出一支長長的槍桿，指向衝進着的坦克方面，拍地一槍，在突然停下的坦克的黑甲上像蜥蜴似的穿出火焰來，然後又冒出濃密的黑烟。幾乎是同時，洛巴興喊了一聲尼古拉：

「喂，留小鬍鬚的棕色人！你活着嗎？」尼古拉稍稍伸出頭來，看到洛巴興紫紅色的，兇惡的，塗着黃泥的臉。

「你爲什麼不射擊你靈魂的棺材？！你不看見，它們在爬着嗎！」洛巴興怒喊，野獸似的瞪出光亮的眼睛，指着那些沿着田畦爬進的德國人。

尼古拉用第一排短促的射擊，削去叢生在田畦脊上的雛菊的白頭，再低些射擊，穿過他自動槍的憤怒的抖動，愉快地聽到劇烈的，重複兩次的叫聲。

戰鬥之後，晚上，洛巴興走進地窖。他注意地環顧一下紅軍戰士們，問道：

「朋友們，你們這裏有一位留小鬍鬚的棕色人，很美麗的，有些像英國大臣安東·艾登（Антон Иден），在那？」

尼古拉轉臉朝火光，洛巴興看見了他，事務地說道：

「我總算找到你了！來，老鄉，出去，到新鮮空氣裏去抽口烟。」他們坐在土窖附近，開始抽烟。

「你把最後一輛坦克打得很機靈，」尼古拉說，一面在昏暗中細看攻坦克員晒焦的，煉磚似的紅臉。「我以爲，你們兩個人被土壓死了，一看——槍伸出來了……」

於是洛巴興玩笑地打斷他的話：

「你看，我料到就是這一套……你讚美我的工作，爲什麼你自己不開槍呢，當坦克在我的壕溝上面踐踏過去的時候？在我沒有罵你之前你爲什麼不向自動槍員射擊？我需要你的讚美，就像死人需要芥子帶●●

●●俄國民間丹方，用芥子糊在肚皮上，可止肚痛。

一樣，明白嗎？我需要的事情，不是讚美！」

尼古拉微笑着回答說，他在那時所以發生停滯是因為他把所有子彈圓盤都用光了。洛巴興睜縫起眼睛，不信任地斜視一下，說道：

「既然來作戰，後來又發現你沒有預備好作戰？在我和你的關係中，只缺乏一點：你把良心放在口袋裏，只把子彈扔給我，並且讚美我。我却爲你作戰……是這樣嗎？這種關係只好當美觀看！……」

洛巴興看見尼古拉皺起眉頭來，便伸出短而有力的手，和善地說道：

「你別惱怒。難道對於真理可以惱怒嗎？需要既然把我們做了媒介——我們將一同作戰。讓我們來交個朋友吧，我和你大概是同鄉吧。你是羅斯托夫州（Рост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人吧？好，我是撒合德（Шахты）城人。我們做朋友吧。」

從那一天起，他們真做朋友了，純樸的和堅實的戰地友誼。洛巴興是一個愛好玩笑的，嘴頭利害的好色漢和滑稽家，好像是補充永久自制的，沉默的尼古拉，組長波普里斯成果（Поприщенко）——行動緩慢的中年烏克蘭人注視着他們，會不止一次地說：

「假使把彼得·洛巴興和尼古拉·史特列里錯夫變成粉團，然後再好好把這粉團捏和，並且用它來捏成一個人，——也許，兩個人會變成一個真正的人，也許不，誰知道這混合物會成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工兵們的鋸子在河邊唱歌似的錚錚響着，聽得見潑水聲，洗着澡的紅軍們的咕咕之聲。洛巴興和尼古拉在蹂躪過的青草上走着，沉默着。後來洛巴興提議：

「我們到橋那邊去，那裏比較深些。」

他第一個跨過倒下的籬笆，用頭點一下，指指那停在路上的曳引車。兩個穿油衣的曳引機駕駛員在摩托旁邊忙着，赤裸到腰間的士維亞根切夫在幫助他們。他的闊大的背和丘陵起伏的肌肉健強的手被廢油密密地塗滿，一條黑道在整個臉上斜抹過去。他預先把軍裝脫下，頗高興於得到一個好機會——在機器旁邊待一會，他敏捷地，愛好地和小心地施用鏟子。

「喂，你這美男子！把朋友們的砂子帶去，跟我們一同去洗澡吧。我們總會把你洗乾淨，」洛巴興一面走，一面說。

士維亞根切夫朝他那面看了一眼，看見尼古拉，笑口大開。

「看，米柯拉，曳引車，曳引車！這有極大的力量。看見，他弄什麼玩意嗎？我撫了撫他，好似到過家，到過耕種機站了……我老老實實的說這摩托勇敢地拖得動三輛曳引車！」

士維亞根切夫有光澤的，流汗的臉上透露着那種無邪的幸福，使尼古拉不禁在心裏羨慕起他來了。

黃色的睡蓮在靜止不動的水上漂浮着。發着爛泥和河水潮溼的氣息。尼古拉脫去衣服，洗濯軍服和腳布，坐在沙子上，雙手抱膝。洛巴興躺在旁邊。

「現在你有些陰鬱，尼古拉……」

「有什麼快樂的呢？我看不到根據。」

「你還要什麼根據？活着嗎？活着。你就得快樂。你看，多麼好的天氣！太陽，河道，你看睡蓮在那裏漂浮……美麗，別無其他！我真奇怪你，你是一個老兵，幾乎打了一年仗，可是你的一切體驗，和新徵來的兵一樣。你以為假如我們士氣很高就算是一切了嗎？世界的末日？戰爭就結束？」

尼古拉不快地皺起眉頭，說道：

「這那是什麼戰爭結束？我並不以為這樣，但是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態度輕浮，我却不能。你正就是抱這種態度，裝出樣子，好似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事情。對於我十分明白，已經發生了慘重的變化。這慘變的程度我和你並不知道，但是總可以猜測點出來。我們已經走了第五天，已經快到頓河，然後就是史大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我們的一團人被打得粉碎。其餘的怎樣呢？軍團怎麼樣呢？很明白的事情，我們的戰綫在廣大的地段上被衝破了。德國人就吊在尾巴上，昨天才從他們的手裏掙脫出來，我們老是走着走着，什麼時候停下來，不知道。這不是煩惱嗎，這樣走着，什麼也不知道！居民們用那樣的眼請送我們啊！簡直會發瘋！」尼古拉把牙齒軋軋作響，轉過身去。他沉默了一會，把籠罩他的衝動調整一下，然後已經比較安靜和低聲地說：

「由於這一切，靈魂溶解了，你却宣傳說，——活着，那就快樂吧，太陽，睡蓮漂着……你去跟你的睡蓮見鬼去吧，我可看着它們都要噁心！你有些像蹩腳戲裏的那種廉價的誇口家，你甚至於還出壞主意上醫藥救護營去跑跑……」

洛巴興軟骨發響地伸了一個懶腰，說道：

「可惜你沒有跟我一同去。柯里亞，那裏有這樣一個第三段的女醫生，你看了看她，簡直要立刻就去作戰，讓你立刻受傷。不是女醫生，簡直是驚嘆號，我敢賭咒！」

「你呀，快給滾蛋吧！」

「不，真的！女人有這樣的資格，有這樣的美麗，簡直可怕！不是女醫生，對於我們兵士兄弟簡直是六管的迫擊砲，甚至於要更加危險，更不用說指揮員了。」

尼古拉默默地，憂鬱地看着白雲在水中的反映，這時洛巴興才自制和尖刻地說道：

「可是我也看不到根據，讓我照着狗的习惯，把尾巴緊夾在腿裏，你明白嗎？我們挨打嗎？那就是說，該打，你們打得好些，狗養的！你們得抓住自己土地每一個土塊，學會這樣打敵人，打得他們直作死的口吃。假使你們不會，那就別叫苦，說什麼你們的嘴臉被打得出血了，說什麼居民們不愛戴地看着你們。他們為什麼要拿麵包和鹽來歡迎我們呢？沒有唾你的眼睛，已經算好了，該說聲謝謝。你既然不是誇口家，就給我講講看：為什麼德國人盤踞在什麼小村子裏，那村子只有膿包那末一點兒大，可是要把德國人從村子裏剔出去却要費很大的勁，我們有時候連城市幾乎也不戰而降，像小耗子似的退走。要我們去奪回來，還是等叔叔替我們去奪嗎？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那是因為我和你，密斯特，還沒有學會應該怎麼打仗，我們心裏真正的憎恨還太少。等我們學會的時候，等我們去作戰的時候要暴怒得泡沫在嘴唇上沸濺出來，那時德國人便要背向東轉了，明白嗎？比方說，我已經達到憎恨的這種熱度，唾在我臉上——唾沫就將沸滾起來，所以我很精神，所以我把尾巴緊擰得像管子，兇得可怕！你呢，尾巴又夾緊了，眼淚又淌下來了。『哎呀，我們的團被打散了！哎呀，軍團被打散了！哎呀，德國人衝來了！』」

要拿他們灰骨，這該死的德國人！他衝是衝進來了，可是誰把他從裏面擺佈出去呢，等我們集合了力量再打嗎？假使我們現在一面退一面還打，那末進攻的時候，我們打起來還要兇十倍！不管是好是歹，我們還能退，他們可要退也不行，靠什麼可以退！只要背向東一轉——我們就把這些狗雜種的腿從那長出來的地方扭下來，讓他們別再在我們的土地上走。我是這樣想，我並且告訴你：請你別當我的面哭，我反正不會來擦你的眼淚，自從打仗以來，我的手變殘忍了，一個不湊巧，我還會損傷你呢……」

「我並不需要安慰，傻瓜，你也不要白白虛費你的雄辯，你最好還是說，照你的看法，我們到什麼時候才學會打仗呢？等我們到西伯利亞的時候嗎？」尼古拉說。

「西——伯——利——亞？」洛巴興拖長着聲音重問一句，時常眨着光亮的眼睛。「不，親愛的密斯特，我們要走遠路上這學校去學習嗎！就在這裏學習，就在這草原裏，明白嗎？讓我們把西伯利亞暫時從地圖裏劃去吧。昨天沙斯卡(Сашка)——我的第二號——對我說：『等我們走到烏拉爾(Урал)，在那裏山裏面，我們就快要對付得過德國人了。』我對他說：『你這癩蝦蟆，再對我說一次烏拉爾——我就不憐惜子彈，拿下我的攻坦克槍，直射你的蠢腦瓜，把腦瓜從肩膀上削下來！』他後退：說是開玩笑的。我回答說，我也是開玩笑的，難道好用攻坦克子彈射擊這種傻瓜嗎，並且還是用這樣好的攻坦克槍？高興的談話就到這裏結束了。」

洛巴興爬行地向水移得近些，用柔順的穀粒似的沙子長久地擦着發硬的脚底，然後轉過臉去對着尼古拉。

「柯里亞，我想起死去的政治指導員魯查亦夫(Рузаев)的話；這話好像是一位有名的將軍說的：『假使每一個紅軍戰士殺死一個德國兵，那末戰爭早就結束了。』那就是說，我們把他們，這些混蛋，殺得太少了，是不是？」

尼古拉厭煩這談話，他有氣無力地回答道：

「太幼稚的數學……假使每一位我們將軍贏得一次戰役，那末戰爭就要結束得更快了。」

洛巴興不再擦腳，哄然大笑起來。

「將軍沒有我們怎麼會贏得戰役呢，怪物？並且你試用像我的沙斯卡那樣的戰士贏得戰役看。他還沒有到頓河，就已經環顧烏拉爾了。將軍沒有軍隊，或是有不好的軍隊，據我看，就等於沒有陽物的新郎，我們沒有將軍，就像結婚沒有新郎。當然也有像沙斯卡那樣的將軍。德國人從國境綫上一開始就啄這個可憐蟲，直到現在還啄着。噯，他精疲力盡了，意氣銷沉了，已經不是想怎樣打德國人，而是想他自己怎樣再一次的不被德國人打。但是這樣的人是很少的，並且天氣也不是他們造成的。我們有這樣的情形：戰綫上一有什麼地方不穩固，就竊竊私語地罵將軍了：他們是這樣那樣，說他們不會打仗啦，一切的壞話都經過他們頭上湧來。假使公平地評判一下，那末並不總是他們的過錯，所以對於他們也應該罵得輕些，因為將軍——戰爭中是最不幸的人。噯，你盯着我看做什麼，像羊看新門一樣？確實是像我說的一樣。從前，由於愚蠢，我自己也羨慕過將軍的稱號。我想，『哎呀，生活有多乾淨啊！穿得多神氣，像隻野鷄似的，他用不着挖壕溝，不用肚子貼在污泥上爬……』但是後來想了一想，立刻看穿了。

「我那時還是一個射手，不是攻坦克員，有一次全連人被喚起去進攻，不知為什麼我有些緩慢，說良心話——砲火很猛，不願意離開土地，——分隊長跑來，用七星槍威脅着，叫道：『爬起來！……』並且是大聲地向我喊，明白嗎，我們便一同去進攻了，事後我想道：『噯，不錯，我是普通兵，因為自己的不對受到一次高喝；我只是對我一個人負責，師團指揮員却要對幾千人負責，假使他有什麼不對，他要受多少高喝啊？至於軍團司令呢？』我開始暗自計算，我甚至被這數學嚇得怕起來了。不，我心想，請原諒！我寧可做普通兵。

「你想像一下這幅情景看，尼古拉。將軍和他的參謀長通宵地坐着，準備進攻，不吃不睡，老是想着一件事情；由於沉重的思想，眼睛下面掛起袋來，由於各種方案，腦袋要裂開來；他什麼都應該預先料到，預先猜到……於是他把各團推去進攻了，然而進攻却嘩地一聲失敗了。為什麼？那還有什麼為什麼！比方說，他本來是指望彼基卡·洛巴興，像指望親生的父親一樣的，可是彼基卡浮動一下，逃跑了，跟着他柯里卡·史特列里錯夫也跑，跟着史特列里錯夫又有諸如此類的這種傢伙。

跳舞會便給你拆台了！那些已經戰死的人，當然對於將軍沒有什麼僥望，那些逃走之後安然休息的人，把將軍罵得沒有容身之地！他們所以罵，因為他們滿心以為，似乎一位將軍對於大家都要負責，他們却絲毫沒有關係。當然，每一個人也會依照規章罵自己，但是將軍却會因此輕鬆些嗎？他坐在他的土窖裏，雙手捧着頭，他的周圍是看不見的怒喝——千萬的怒喝！——像飛蛾一樣在燈的周圍撲擊着。這時又是電話鈴響。莫斯科有直達電話來找可憐的將軍說話。頭髮把將軍頭上的美麗的制帽掀起來，他拿起聽筒，心裏想道：『我不幸的媽媽呀！為什麼生我做將軍呢！』電話裏倒並不連娘帶媽罵他，莫斯科住着有禮貌的人，但是，我們假定，對他這樣說：『您這是怎麼啦，伊凡·伊凡諾維赤（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這樣無才地作戰？國家的公款為你化用，教育你，給你穿給你着，給你喝給你吃，你却攪出這樣的玩意來？襁褓的嬰孩把尿布弄髒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是襁褓嬰孩，你却不是嬰孩，弄髒的也不是尿布，而是進攻的戰事。您這是怎麼回事？煩勞您解釋解釋看。』是這樣安靜而有禮貌的聲音說的，然而將軍聽了這安靜的聲音却開始呼吸急促起來，背上的汗流成三條溝……

「不，柯里亞，隨你便，我却不願意做將軍！無論我怎樣愛名，我不願意，就是這樣！假使突然召我到克列姆里內城去，對我說：『洛巴興同志，你擔任某某師團的指揮吧，』那末我要從腳一直蒼白到頭，絕對拒絕。假使他們堅持的話，那末我便走出來，爬到克列姆里城牆上去，從城牆上往莫斯科河裏——這樣一來！」

洛巴興雙手舉在頭上，高高地一跳，像一塊石頭似的跌進綠色的，堅實的水裏。他在河當中又鑽了出來，作着響鼻子，粗野地轉着眼珠，叫道：

「快些來洗澡吧，否則我要淹死了！」

尼古拉連忙撲進水裏，哎喲一聲，剎時間被烤焦的周身感覺到刺骨的寒冷，遠遠地划着長臂，向洛巴興游去。

「你馬上給我鑽進水裏去，鬻脚魔鬼！」他微笑着說，已經預備抓洛巴興，但是洛巴興痙攣一下驚訝的醜臉，又鑽到水裏，剎時間閃一下淺黑的，發亮的屁股片，腿在水裏瘋狂地工作着。

洗澡使尼古拉清新了一下。頭痛和疲倦不見了，他用閃亮的眼睛，用另外一種目光看一下環繞着他的，洒着眩人眼目的中午太陽之光流的世界。

「多好呀！好似重新生到世上來了！」他對洛巴興說。

「洗過這樣澡之後，喝一杯酒，吃點家常菜湯就好了，可是這個被上帝詛咒的李西成果又是煮的麥飯，讓飯給壓死他……！」洛巴興激怒地說，用一隻腳笨拙地一跳，竭力用另一隻腳伸到張開着的褲腳管裏去。

「我們不好去問什麼老太婆要些菜湯吃吃嗎？」

「不方便。」

「你以為，不會給嗎？」

「也許，會給，但是總有些不方便。」

「噢，鬼蛋，假使沒有廚房呢？那有什麼不方便，我們去吧！在自己本州裏會連菜湯都要不到嗎？」

「我們又不是流浪者又不是叫化子，」尼古拉不決斷地說。

兩個熟識的紅軍戰士從水堤那面走出來。其中一個是高身材，瘦子，眼睛是稚氣地無色的，嘴是很小的，——手裏領着一個潮溼的小包裹，另一個走在後面，一面走一面扣着軍服的領子。他那像淹死者似的發青的臉，怕寒地痙攣着，發黑的嘴直顫抖。紅軍戰士們和洛巴興平行的時候，洛巴興貪慾地伸起頸子，問道：

「你們包裹裏是什麼，鷹？」

「小蟹，」長子不願意地回答道。

「哦！你們在那裏弄到的？」

「水堤旁邊。那裏是泉水還是什麼？水涼得簡直可怕！」

「我跟你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呢！」洛巴興懊惱地叫了一聲，注視一眼尼古拉，很事務地問長子道：「捉到多少？」

「百來隻，但是牠們並不大。」

「反正兩個人吃嫌多，」洛巴興斷然地說。「也收我們入夥吧。我去負責弄罐子和鹽來，讓我們一同去燒，行嗎？」

「你們自己去捉吧。」

「你說那裏話，親愛的！我們現在怎麼還來得及？請客吧，別吝刻

了，等我們一佔領柏林（ Берлин ），我就請你喝啤酒，老老實實的交坦克員的話！」

長子把小嘴唇作成小管子，開玩笑地打哨說：

「看這安慰！」

看來，洛巴興很要嘗一嘗紅燒蟹的味道。他想了一會，說道：

「不過，現在也可以，一杯伏德卡酒我立時找得到，我是留着受了傷喝的，不過現在爲了蟹只得喝掉了。」

「去吧！」長子簡短地說，高興地把眼睛一白。



洛巴興確信地，似在自己家裏一樣，把歪斜的柵門打開，走進院子，院子裏不可通行地蔓長着雜草和荊棘。半破壞的庭院建築，掛在活索上的破門，腐爛的台階——一切都說明屋子裏沒有男人。「主人一定上前綫去了，那末，事情成了，」洛巴興斷定。

在靠近堆雜物的小屋旁邊，一個小小的，樣子生氣的，穿着穿舊了的藍裙子和繡衫子的老婦在擺着牛糞^{①②}。她聽見柵門的哐呀聲，艱難地直起腰來，把多皺的，棕色的手掌按在眼睛上，默默地看着陌生的紅軍戰士。洛巴興走近，恭敬地致候，問道：

「怎樣，老媽媽，我們能不能跟你借個罐子要點鹽？捉到蟹了，我們要煮。」

老婦眉頭皺起來，用粗暴的，力量有如男子的聲音說道：

「你們要鹽嗎？這種骯髒的牛糞我都捨不得給你們，更不要說鹽了！」

洛巴興突然翻翻眼睛，問道：

「爲什麼對我們這樣無情呢？」

「你不知道爲什麼嗎？」老婦嚴厲地問道：「你無恥的眼睛！往那裏走？要趕到頓河那邊去嗎？誰替你們打仗呢？也許你們要命令我們老太婆拿起槍來保衛你們不受德國人的進攻吧？軍隊經過這村子已經走了三天三夜，看你們看够了！你們把人民拋棄給誰？你們這些該咒詛的人沒有羞慚，也沒有良心！讓敵人走到我們這種地方，什麼時候有過這種

①② 晒乾了做燃料用。

事情？養下來就沒見過，我在世上活了這麼久了，也不記得！早上已經聽見，太陽落山的那方面有砲聲。你們要鹽嗎？給你們在來世鹹鹹嗎，別鹹過頭吧！不給！滾開！」

被羞恥，難堪和憎惡得紫紅的洛巴興聽了老婦憤慨的話，不知所措地說道：

「老媽媽，你可真狠心呀！」

「你不值得對你和善。是不是因為你狡猾得會捉蟹，所以我要待你好嗎？還給你身上掛着獎章呢，恐怕是爲了蟹吧？」

「你別動我的獎章，老媽媽，這不關你的事。」

已經俯身在那裏弄散開的牛糞的老婦，又伸直了腰，他那雙深陷的黑眼睛年輕而兇惡地鼓起來。

「我的小鷹呀，什麼事情都關我的事。我彎腰曲背地喘不過氣來地做工做到這把年紀，所有的捐稅都付清了，並且幫助當局，並不是爲了讓你們現在像受洗者似的逃走，把什麼都留下來破壞。你的空虛的腦袋明白這一點嗎？」

洛巴興哼了起來，皺着額骨，好似由於牙痛。

「這一切不用你說我也知道，老媽媽！可是你徒然這樣判斷……」

「我會怎樣判斷就怎樣判斷……你的年紀沒有資格來教我。」

「大概你沒有什麼人在軍隊裏吧，否則你不會這樣判斷了。」

「我怎麼沒有？你去問問鄰居看，他們會告訴你。我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婿在前綫，第四個，最小的一個兒子在西伐斯托波爾城(Севастополь)打死了，明白嗎？你是外人，不是自己人，所以我跟你和和氣氣地談話，要是兒子們現在來——我就連畜牲棚都不放進去了。並且用棍子在額上祝福，說爲娘的話：『既然打仗——該死的，就應該好好地打，別隨身把敵人帶着走遍全國，別在人前辱沒自己的老娘！』」

洛巴興用手帕拭去額上的汗，說道：

「噯，那有什麼辦法呢……對不住，老媽媽，我們的事情是緊急的，我要上別家院子裏去弄罐子了。」他告別，在荆棘中開闢出來的一條小路上走着，懊惱地想道：「是鬼把我引到這裏來的！說了話，好像喝了蜜糖……」

「喂，戰士，等一會！」

洛巴興回頭一看。老婦跟着他走來。她默默地走到屋子跟前，緩緩地昇登吱吱的梯級，過一會把罐子和放在木刻小盆裏的鹽拿出來。

「等會把傢伙還來，」她仍舊是嚴厲地說。

永久是機靈和放得開的洛巴興含糊地喃喃道：

「那有什麼呢，我們並不是驕矜的人……可以拿……，老媽媽！」不知爲什麼突然低低地鞠一個躬。

這身材短小的，倦怠的，被勞動和年齡折彎了腰的老婦，帶着這樣嚴峻的偉大的氣概在他旁邊走過，洛巴興覺得，似乎她的身材幾乎要比他高大兩倍，她看他是從上到下，蔑視地和可憐地……

尼古拉和兩個紅軍戰士在院子附近等候洛巴興。他們坐在籬笆下面的蔭涼中，抽着煙。在打成包裹的濕漉漉的襯衫裏蟹在悉悉索索地蠕動着。高長的紅軍戰士看看太陽，說道：

「我們的攻坦克員爲什麼長久不出來，看來，罐子借不到。我們要來不及煮蟹了。」

「來得及的，」另一個說道。「蘇姆斯柯夫上尉剛和營委員去給高射砲員打電話。」

後來他們談起今年各處各地的麥子都很好，大鏟刀很難割這樣稠密和輪倒的小麥，今年婦女們很不容易對付收割的事情，假使退却不停止的話，德國人還得到許多好處。他們又思慮地，精細地談到農務上的事情，正像農民們平常在節日坐在土堡上所做的那樣，傾聽着他們粗魯聲音的尼古拉想：「這些人昨天還參加戰鬥，似乎戰爭今天已經對於他們不存在了。稍爲休息了一會，洗了一個澡，已經談起收穫來了，士維亞根切夫弄曳引機，洛巴興去奔走煮蟹吃……一切對於他們都清楚，很簡單。關於退却，也像關於死亡一樣，幾乎不提到。戰爭有些像昇登陡峭的山嶺，勝利是在山頂之上，並不空談什麼路上難免的困難，也不狡黠取巧，大家進行着。他們私人的經歷放在次要地位，主要是衝到山頂上去，無論如何衝上去！滑下，跌下，仍舊爬起來，往上爬。有什麼惡魔能阻止他們呢？指甲脫落，鮮血流出，但反正一樣，攀登還要攀登。即使用兩手兩腳爬，但是也要爬到！」

尼古拉想到那些和他有戰鬥友誼的人們便覺得溫暖和高興。但是不久他的思想被洛巴興打斷了。他汗淋淋的，緋紅的，急急促促的步子走來，吐着氣，說道：

「啊，好熱！簡直是地獄裏烤的。」並且探詢地向尼古拉看了一眼，企圖根據臉色斷定——他是否聽到他和老婦人的談話？

「關於菜湯沒有打聽嗎？」尼古拉問。

「還要什麼菜湯，假使我們要燒蟹吃！」——洛巴興激怒地說。

「你爲什麼在那裏待得這麼久？」

洛巴興狡猾地翻一下眼睛，回答道：

「遇到了這樣一個快樂的，愛說話的老太婆，怎麼也走不開。她什麼都發生興趣；我們是誰，是從那裏來的，往那裏去……簡直是魅力，不是老太婆！她的兒子也在軍隊裏，噯，他看呆了軍人，當然像溶化似的了，想招待了，請吃酸奶酪了……」

「你拒絕了嗎？」尼古拉驚慌地問。

洛巴興用逼人的眼色打量他。

「我是什麼——是流浪漢還是什麼叫化子，把可憐老太婆的最後一點酸奶酪都吞下去嗎？」

「不該拒絕的，」尼古拉悲哀地說。「吃酸奶酪可以付她錢。」

洛巴興看着旁邊，說道：

「我不知道你是這樣一個愛好酸奶酪的人，否則，我自然拿下了。但是，這是可以改正的事情：罐子我不拿去還了，把這好運氣從我手裏拿去吧，你送去，正巧可以要酸奶酪吃。老太婆是這樣和善，連一個戈貝（Копейка）都不會要你的。你別想給她錢，否則要得罪了她的。她對我這樣說：『我對於退却的戰士們是這樣可憐，可憐到這樣地步，甚至準備把一切都獻給他們！』噯，去吧，否則我們的蟹要死去見鬼了！」

★

尼古拉吃完了飯，洗了鍋，乾搯了搯小鍋子。洛巴興並不吃他的一份口糧。他蹲在篝火旁邊，用棍子在桶裏撥着，懷着渴望看着那些把不動的腳伸出被蒸氣籠罩着的水外的蟹。篝火旁邊發着燒香菜的香氣，洛

巴興時時嗅嗅鼻子，美味地咂咂嘴，說道：

「噯，簡直完全像花園街（Садовая）^{①②}『國營旅行社』^{③④}的旅館；香菜味，鮮蟹味……要是拿半打冰凍『三山』啤酒到這裏來就好了，別的什麼也不要。噢，同志們，抓住我！聞了這樣的香氣，我會倒在火裏燒死的！」

醫藥救護營的車子，中間有着間隔地，沿着小街向東開去。最後一輛是美國做篷車，很新，含混地射着綠顏色，但是有許多地方已經被子彈穿了洞，被彈片打了傷痕。車上坐着輕傷的兵，倚着車舷，被昏暗的，晒黑的臉所襯托着的新紮的綑帶，白得耀眼。

「也該用塊防水布蓋着車子呀，」尼古拉惱怒地說。「這樣熱，還要烤焦了呢！」

長個子的紅軍戰士目送着傷兵，嘆口氣。

「白天載着他們去找什麼森林的精怪？原野是光光的，飛機飛來，那就要弄得一團糟了。他們沒有腦經！」

「也許他們是有必要才移動的，」另一個反對道。「看，不知爲什麼工兵也不再敲鎚子了，只有我們在乘風涼。」

尼古拉傾聽：村子裏聳立着不吉的安靜，只聽見遠去了的汽車聲和雉鳩無憂無慮的啼聲。不久從西方傳來熟悉的，呻吟似的砲轟聲。

「蟹向我們笑了！」洛巴興聲音裏帶着絕望的說，並且刁攢地，曠工式地大罵起來。

蟹真沒有能夠責好。過了幾分鐘警報發出，號召全團人。蘇姆斯柯夫上尉掃視一遍排好隊的紅軍戰鬥員，稍微抬一下受傷的頭，激動地說：

「同志們！奉到命令——守住村子後面的公路交叉點的高地。守住高地，一直等援軍開到。任務明白嗎？最近幾天我們損失很多，但是却保持了團旗，應該也保持團的光榮。我們要堅持到最後一個人！」

①② 環繞莫斯科的圓形街道，街心植樹，像花園。

③④ 原文爲 Интурист，字面上是 Иностранный турист（外國旅行者）的縮寫，其實是 Бюр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туристов（國際旅行局）的節略。

團從村子裏出發。土維亞根切夫用肘子觸一下尼古拉，高興地閃着眼睛，說道：

「拿着旗子去作戰，這是合適的，拿着旗子退却——簡直天曉得！這幾天它是這樣給我眼睛裏長出老繭來，甚至我不祇一次地想：『就把它交給彼基卡·李西成果吧，讓他偷偷隨身帶在廚房裏，否則我們是用背和旗子走向敵人。』爲自己，爲這旗子，甚至於在人面前有些狼狽……」他稍爲沉默了一會，問道：「你預料怎樣，我們抵得住嗎？」

尼古拉聳聳肩，迴避地回答道：

「應該抵得住。」自己私自想道：「這就是戰爭的羅曼諦克！一團人只剩下了些角和腳，保全的只有旗子，幾架機關槍，攻坦克槍和廚房，現在要去做遮彈障……無論是大砲，無論是迫擊砲，無論是電信都沒有。奇怪，上尉是接到誰的命令？軍銜高一級的鄰居嗎？他那呢，這鄰居？假使坦克進攻的時候，即使就讓高射砲手援助援助我們也好，可是他們大概已經調到頓河那裏去掩護渡口了。說實在的，他們爲什麼要盤踞在這村子裏呢？大家都趕到頓河去，草原上徘徊着沒有拘束的部隊，一定連戰綫司令自己都不知道形勢，也沒有強有力的手把這一切弄成井井有序……每在退却的時候總會造成這種鬼樣子！」

一瞬間尼古拉會惶然地想：「假使包圍，大批坦克車衝過來，在這種混亂中援兵來不及趕到，可怎麼辦呢？」

但是以前所吃敗仗的悲哀是這樣有力，甚至於這破滅的悲哀都沒有在他的意識裏引起恐懼，對於一切，意識地揮一揮手，他懷着快樂的恨惡想道：「唉，去他們的鬼罷？快點到終局吧！假使我們來得及掘壕的話——今天我們可要跟弗里茨①●翻本了！噢，翻本！只要子彈够就好了。團裏留下的人是老練的，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並且上尉也很好，——我們能够守得住的！」

風磨旁邊有一個赤腳的，白頭的七歲孩子在牧着鴨子。他向大路跑近一些，停下來，緋紅的嘴唇微動着，驚奇地細看着走過去的紅軍戰士。尼古拉凝視地看了看他，不可思議地大張眼睛；像到什麼程度啊！和他大兒子一樣的，分佈得很開的藍眼睛，同樣野麻似的頭髮……在面孔

①●指德兵，本是德人普通的名字。

的綫條上，在整個小小的，堅實的小輪廓上也有難於捉摸的相像。他，他的小小的，無限親愛的尼古林卡（Николенька）。史特列里錯夫現在什麼地方？還要看一眼像他兒子像得這樣驚人的那男孩，但尼古拉忍住了：在戰鬥之前他不需要使心發軟的回憶。他不是像小說裏所慣常描寫的那樣，在最後一分鐘想起和想念他孤苦的孩子和他們不良的母親，而是要在把德兵踢開無名高地之後。現在，自動槍員尼古拉。史特列里錯夫需要更緊地咬緊嘴唇，竭力去想想什麼別的事情，這樣要好些……

激動了一會的尼古拉走着，用並不看着什麼的眼睛向前直視着，縝密地竭力在記憶裏重想起在他的存物囊裏還贖下多少子彈，但是後來還是受不住試煉，回顧一下：那孩子看縱隊走完了，還是站在道旁，看到紅軍的背影，胆怯地，告別地揮着高舉在頭上的，晒黑的小手。又像早晨一樣，尼古拉的心突然痛楚地緊縮起來了，騷動的，沸燙的圓球滑進喉嚨裏去……



高地上面被太陽晒乾的未開墾的泥土堅硬得像火石似的。鏟子費很大的勁才鑿進去幾公分。鑿出細小的微微的碎塊，在鑿進的地方留下光澤閃亮的痕跡。

戰士們以戰戰兢兢的緊急性挖掘着。不久飛過去一架德國偵察機。它在地面上打一個圓圈，並沒有下降地發了兩排短促的機槍，飛到東方去。「現在快要來客了，」紅軍戰士們說。

尼古拉挖了一個深度及膝的坑，伸直腰，換口氣。士維亞根切夫在不遠的地方挖着。軍服在他的背上變得膩滑和暗黑了，臉上滾着珠子似的汗。

「這不是土地，這是給人民的毀傷！」他說，狂暴地呼吸着，用袖子拭揩高低不平的臉。「它得用炸藥炸破，不是用鏟子挖掘。謝謝德國人沒有壓迫，否則在砲火之下躺着，這樣的土地一下子是挖不進的。」

尼古拉傾聽遠處低沉下去的砲聲，休息了一會，然後又重新拿起鏟子。

刺激性的塵灰鑽進眼睛和鼻子，心沉重地叩打着，呼吸困難。他挖了一個深得幾乎齊腰的坑，他突然覺得，要是不休息一下便不能把所挖

的泥土從坑底裏拋出來了，他憤怒地吐掉結晶在牙齒上的砂子，坐到坑邊上。

「怎樣，是很好進賬的工作吧？」士維亞根切夫問。

「十分。」

「米柯拉，你看，戰爭就是戰爭！你用鋤子把這土挖了多少——簡直驚人！我計算起來，我在前綫一個人所挖的泥並不比一季中輪子曳引機所挖的少。我們的工作不能用任何勞動日來計算！」

「喂，別談話了！」中尉戈洛斯慶柯夫（Голощеков）嚴厲地喊叫道，士維亞根切夫用他所沒有的靈活鑽進壕溝。

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壕溝挖得有全個人深了。尼古拉拔了一大抱的暗藍色的小棵苦艾，仔細地掩護好自己的窩巢，在前壁上所挖的壁龕裏放下自動槍彈盤和手榴彈，解開的存物囊放在腳下，那裏，在兵士平凡的財產旁邊散亂地放好彈筒，然後才注意地向四面看了一下。

高地的西坡傾斜地向峽谷下降，峽谷裏長着稀疏的年輕的小橡樹。斜坡上有些地方顯出野棘和山櫨的綠綠的叢林。兩個深谷，高地自兩面隆起，藉峽谷會合，尼古拉寬心地想道，坦克不會從側面過來。

炎熱還沒有平息。太陽還是一樣無情地灼着土地。被晒的苦艾的苦味喚起不自覺的悲哀。尼古拉疲倦地把背靠倒在坑壁上，看着那褐色的，焚燒過的，滿佈着土撥鼠舊穴之小丘的草原，看着那在山頂上斜削過去的鷺鳥和像鷺鳥同樣白毛的草原兀鷹。在苦艾莖幹之間的空白中看見不能透視的稠密的藍天，在遠處的高地上，在煙霧中隱隱地顯露着幼林的輪廓，這裏看起來是綠色的，似乎是罩在大地上的氣氛。

乾渴苦惱着尼古拉，但是他剛從水壺裏喝了一口，根據經驗，便知道每滴水在戰鬥時多麼寶貴。他看了看錶。是四點缺一刻。在沉悶的等候中又過去半小時。尼古拉貪慾地抽完第二支烟捲，當聽到遠處摩托聲時。摩托聲長大和擴大起來，聲音愈來愈清晰，愈可怕，這滾動着的，低低地掛在地面上的雷聲。在沿着峽谷蜿蜒着的村道，灰色的塵灰像婦人服裝上的長曳裾似的伸展開來。坦克來了。尼古拉把它們數了一下是十四輛。它們隱在峽谷裏，散佈開來，佔據進攻以前的出發姿勢。摩托的吼聲沒有低下。現在村路上又迅速地推進載着步兵的汽車。最後一輛

爬過並且隱在峽谷斜坡後面的是傍地的，裝甲的汽油車。

於是那在戰鬥之前的短短的，在內心引起極大緊張的幾分鐘來到了，這時心總頻頻地，空洞地跳躍，每一個戰士，不論他周圍有多少同伴，一剎時會感到孤獨的冰涼，尖利的，割心的悲痛。這感覺和產生這感覺的來源，尼古拉是熟悉的；有一次他和洛巴興談起這件事，洛巴興懷着不是他所特有的嚴肅性說：「我們打雖然在一塊打，但是死却是分開死，我們每一個人的死神都是自己的，像用鉛筆寫着姓名縮寫字母的存物袋一樣……以後，柯里亞，和死神會面——是重要的玩意。這會見是否舉行，心反正是一樣跳的，像愛人的心一樣，甚至即使當着別人的面，你自己也覺得，似乎光天化日的世界上只有你們兩個人；你和她……每一個人——活着，你還要什麼？」

尼古拉知道，只要戰事一開始，便有另一種感覺來代替這感覺了：短促的，突發的事情也許並不是永久服從於常識的……他斷續地呼了一口氣，開始注意地凝視分隔峽谷和高地斜坡的細長的綠色帶子，那裏，在這條帶子的那面，摩托還震耳地，平均地吼鳴着。尼古拉緊張得眼睛流出眼淚來，他那龐大的，現在已經完全不屬於他的身軀，開始做了幾個細小的，不必要的動作；不知爲什麼用手去摸摸放在壁龕裏的子彈盤，似乎這些沉重的，被太陽晒熱的子彈盤會逃到什麼地方去，然後他又整整軍服的摺皺，仍舊一眼不停地看着峽谷，稍爲移動一下自動槍，當胸牆上撒下乾燥的泥塊時，——用靴子頭去把它們觸觸和踹踹，把苦艾枝撥開些，雖然視線本來就充分好，聳聳肩……這是情不自禁的動作，尼古拉沒有注意到它們。被視察所吞吃的他，凝視地，目不轉睛地看着西方，並不回答士維亞根切夫的低低的呼喚。

峽谷裏摩托咆哮起來，坦克車顯現出來。步兵躡在它們後面，並不彎腰地，直着身子行進。

「該死的下流到這個地步！好像閱兵似的行進……好，我們馬上就來歡迎！可惜就是沒有大砲，否則便依照全部規矩來校閱你們的兵了，」尼古拉想，懷着沉重的，抓緊呼吸的憎恨注視着被距離所縮小的敵人的身形。

坦克走的的速度並不很快，不和步兵脫離，謹慎地開過土撥鼠穴的小

早，用機槍的射擊探索可疑的地方。尼古拉看見，長在前面二百公尺地方的山塘小林像被風吹了似的倒下，被子彈所削着的葉子和枝桠從樹上撒落下來。

坦克一面走着，一面也開起砲來。砲彈沒有飛到高地便落下，大部分在叢林的附近，後來爆炸的黑色噴泉混雜起來，向壕溝推進，尼古拉把胸脯緊貼在坑壁上，準備在任何一秒鐘倏然變身。

當坦克車開過一大半距離，達到叢林的時候，速度提高了，尼古拉聽見拖長的命令聲。攻坦克槍手和機關槍手幾乎是同時開槍，自動槍喋喋不休的顫抖聲交織進特別乾燥和迸裂的步槍聲。

德國步兵有一些時候落在坦克後面，但負着損失，仍舊向前推進，然後躺下，把火力緊貼着地面。

攻坦克手的射擊頻繁起來了。第一輛坦克沒有開到野棘林那裏便停下了，第二輛發出火來，轉過身去，啄木鳥似的黑色的，稍為有些搖曳的烟之火把，向天空伸起。側面又有兩輛坦克燃燒起來。戰士們加強火力，向企圖爬起的步兵，向隙縫，向那些從被焚坦克艙房爬出來的坦克車手射擊。

第五輛坦克開近防綫一百二十公尺，因為掩護中央的攻坦克員波爾守赫（Борзых）的攻坦克槍沉默了，但是上等兵柯赤德戈夫（Кочетыгов）已經迎面向坦克爬去了。小身材的敏捷的柯赤德戈夫在土撥鼠穴洞的灰色小阜之間迅速地爬進，只有一條輕輕搖曳的苦艾稍微顯著地顯示出他的行動。

尼古拉看見，柯赤德戈夫怎樣倏然起立，把手向旁一揮便立刻倒下，迎着齒輪軋軋作響的鋼鐵大物，攻坦克手溜彈描出很彎的弧形飛去。

坦克的左面升起一根被歪斜的蒼白的火燄所截開的闊大的泥柱，坦克像一隻不知有多大的鳥突然張開黑色的翅膀，痙攣顫抖着，用一隻齒輪轉過身去，凝止下來，把繪着十字的側舷倒在火上。

在這以前沉默幾分鐘的攻坦克員波爾守赫的槍又說起話來了，猛射被擊傷的，無助地側倒的車子。第一下射擊之後，就從坦克的隙縫裏透出烟來。坦克上的機槍吐出連綿不斷的一長列的子彈，之後又沉默了。坦克車手已經不願意或是不能夠離開車子；過了幾分鐘，裏面的彈藥爆

炸了，衝出的烟稠密而有泡沫地一團團地從打穿的洞和無聲的車塔裏迸出來。

被機關槍火所壓下的敵人的步兵幾次企圖爬起，然後又躺下。最後，步兵爬起，用短促的躍進迫近，但是這時坦克俄然轉動，往後走，把六輛快要燒盡和打傷的車子遺下。

不知從什麼地方，好像是從地下，尼古拉聽到士維亞根切夫震響的，狂歡的聲音：

「米柯拉！我們把他們洗掉了，嘿……！他們想猛然強行佔領，我們却把他們掃了！我們把他們洗得好堅實啊！讓他們再來，我們再把他們洗一下！」

尼古拉裝滿了空盤，喝了一些水壺裏怪熱的水，看了一看錶。他覺得，戰鬥只進行了幾分鐘，事實上，從開始進攻以來，已經過半小時，太陽顯然已經西斜，它的光芒已經開始失去原來兇惡的灼熱。

尼古拉又喝了一口水，遺憾地把水壺從乾焦的嘴唇上拿下來，從壕溝裏小心地往外看。火燒的鐵和汽油的難聞氣息夾雜着被焚之草的辛辣的，多灰的氣味，打進他的鼻管，在最近一輛坦克的旁邊，草在燒着，苦艾在上面拂過細小的，在日光中幾乎看不見的火舌，一動也不動的坦克的燒焦的，發黑的骨骸，冒出烟來，靠近土撥鼠穴洞的地方好似丘陵更多起來了，不過現在它們並不都是同一的灰色，其中有許多，從這裏，從這高地上，看起來似乎是比較平的，青灰色的，尼古拉看了看，他明白了，這是戰死德人的屍體，並且心裏惋惜，這種灰綠色的小丘並不像他所要的那樣多……

峽谷的機槍噠噠地響着。尼古拉把頭藏在胸牆後面，休息着，把流着汗的背靠在坑壁上，開始向上看起來。只有在那裏，在這冷酷的，對於一切都漠然的藍天上什麼都沒有變化：草原的小鷺還是高高地輕快地盤旋，不時撲動一下從下面照亮的闊大的翅膀，紫色襯底的白雲，像貝殼並且滴下柔和的真珠，依舊停滯在天心，好像一些也不動，雲雀們的簡單的，但是無訛地找到通心之路的顫音仍舊從什麼高處嘹亮着，只是遠處高地上的烟霧看起來稍微有些透明了，上面所裝飾着的幼林現在也不覺得是無可捉摸的似乎是大地上的氣氛了，變得比較藍些，並且看上

去是可以捉摸的並有粗粗的密度了……

尼古拉等候德軍的第二次進攻開始，當坦克和自動槍兵採取包抄行動的時候，但是德國人，看來，急於要衝到公路的交叉點，衝到位在高地後面的坦道上去；坦克和伴同着坦克的步兵，也像第一次一樣，以莽撞的頑強沿着散佈着屍體的山坡迎頭開來。

脫離坦克火力掩護的步兵，又重新躺倒在光裸的斜坡上，向前猛衝的坦克又用全速率向防綫急進。其中右側的兩輛這次得以到達壕溝。它們兩輛都被手彈溜炸壞，但是一架來得及撫平幾個破洞，已經在燃燒着，但還企圖向前推進，唯一保全的齒輪無力而憤怒地響動着，車塔迴轉着開火，在它烤紅的鋼甲上已經急速地滑動着藍黃色的螢火。車舷上烏黑色的油漆熱得剝落着，捲成管子。

斜陽的光芒戳進鋼盔下面，很難看出和瞄準奔跑的，有時被太陽遮住的人形。尼古拉短促地射擊着，為經濟子彈起見，有把握時才放射，但是被太陽所眩昏的眼睛終於是疲倦了，第二次進攻被擊退時，他透了一口氣，愉快地閉上一忽眼睛。

「又把他們洗掉了，……」一個震耳的，這一次比較自制的士維亞根切夫的聲音在旁邊響起來。「你還活着嗎，米柯拉？活着嗎？那末，很好。我們的存貨是否够把他們洗光，這倒是很討厭的……你打他們，他們還是爬得來，像有害的小烏龜吃麵包……」

他還說了些含糊和不明白的話，但是尼古拉已經不聽他說了，——不知在什麼地方飛着的德國飛機低低的，斷續的，低音的嗚嗚聲把他所有的注意都吸引去了。

「這可糟了……」他心裏想，用眼睛仔細地搜尋着天空，心裏暗自咒罵阻礙觀察的太陽。

十二架蓉克式飛機在高地的西北面飛着，看來是飛向頓河。最初尼古拉看明飛行的方向之後，斷定飛機是飛去炸渡口。他甚至於輕鬆地透了一口氣，一閃地想道：「過去了！」但是幾乎立刻他看見有四架飛機離開隊形，轉身向高地直飛過來。

尼古拉往溝裏降得深些，預備射擊，但是統共只來得及向他猛進地和斜削地落下的飛機放出一排槍。狂吼的摩托叫聲又加上短短的，逐漸

提高的炸彈哨叫聲。

尼古拉沒有聽見震撼土地的，坍塌的爆炸聲，沒有看見重重地在他身旁豎起的大批泥土。堅而緊的熱氣之浪在把前胸牆的沙土推倒在壕溝裏，並且有力地推倒尼古拉的頭。他的鋼盔的後部撞在坑壁上，致使下巴下面的皮帶都繃斷，失去知覺，他成爲半窒息和聾聵的了……

尼古拉醒來的時候，飛機把兩面的貨載拋下，早已飛走了，德國步兵，算起來，已經開始第三次進攻了，幾乎已經迫近防綫準備作斷然的躍進了。

尼古拉周圍進行着激烈的戰鬥。全團中寥寥可數的幾個戰士用最後的氣力支持着；他們的火力削弱了——力能防衛的人剩下很少了；左翼已經把手榴彈都用出來了；還活着的人已經預備用最後的刺刀戰來迎擊敵人了。被泥土半掩埋着的尼古拉，還像沙袋似的躺在壕底裏，痙攣地抽噎着，吸進空氣，每一呼氣，面頰碰到倒在壕溝裏的泥……他的鼻子裏流出血來，癢癢的，熱蒸蒸的。血大概已經流了很久，因爲已經來得及像肉瘤似的凝結在鬚髯上，並黏住嘴唇，尼古拉把手在臉上摸了一摸。舉起身來。猛然襲來的惡心又把他捺下。後來這也過去了。尼古拉抬起身來，用糊糊的眼向四周看了一看，一切明白了——德國人已經很近。

他用軟弱的手良久地，久得痛苦地裝上新的彈盤，長久地舉起身來，企圖用膝頭支撐着。他的頭旋轉，胃中翻轉食物的酸氣產生噁心的新的發作。但是他把噁心，把頭眩，把可惡的，使全身不由自主的軟弱都克服了。他開始射擊，對於他周圍所發生的一切都不聞不問，漠然不視，只被兩個最有力的願望支配着活動：生和打倒底！

對於他一分鐘像一小時似的過去着。他沒有看見，從南面，在峽谷那面有三輛『KB』[⊕][⊗] 伴同摩托射擊旅的步兵撲向德國汽車，也沒有立刻達到他昏沉的知覺——像鎖鏈似的躺在離他壕溝一百多米地方的德兵爲什麼突然把火力削弱，開始急急地往後爬，然後又立起，狼狽地逃竄，但並不是往回逃，逃回峽谷，而是往西北，往深谷裏逃。

他們在山坡上歪斜地滑下去，像被大風吹下和驅散的灰黃樹葉，其

⊕ ⊗ 蘇聯一種大型坦克車。

中有許多正像樹葉似的掉下，和草混在一塊，已經不再爬起……

只是在士維亞根切夫，中尉戈洛斯慶柯夫和還有幾個戰士——他們由於兇狠和凱旋的歡欣，臉色都蒼白了——在尼古拉身旁跑過去的時候，他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的喉嚨裏沙啞地閣閣着，他也像在他身旁跑過去的紅軍戰士那樣，不知喊了些什麼，但他並不聽到自己的聲音，他也要像從前那樣，跳出去，和同志們並肩奔跑，但是他的手在沒有效果的企圖中放下了，年老無力地，可憐地滑下去了，在壕溝的粗沿上亂攀着。他不能從壕溝裏爬出去……尼古拉把胸靠在破毀的胸牆上，呻吟着，後來由於憤怒和懊喪自己的無力，以及由於——事情成了！——高地守住了，援軍及時地趕到了，可咒咀的，可恨的敵人逃走了三次——由於這歡喜而哭起來了！……

他沒有看見，士維亞根切夫和其餘的人怎樣在深谷那裏追上敵人開始用刺刀工作；他沒有看見，遠落在向前猛進的紅軍戰士後面的，因為一隻受傷的腳而沉重地巔踉着的軍曹劉勃成果走着，一手拿着沒有展開的旗子，一手握緊着夾在脅下向前支着的自動槍；也沒有看見中尉蘇姆斯柯夫怎樣從被砲彈打破的壕溝裏爬出來，……上尉用左手支撐着，從高地往下爬，跟隨着自己的戰士們；齊肩被彈片打斷的他的右手，由那被血所濕透的軍裝破布片牽連着，沉重而可怕地拖在他身後；上尉有時候靠左肩躺下來，然後再爬。在他石灰似的白臉上一絲血色都沒有，但是他還是向前移動，仰起頭來，用孩子似的細而斷續的小聲音喊道：

「鷹！我的親愛的，向前！……給他們拚命！」

這事尼古拉一些也沒有看見，沒有聽見。在軟和黃昏的天際，剛剛點起第一顆，戰巍巍地閃爍的小星，而對於他黑夜已經來到了——解厄的和長久的無知無覺。

(林 陵譯)

附註：本文僅為蕭氏新著「他們為祖國而戰」長篇小說中的章節。

西 蒙 諾 夫
(К. СИМОНОВ)



第 三 個 副 官 (ТРЕТИЙ АД'ЮТАНТ)

委員認為勇士被打死的機會比懦夫少些。這是他堅固不移的信念。他愛反復說着這一信念，而每當人家同他爭辯的時候，他就要發怒。

在師裏，人家敬愛他但是又懼怕他。他有一種使人們對於戰爭習慣的獨特方法。他是在行走的當中來認識人。把他帶到師部裏，帶到團裏，一步也不放鬆地同他整天在他這一天中所應到的各處地方去走着。

如果要去進攻，他就帶着這個人和自己一起去進攻，並且是和他並肩走着。

如果一個人考驗合格了，那麼晚上委員便要和他再認識一次。

「貴姓啊？」突然他用他斷續的聲音問道。

驚訝的指揮員便重又報出了自己的姓。

「我姓柯爾涅夫（Корнев），」那時委員就伸了手，說道。「柯爾涅夫。我們一起行走，一起俯臥，現在我們要認識了。」

在到師裏來後第一個星期中，他就有兩個副官被打死了。

第一個胆怯，在困難的時分跑出了塹壕，要想往後爬。他被機關槍射死了。

晚上，委員回轉參謀部的時候，冷漠地走過已死副官的身旁，甚至頭也不向他那面回一回。

第二個副官是在進攻時受了穿胸的彈傷。晚秋的太陽割裂着眼睛。

天氣很冷而且是難以忍受的乾燥。他貼背躺在轟毀了的塹壕裏，大口地吞吸着空氣，討水喝。這時沒有水。前面，在胸牆的後面躺着一具德國人的屍體。在其中一具屍體的旁邊擡着一隻水壺。

委員拿出了望遠鏡，並且望了好久，彷彿竭力要辨別它是空的還是滿盛着水的。

接着他困難地把自己的肥胖而不年青的身體翻過了胸牆，就以他往常的，不慌不忙的步伐在田野上走去。

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德國人竟沒有射擊。他們祇在那時，當他到達水壺，提起它，搖動了一下，挾在腋下，轉過身來的時候才開始射擊。

他們是向他的背後射擊。一顆子彈射中了水壺。他用手指堵住了裂洞，繼續向前走，現在他把水壺捧在伸出的雙手裏。

他跳進了塹壕，小心不使水流出地把水壺遞給一個戰鬥員。

『喝吧！』

『可是突然到達的時候，它却是空的呢……』有一個人很感興趣地問道。

『我便回來再派你去找另一壺裝滿水的！』委員憤懣地用目光打量了一下問話的人，說道。

他常常做一些一般說來不是一個師委員所必須做的事情。但是他記起這一點的時候總是祇在已經做了之後。那時他就對自己，並且也對那些向他提醒他舉動的人發怒。

現在也是這個樣子。他拿來水壺之後，却已經不再走向副官了，並且似乎他在致力觀察戰場，把他完全忘懷了。

過了十五分鐘，他突然喚營指揮員道：

『喂，已經送到醫藥營去了嗎？』

『不能夠，委員同志，要等到天黑。』

『到天黑他要死了。』於是委員別轉了身，認爲談話已經結束。

過了五分鐘，兩個紅軍戰士在彈雨下俯着身子，把副官不動的身軀沿着丘陵起伏的田野向後抬去。

也許，這是鹵莽的，但是當營指揮員問：『誰願意抬？』——那些看見委員如何的走去拿水壺的人都應道：『我！』他們不能不這樣說，

看見了而不說。

可是委員祇是冷冷地望着，他們怎樣走着。對自己，對別人的危險他是同樣衡量。人們死去——戰爭就是爲了這個。但是勇敢的人死的機會要少些。

紅軍戰士走得很勇敢，不倒下也不忘記他們是抬着一個受傷的人，正因爲這一點，他所以相信他們是能達到目的地的。

夜裏，在到參謀部的途中，委員瀕到醫藥營去。

『喂，怎麼樣，他好點了嗎，醫好了吧？』他帶着自己往常的匆忙語調問外科醫生道。按他的性格來說，他是以爲在戰爭中一切都可以而且應當同樣迅速地去做的：發出報告，前去進攻，醫治受傷的人。

所以當外科醫生回答他說，他的副官已因流血過多而死了的時候，他吃驚地抬起了眼睛。

『你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嗎？』他抓住了外科醫生的佩劍的腰帶並拉到自己身前，低聲說道。『人家在砲火下面把他抬了兩維爾斯達(Вёрста)●，目的是要使他活過來，可是你却說——死了。那末他們抬他幹什麼？』

除了這以外，對於在砲火下面去取水的人他却不作一聲。他的所以不作一聲倒並不是因爲謙遜，而是他已經來得及忘掉了這件事。

外科醫生聳了聳肩。

『其次，』察覺了這個動作，委員又補充說道，『他本是一個勇敢的小夥子，他應當活過來的。是的，是的，應當的！』他惱怒地重複着說。『你工作得不好。』

於是他並不告別，就走向汽車。汽車照燈的藍色光點沿着杉柏的黑色樹幹滑流過去。汽車向左彎轉，跟着便消失了。

外科醫生目送着他。自然，委員是錯誤的。邏輯地討論起來，也許甚至他現在是瞎說。可是在他的話語中，在惱怒而悲痛的聲調中依然有一種這樣有力的，有信念的東西，以致外科醫生一剎時覺得——真的，勇敢的人是不應當死的，如果他們仍舊是死的話，那這是因爲他工作得不好的緣故。

● 維爾斯達，即俄里，等於1.067公里。

『胡說！』他出聲說道，要想脫離這一怪異的想頭。但是想頭並未離去。他覺得他看見那兩個紅軍戰士如何的在那無邊無際的，丘陵起伏的田野上抬着一個受傷的人。

『米海伊爾·勒伏維奇(Михаил Львович)，』他好像說什麼早已決定的東西似的突然對那走到台階上去抽煙的助手說道。『明天早晨要把兩個有醫師的包紮所再向前前移一些……』

委員好容易才在快黎明的時候到達參謀部。窗外下着夾有冰雹的細雨。秋天的惡劣氣候開始了。委員的心境不佳，把人喚到跟前的時候，今天是特別忽忽地用短促的，大部分是憤憤的囑咐打發他們走。然而他並不是單純的這樣做，這裏面有他的策略和計巧的。委員喜歡人家生氣地離開他。他認為一個人是什麼都能做的。所以當罵一個人的時候，他從來不因為他不能做而罵，而總是祇因為那個人能够做但却沒有做而罵。可是如果一個人已經做了很多，那末他也要譴責他為什麼不再多做些。當人們有一點兒冒火的時候，他們最好是這樣想——這是他的深信。他又喜歡說到半個字的地方截斷談話，這樣可使人明白主要的，而其餘的就叫他們自己去猜想好了。正由於此，他才達到了這一點，就是在師中總感覺到他的存在。他不能夠老是和每個人在一起。但是如果和一個人待了一分鐘，他就要盡力做到使那個人在下一次見面之前會對什麼事情想上一想。

早晨，昨天的死傷報告遞給他。在讀它的時候，他記起了那個外科醫生。自然，對這年老的，有經驗的外科醫生說他工作得不好，從他那一方面說來是不聰明的，可是不要緊，不要緊，讓他去想吧，也許生氣了會想出什麼好一點的東西來。他對於已說的並不後悔。最哀痛的是副官死了。可是他也並不容許自己長久地憶念這一件事。不然，在這幾個月的戰爭中，太多的東西要去記憶了。他在以後會記起這件事情的，在戰爭以後，當突然的死亡成爲不幸或偶然的的時候。可是現在——死亡永遠是突然的。別種的死亡現在簡直沒有，現在是應當對這種事情習慣的時候。而他，却一定是因爲——不管這些理由——他依然那麼的鬱鬱不歡，所以特別沒趣地去告訴參謀長，說他的副官被打死了，要找一個新的。

第三位副官是一個頭髮光亮，眼睛淺藍的年輕小夥子，他剛從學校裏出來，並且是初次到前綫。

在認識的第一天，他就得和委員一起前進，沿着那凍結的，秋天的田野到營裏去，在這田野上常常飛舞着迫擊砲彈，但是他仍一步都不落在委員的後面。他和委員並排地直向前走，因為照他的理解說來這就是做副官的責任，並且也還因為他覺得這一個不慌不忙地跨步的，高大的，肥胖的人是堅不可損的緣故。好像，如果一直和他並排的走，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似的。

當迫擊砲彈開始特別頻繁地轟擊而且已經明白，德國人正是找他們射擊的時候，委員和副官才偶爾作臥倒。

但是他們往往還沒有來得及躺下，近處爆發的火煙還沒有來得及消散，委員已經站起來又向前走了。

『前進，前進，』他憤憤地說着，『這裏我們是沒有什麼可等的。』

但差不多就在塹壕的旁邊，他們却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一顆迫擊砲彈在前面爆炸開來，另一顆則在後面爆炸。

委員站了起來，一面抖掉身上的泥土。

『你瞧，』他邊走邊指着後面的砲洞說道。『要是我和你胆怯而等候，那末砲彈會正巧打中我們的。永遠應當快些朝前跑——那就無論怎樣也不會被射中了。』

『啊，可是我們如果再走得快些，那就……』副官沒有說完就對那會在他們面前的砲洞點點頭。

『沒有這樣的事情，』委員說道。『他們向這裏轟擊我們——這就不能命中。可是如果我們已經在那邊，那末他們就會向那邊轟射了，結果仍是不能命中。』

副官不禁微笑了；委員，自然，是說笑話！但是驀地他見到委員的臉孔却是完全正經的。他是完全確信地說的。於是突然之間，對這個人的信仰——在戰爭中瞬息之間在我們心裏升起的，突然一留而永留下來的信仰——抓住了副官。最後的一百步路他是完全挨緊地和委員並排走的，肘碰肘地走的，現在他澈底知道：無論是誰，祇要是和他並排走，都不會被打死的。

這樣就舉行了他們第一次的相識。

一個月過去了。南方的道路一會兒結凍，一會兒又變成泥濘不堪，不能通行。在葡萄園裏，未採下的葡萄已經變了顏色而且腐爛了。空曠的田野掘滿塹壕。

有一種謠傳，說在後方的什麼地方已準備好反攻的軍隊，可是直到目前為止，稀疏了的師團仍在進行着防衛性的血戰。

是一個漆黑的秋夜。委員坐在土堡裏，把自己的一雙潮濕的，濺滿污泥的靴子擺在火爐上，靠近着火。

師團指揮員在今天早晨沉重地，顯然是致命地受了傷。參謀長把包紮着黑布片的傷手放在桌上，輕輕地用手指彈着桌面。他已能够做這樁事情使他很高興，手指重又開始聽他的話了。

『唔，很好，你這頑固的家伙。』顯然，他是在繼續那被打斷的談話。『唔，讓霍洛吉林（Холодилин）被打死吧，因為他懼怕，但是將軍過去不是一個勇敢的人嗎，你的意見怎樣？』

『不是「過去」，而現在也是的。他會活的。』委員說道，同時，按着他那不變的習慣扭轉了身，認為這裏已再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但是參謀長拉了拉他的衣袖，並且說得極低極低，使第三者不能聽到他憂鬱的字句：

『好，他會活的。可是米龍諾夫（Миронов）沒有活轉來，薩伏特奇柯夫（Заводчиков）沒有活轉來，加夫里連柯（Гавриленко）也沒有活轉來。他們已經死了，可是他們過去却是勇敢的人啊。這同你的理論如何呢？』

『我沒有什麼理論，』委員粗暴地說道。『我祇知道在同一的場合裏，勇敢的人死的機會要比胆怯的人少些。可是那些過去很勇敢但依然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離開你舌頭的緣故，那是因為：當一個懦弱的人死了，那末早在埋葬以前，人家就忘掉他了，可是當一個勇敢的人死了，那麼人家就記着他，說着他並寫着他。我們祇記得勇士的名字。這就是我全部的話了。可是如果你依然要叫這是我的理論，那麼也隨你的便。一個幫助人們不害怕的理論是一個好理論。而其餘的都是庸劣的理論。順便說一句的，就是它也幫助我，使我不害怕，』突然委員微笑了起來。

「真的，可不是，我們說知心話，不管你怎樣，我和你有時也會覺得可怕的。」

土堡中走進了副官。他的臉在這一個月內變得黧黑了，眼睛也顯出困倦的樣子。但在其餘的部分，他仍舊是一個小孩子，像委員在第一天看見他的時候一模一樣。用後跟輕敲了一下，他就報告說，在他剛從那裏回來的半島上一切都很好。祇是連指揮員波里亞柯夫（Поляков）中尉受了傷。

「誰代替他？」委員問道。

「第三分隊的伐西里亦夫（Васильев）少尉。」

「那末誰在第三分隊？」

「一個軍曹。」

委員沉思了一會。

「你凍得很厲害嗎？」他問副官道。

「說真話——很厲害。」

「喝一點吧，」委員從壺中倒出了半杯伏特加，於是少尉就並不脫下披肩，祇急急地把它向兩面一掠，一飲而盡。

「現在回去吧，」委員說道。「我有些擔心，明白嗎？你應當在那邊，在半島上做我的耳目。去吧！」

副官出去了。他用一個還想在暖處再多留一會兒的人的特別遲緩的動作扣上了披肩的搭鉤。但是，在一扣上了之後，他就不再慢騰騰了。他低偻下身子，不使碰到門頂上的橫木，就消失在黑暗之中。門碰上了。

「很好的一個年輕人，」委員在目送他出去後，說道。「我就信任這種人，他們是不會出什麼岔子的。我相信他們是完美無瑕的，同時他們也相信我。而這就是最緊要的。對嗎，上校？」

參謀長用手指慢慢地彈着桌面。作為一個勇敢的人，他不喜歡把任何理論來支持不論是自己的或是別人的勇敢。但是現在他覺得委員是對的。

「不錯，」他說道。「而且從總的方面看來，我是不相信有誰會死的。我始終以為，在什麼地方存在着另外一個人，他填補了死者的崗位

，並且不會比他差，就因為這，我才相信我們要勝利的，因為既然真是這樣，那末就不會不是這樣了。」

火爐裏畢畢剝剝地燃燒着木片。委員睡着了，臉倒在十里圖●上並且在它上面把雙手張得那麼開，彷彿他要奪回全部廣大的，在它上面畫了黑綫的，被敵人污漬的土地。

早晨，委員親自到半島上去。他是乘了一隻破舊的小船渡過江口到那邊的。北風吹刮着，灰白色的水沫淙淙地拍着船底。過了一會兒，他就已不愛去記起這船底了。夜裏，德國人突然在半島上登陸，在慘烈的戰鬥中殲滅了先頭的第三分隊全隊，一個人都不剩。

委員在這一天中得做他——一個師委員——在本質上完全沒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早晨，他召集了手邊所有的人員，三次領導他們去進攻。蓋着初霜的，悉索發聲的沙灘佈滿了砲洞並注滿了血。德國人被擊斃或是被俘虜了。企圖掙扎逃回對岸的敵人則在泅水的時候淹死了。

委員把一支已經用不着的，裝着塗滿血污的刺刀的步槍交給別人之後，就開始巡視這半島。關於夜間在這裏所發生的事情祇有死者才能告訴他。死者也是能說話的。在德國人的屍首堆裏也躺有打死了的第三分隊的紅軍戰士。他們中間一部分是躺在塹壕裏，被刺刀戳過，在僵硬的手中都還緊握着已損壞了的步槍。另一部分則是那些未曾堅持並且胆怯畏縮的人，他們在結凍的冬之草原的開闊田野上倒臥着。他們曾逃走過，但是這裏，子彈仍追上了他們。他們躺着，是撲倒的，又開了雙手，臉向着東方，背朝着敵人。委員緩緩地繞着沉寂的戰場巡走，一面查察着死者的姿勢，查察着他們凝結了的臉孔。對於他，甚至在死了以後，這些人仍然是分做懦夫與勇士的。在死者的姿勢上，他猜測到那個人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裏是怎樣地處理着自己的。並且即使是死也不能使他和死了的懦夫妥協。甚至在死了之後，他仍不能寬恕胆怯。如果可能的話，他也許要把勇士和懦夫各自分開來埋葬的。讓他們在死了之後，像活的時候一樣各自分開吧。

他緊張地辨別着臉孔，搜尋着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不能逃走而且

● 十里圖即以十里作為一寸比例的軍事詳圖，有五里圖，有二十里圖等。

也不能被俘，他一定是在這裏什麼地方的死者中間。

終於，在遠離塹壕的後面，在人們曾經搏鬥過而且死亡過的地方，委員找到了他。副官仰臥着，把一隻手不自然地屈在背後，而伸出另一隻死命握着七響手槍的手。在胸口，在軍服上，則凝結着血。

委員在他旁邊站了好久，之後，叫來了一個從前是指揮員官階的人，命令他把軍服掀起並看看是什麼樣子的傷，子彈的傷呢還是刺刀的傷。

他要想親自看一看，但是他的右手，那在進攻時被幾片手榴彈的彈片所打傷的右手却祇能貼着身體無力地下垂着。他激動地望着自己的，直裂到肩頭的軍服，望着滿是血污的，匆促地包紮起來的繃帶。創傷和疼痛所使他惱怒的倒並沒有那一事實所使他惱怒的來得厲害，這事實就是他竟也受了傷，他，一個在師裏認為是不能損傷的人，他，一個人家相信了他的不可摧性就能更輕快，更無畏地去作戰的人。傷口是不適當的，應當快些醫好它並且忘掉它。

指揮員在向副官蹲下之後，就翻起了軍服，並解開了襯衣。

「刺刀的傷，」他向委員抬起了頭，說道，接着重又俯在副官身上。俯着好久好久，整整有一分鐘的時候伏在那不動的身體上。

當他站起來的時候，他的臉是受驚的。

「還在呼吸。」他說道。

「在呼吸？」委員絲毫不露出他的興奮。他還不知道，應當不應當為這個尚活着的人而興奮。他躺在這裏，遠遠的在塹壕的後面，他一定是逃跑的。可是不至於的，不可能的。他很少看錯人的。

「來兩個人，到這裏來！」他突然尖聲地命令道。「用手抬，快些抬到裏傷處去。也許，他會活轉來。」

接着他別轉了身，繼續沿着田野向前走去。

「能不能活過來？」這個問題在他心中和另一個問題——「他在戰鬥中是怎樣處理自己的，為什麼他是在所有的人的後面，在田野上？」——纏夾起來了。隨即兩個問題不由己地結成了一個：如果一切都很好，如果他是勇敢地處理自己，那末就是說他要活過來，一定要活過來的。

所以大概是由於這個緣故，當再過了一個月之後，蒼白而瘦削的，但仍是那樣的頭髮光亮，眼睛淺藍，並且仍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副官從醫院裏出來到師團指揮處的時候，委員一句話也沒有問他，祇默默地伸過那健康的左手去握他。

『我那時就這樣地不能到達第三分隊，』在最初幾句問候話之後，副官就這樣說道，『我在渡口就射擊，還剩下一百步路，當……』

『我知道，』委員截斷他說，『我全都知道，不用解釋。我知道你是個好漢，我很快活你能活過來。』

他羨慕地望了望那受致命傷之後過了一個月便重又活過來而且恢復健康的孩子，跟着，對自己的，仍是包紮着的手點了點頭，憂鬱地說道：

『可是我和上校已經不是那樣年紀了。傷口已經是第二個月了。而他的則已第三個月了。這樣，我們是合用兩隻手來指揮師的。他用右手，我用左手。雖然這樣，可是人家說，結果也還不錯呢……』

(李司特譯)



詩歌

古 歌 夫
(Виктор Гусев)



我們風暴的報信者

(ВЕСТНИК НАШЕЙ БУРИ)

深夜陰沉昏暗，在小小的
茅屋裏，
我們圍着一張舊桌環坐。
談話中斷了，每個人都想着
自己的心事，黑夜驚悸地度過。
燈光朦朧搖曳，一個戰士
在屋角讀書，冒着砲聲嚶嚶。
我走到他跟前，他沒有發見。
我從背後把書看了一眼。
是高爾基。

坦克駕駛員在讀

人們走向太陽，怎樣前進，
唐柯●怎樣在森林裏面尋路
他又怎樣把心獻給人民。
他的心像火把在黑夜燒亮，
照耀道路，號召去進軍和鬥爭。
在這一剎那一塊盲目的鐵片
在小屋上面飛過，嗚嗚地有聲。
無論地雷號叫和鉛彈呼嘯，
他行軍戰鬥時早已聽慣。
他還是讀着那神奇的少年，
讀唐柯，好像讀自己一般。
那一夜我們什麼都沒有說。
還用說什麼，心心既相近！
戰士們用外套在地上鋪床。
暗中閃着烟斗上的火星。
一早起身。

不見坦克駕駛員。

天還沒有亮他便冒雪冒寒走了，
他上前綫了，並把唐柯的那本書，
高爾基的神話也帶去作戰了。
德國人扯碎和焚燒這些書。
人呀，要忘記自由的歌唱。
凡是永世派定做奴隸的人，

他要讀什麼光明和太陽。

幻想被禁止了，

血腥的和殘暴的

敵人要把一切都毀掉和

燒光，

但普希金的詩句，

詩句高爾基的

我們冒着戰火帶在身上。

不，我們的城市不會變成拷問室，

我人民為作戰已經奮起，

為那謝夫成果●曾經歌唱過

高爾基會懷念過的土地。

為了他所愛的：

為俄羅斯的平原，

為伊爾明的碧湖●，伏爾加●的歌

為烏克蘭草原，靜靜的頓河●，

我們進行着決死的戰鬥。

當偵察兵開進黑暗的時候，

聯想起勇士作戰的氣概。

我們要把對於俄羅斯的愛，

和對人類的愛聯合起來。

高爾基的光榮成為我們的光榮，

多麼高興；他在

我們中間活過，

走過我們村莊，
也渡過我們的河，
和列寧史大林交過朋友。
戰鬥轟響，
坦克駕駛員在那？
戰爭把你拋到什麼地方？
也許你已戰死了，唐柯的那本書，
朋友，也被你的鮮血沾上！
不，我相信：
你豎起眉毛，疾進
將穿過正在融解的春雪，
疾進作戰，
像風暴的報信者，——
那風暴把敵人蕩盡滅絕。
(岑 譯)

- 高爾基早期小說「老婦伊什爾其里」(“Старуха Изергиль”)裏，老婦講到一個勇敢的少年唐柯(Данко)領導人們通過森林尋找太陽和光明，因森林稠密，又兼雷雨襲來，非常黑暗，衆人怪唐柯領導得不好，並要殺死他，他便挖出心來，高舉過頭，像火把似的照耀陰鬱的森林。
- 謝夫成果(Шевченко)是烏克蘭的大詩人和作家，請參見「蘇聯文藝」第一期。
- 伊爾明湖(Ильмень)在列寧格勒之南。
- 伏爾加河(Волга)是蘇聯的最大河流之一。
- 頓河(Дон)是蘇聯最大河流之一，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就是指這河。

強 布 爾
(Д. Джамбул)



國防人民委員長 頌

(ПЕСНЯ О НАРКОМЕ
ОБОРОН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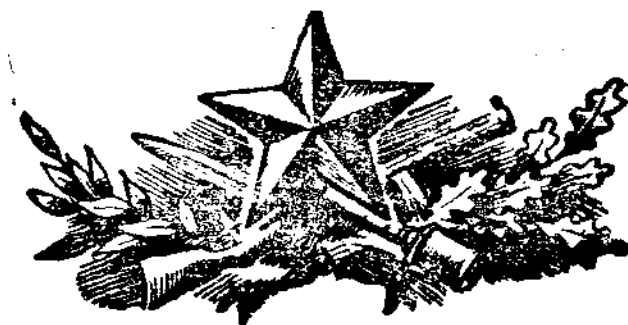
史大林率領老鷹似的大軍，
敏銳的鷹眼遠矚着全世界。
他戰鬥的呼聲閃電般熾烈，
像鉛雨般使敵人害怕驚駭。

我們供應前綫的英勇將士——
讓他們雪崩似衝向法西斯，
使敵人在史大林面前發抖。
我們要快快痛擊敵人致死。

怒火在哥薩克人心中焚燃，
它也充滿着我呼籲的歌聲，
我們對祖國什麼也不吝惜，
我們要全國一致殲滅敵人。

烏鴉的嗜血的嘴喙向我們，
鷹飛起把它嚇得倉惶逃遁，
史大林是我們勝利的太陽，
他領我們去作可怖的戰爭。

(祝 平譯)



蘇 爾 柯 夫
(Алексей Сурков)



穿外套的姑娘 (ДЕВУШКА В ШИНЕЛИ)

可記得狂暴的風雪夜，
可記得那小舍在村邊。
你像進熟悉親人的家，
到掩蔽處來見偵察兵。
你確信地，隨便地跨進
前綫兵士友誼的環境。
姑娘穿外套不合身子，
你這親愛的戰鬥同志。

風雪把我們馱在白翅上
沿着雪野帶我們前闖。
在決死者和勇士前面跑
你拿手榴彈衝向敵壘。

你那年輕果敢的聲浪
在墳場的菩提下震響。
姑娘穿外套不合身子，
你這親愛的戰鬥同志。

你挺起肩膀，向前奔走，
就像一個勇士去戰鬥。
敵人的子彈那裏有胆
對你的青春加以害殘。
莫斯科附近雪白城郊
將把我們步武長記牢，
姑娘穿外套不合身子，
你這親愛的戰鬥同志。

(嚴 洪譯)





馬雅柯夫斯基誕生五十年紀念 В. В. Малковский

馬氏生於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九日，

今年爲其五十生誕紀念。



阿達麗絲
(А. Адалис)

現代最優秀的詩人 (ЛУЧШИЙ ПОЭТ НАСТОЯЩЕГО)

我們時代最優秀，最有才華的詩人對於我們年輕的知識份子，對於社會主義的年輕文學的影響是沿着別種路綫進行，別種形式表現的，和個別的大匠或是文派的形式上的文學影響是不同的。這種影響的本質說，它並不在於產生摹仿者而在於產生繼承者。因此，有些人就以爲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並沒有遺下他的流派了。

然而，有些人的不理解他的巨大作用還有另一個原因。這一原因仍和一二十年前的一樣。馬雅柯夫斯基『路綫』的存在對於那些不同意它的，亦即不同意他對詩人，藝人，畫家的作用與使命，權利與義務觀點的人是難於接受的。馬雅柯夫斯基一生的基本題材，他的詩篇和他生活的基本內容——就是述說藝術創作者在世界上和社會裏的作用的題材。關於詩人的需要，關於作爲一個生活的積極創造者的詩人的新氣質的問題乃是馬雅柯夫斯基很多作品的核心，他的生活鬥爭的核心。

如果他詩的『路綫』祇帶有純粹形式上的，純粹文體上的性質，那

末從最初的時候起，無論是友無論是敵對於它的態度就要平靜些了。但是問題就在這裏，它的本質並不在於文體的手法上，——本質是在於詩人自身的世界觀和行爲上。

在人類意識的比較早期的童年的梯級上，在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上，關於詩人在社會中的作用問題雖不是『宿命的』，但因此却大多是比較單純地，原始地決定的。集社會活動家，護民官，哲學家，自然研究者，甚至於科學家於一身的詩人在古代是自然的現象。社會發展的過程改變了這一情況。封建主義把詩人貶黜到宮廷詩人的地位。資產階級社會則低貶了他，污辱了他，把他引進創作良心的無數次墮落和沒有出路的悲劇。新的世界，在質上是新的社會關係的世界向藝術工作的人交還了他的前進的，重大個性的公民權利，但是並不在古代童年時代的天真性上，而是在將來共產主義的成熟性上交還他的。馬雅柯夫斯基就是在那被資產階級世界所降低了的詩人的整個大悲觀主義中，但也在未來時代的詩人的整個樂觀主義中起來站在新時代的界綫上的。

馬雅柯夫斯基是詩文中的革命家，布爾雪維克和戰士。這一點決定了我們對他的態度以及別種思想體系的人們對他的態度。這是很有意味的，就是當那些自認爲是形式的改革家的文學家們——表現主義者，藝術至上主義者，寫象主義者和其他——不「承認」也不「瞭解」改革家的馬雅柯夫斯基時，樸實的至高無上的大師，偉大的高爾基却承認他而且也瞭解他了。

在我們的時日，偶然也還有人發出這種論調，說馬雅柯夫斯基彷彿是不易被瞭解的，說馬雅柯夫斯基並沒創立流派。本質上這是不準確的。

問題甚至不在這裏，就是我們的詩，也像馬雅柯夫斯基的詩一樣，是沿着公民文化，高度社會性的路綫進行的：這是時代的事業，歷史的規定。

但是這裏，我們祇說到比較簡單，比較顯而易見的事情：說到符拉其米爾·馬雅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替我們文化的發展，替偉大的文化革命貢獻了一些什麼東西的事情。

祇有那些用比較狹隘的文學圈子來測量生活的人才能察覺不到馬雅柯夫斯基影響的力量。他們沒有「見到象」；那些以前稱爲省而現在已

永遠停止其爲省的無限空間是從他們的視野中溜過去了；新的工業中心，新的和復興的城市——從馬格尼特加（Магнитка）到太平洋，從茂爾曼斯克（Мурманск）到巴庫（Баку）……——的讀者從他們的視野中溜過去了。

意識中的深刻的進步也在各民族共和國的文學家中間產生了對馬雅柯夫斯基的認識。馬雅柯夫斯基和革命，馬雅柯夫斯基和新的風尚，馬雅柯夫斯基和宗教古物的殘渣鬥爭，馬雅柯夫斯基和語言上，文字上的革命變化，馬雅柯夫斯基和工業化——所有這些都像一個統一的，整個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一樣滲進了各兄弟共和國裏的大多數青年作家的意識裏。

我們的評論界幾乎沒有涉及這一最有趣的並且極重要的現象。除了民族歌人，詩人以外（按照他們對詩人的作用和使命的觀點看來，他們對馬雅柯夫斯基是有着血緣的關係，雖然這說起來有點似是而非的），在我們的兄弟共和國中幾乎沒有一個蘇維埃詩人，他不是這樣或那樣地受到馬雅柯夫斯基的影響的。

馬雅柯夫斯基的「新」不僅在他個人的創作方法裏，而且也在他活動的性格裏。

「馬雅柯夫斯基」這個字的註解比以前的——擬古主義，或是頹廢主義，或是象徵主義的意義上的「詩人」這個字的註解要廣大得多。「馬雅柯夫斯基」——這個字說起來是作爲「新型的詩人」看待的。和一個進步科學的人從「科學的僧侶」那種科學家那裏區別出來一樣，這個也需要從那對詩人的陳腐想像中區別出來。科學的僧侶，嫉妒地死守着科學的祕密，不應用到生活上去地空談理論，和人民的需要相離背，他不僅對我們已感陳舊，甚至他對於他所服務的科學本身也成爲有害的了。進步科學的人，關於這種人史大林同志曾說過——這在質上是新的，原則是新的類型。新類型的詩人和文學家本質上是和進步科學的這一種人有着血緣關係的。

社會生活的熱情，詩人廣大的社會興趣底熱情和真誠——這是在藝術中走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第一步：走向非粉飾的，但却是樂觀的現實主義。這就是從那些刻板套語中，從任何屍肉中獲得解放的現實基礎

• 語言的活潑有力和民主性並不是假大眾的通俗化：詩人應當領導聽衆，而不是取悅聽衆。對語言的效能，極度表現力和民主性的憧憬是馬雅柯夫斯基語彙的特徵，這比一切個人的，即使是他外形體裁上最寶貴的特點來也更爲重要。寶貴的個人特點是才能的不可再現的特質：要維妙維肖地摹仿它們是很困難的。因此馬雅柯夫斯基題材的效能和語彙的民主主義——在他最抒情的和最政論的詩篇中也是一樣——是一種推動，並不是爲了外形的模仿，而是爲了要跟我們時代最優秀，最才能的詩人相平衡。

並不是那要脫離現實主義世界觀的憧憬，而是那要把一切看到的和感到的東西用極度的真實和力量傳達出來的憧憬，迫使馬雅柯夫斯基去利用豐富的誇張法和隱喻法。馬雅柯夫斯基正就是現實主義的力行者，現實主義新道路的敷設者，對真正現實主義的一切困難作戰的狂暴戰士——他的巨大力量的祕密也就在這裏。

馬雅柯夫斯基的形象過去是，現在也仍是新藝術的活龍活現的化身。這藝術應該是怎樣的問題，他正是一個活的，確定的，聲音洪亮的答覆。

他毫不愛惜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創作精力，對於他，詩作幾乎就是肉體上可以感觸得到的勞動；他每一次的朗誦都是戰鬥，都是決鬥，都是向舊世界，俗物根性，小市民和無所事事者的挑戰。真誠地望着前面，他已經欣然的把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東西獻給社會了！我們應當還要跟這個我們時代最優秀，最才能的詩人學習而再學習，學習這個改革家的崇高的，樂業的勞動和這創作的大胆。

符拉其米爾·馬雅柯夫斯基——進步藝術的人。他是詩之語彙的唯物論者，辨證唯物論者。他能够在詩之語彙中把最深刻的抒情詩和最嚴峻的散文，把滔滔雄辯的報章政論和親切性，把諷刺和微笑，悲哀和最偉大的，對生活有確信的樂觀主義有機地聯結在一塊。他詩中的抽象註解也是活生生地震響，像熱情的流露一樣；粗糙的觀察形象也獲得概括的意義。他一生的理想，革命的理想賦予他以改革家的驚人力量：確定「替大家」作偉大工作的詩人的事業。確定世界積極改造者的詩人的人格。他是現代最優秀的詩人，在巨大程度上說他並是屬於將來的。

(水夫譯)

聶伊 斯 達 特
(Вл. Нейштадт)

詩 的 全 權 代 表

(ПОЛПРЕД СТИХА)

在二十世紀的分界線上，歐洲的詩曾陷入了絕境。資產階級的詩人
不明白這是從何發生的。他們以為，全部的問題祇是在形式的原因裏：
古典的形式已經陳腐了，應當把它們新穎一下。於是開始了形式的破壞
，出現了五花八門的新『流派』。但是過了幾十年，而絕境的出路還未
會發現。『破壞了韻律，我們却沒有創造出新的節奏』。——法國詩人
約翰·沙羅（Жан Сало）在一九二二年這樣訴苦道。這是無力的承認
，而並非原因的解釋。不消說，原因的根由在這裏，就是那被戰爭和革
命所暴露的資產階級現實從今以後祇好嘲諷自己，暴露自己，而不能在
詩上確定自己了。

不應當從資產階級的形式『革命家』那裏去期待詩的復興，而應當
從革命詩人那裏，首先就是要從那已經勝利了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
這一革命已原則地確定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國家裏的詩人那裏去期待
。這一點，那些癡癡地攀住已被註定了命運的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們是不
願意承認的，但是無產階級羣衆以及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命運和新生階級
的命運緊連在一起的人們却都明白地懂得了。

曙光從東方出現。
詩人張開懷抱
去把它迎接……

那時德國詩人約翰納斯·倍黑爾（Иоганнес Бехер）曾這樣寫過。

當封鎖被衝破了的時侯，當最初蘇維埃的，還是印在劣等紙張上的小冊子到達國外詩人的手中時，他們明白了，在他們面前已經展開了一個嶄新的，真正的詩的世界。

當上面提起過的那個約翰·沙羅把蘇維埃的詩和西歐的詩對比的時候，他不得不承認：『在我看來，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乃是最近十年中的頂峯』。下面他又說道：『在他最近的幾本書裏（從「神劇」〔“Мистерия”〕起），我被那構思的魄力和勾畫的完整所震撼了』。（「事物」〔“Вещь”〕第一期到第二期，一九二二年柏林出版）。

這一承認證明了那從馬雅柯夫斯基技巧上所得到的印象的力量，但是却沒有說到最最主要的東西——他創作裏政治性的抑揚語調。馬雅柯夫斯基不僅把新的形式而且也把新的內容放進了詩。也許，在西方，並不是任何人都能樂於察覺到這一內容的，但是不察覺也不可能——因為它已經顯現得太清楚了。

馬雅柯夫斯基本人就曾在一篇論文中卓越地着重指出在他創作裏的新形式與新內容的那一有機的混合。『我個人——他寫道，——按着兩種世態畫來檢查自己的詩作。如果所有的詩人都從棺柩裏站起來的話，那末他們一定要說：我們沒有這樣的詩，也不曉得，也不會寫。

• 如果那些前人——白黨和復古派——從棺柩裏站起來的話，那末他們一定要找到我的詩並且將因為全部有害於白黨的罪名而毀掉它們』。

馬雅柯夫斯基詩篇的這一全部對白黨的有害性很快地就被大家感覺到了。但是一部分人雖懷着最偉大的喜悅心來接受它，另一部分人——却是帶着切齒的聲音。當一九二三年馬雅柯夫斯基印了一本詩的小冊子『克爾崇』（“Керзон”）時，英國保守黨的報紙『每日晨報』（“Morning Post”）就向英國政府建議，要把蘇維埃詩人置之於法，爲了他對克爾崇的『誹謗』。

馬雅柯夫斯基詩篇的政治力量和它們的國際意義還有比這更好的證據嗎？英國的保守黨報紙非出於本心地促進了對蘇維埃詩人的創作的世界共鳴。

然而，即使沒有『每日晨報』的幫助，他的創作也會得到這共鳴的。馬雅柯夫斯基的詩被全世界的革命詩人支持着。它們逐漸屢屢被翻譯着。不錯，翻譯馬雅柯夫斯基的作品是非常困難的。不容易把他的字彙，形象，音韻重新活現出來，但是翻譯時的主要困難還在於他詩中的節奏（我要提起，就是馬雅柯夫斯基本人也認為節奏是『詩的基本力量，基本精力』）。爲了要捉摸到這一強力的新節奏，就應當聆聽詩人本人活的朗誦。馬雅柯夫斯基到國外的遊歷以及他在那邊的無數次登台朗誦無疑地能幫助國外的詩人去捉摸他詩的聲調。

柏林（Берлин），巴黎（Париж），布拉加（Прага），華沙（Варшава），里加（Рига），墨西哥（Мексика），紐約（Нью-Йорк），芝加哥（Чикаго）都聽到過馬雅柯夫斯基的聲音。他不但是以一個詩人的身份，而是以一個社會主義革命詩人的身份——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以『詩的全權代表』的身份跑到那邊去的。附在那些新節奏裏的字句喚起世界的革命改造。我們知道這一呼籲是如何的被歡迎。聽衆的掌聲猶如雷動。而所有的反動者則因怨恨和忿怒而咆哮起來。警察過着警戒的生活。『放逐他，放逐他！』——恐怖黨的報紙號叫着。但是：

……用詩來
 交好，
 我把思想
 輸進人們的頭腦，
 那些不怕放逐的思想——
 無論是流放它們
 或是驅逐它們都不可能。

這些思想難解難分地滲進了國外文學界的血和肉裏。馬雅柯夫斯基的詩現在已獲得西方和東方二十四個民族的瞭解。但是那邊，馬雅柯夫斯基的被開發還遠非完全。在二十四種文字上總共只有二百五十篇左右馬雅柯夫斯基個別作品的譯文。在全世界革命詩人的面前還有一個取得十月革命偉大歌人的出色詩歌遺產的巨大任務。

但是即使是那已經做了的一部分也已結出了自己的果實。對於世界

的革命詩文，馬雅柯夫斯基的偉大意義已經被瞭解了。一九三三年一個法國詩人曾經寫道：「馬雅柯夫斯基在那最偉大的社會革命——他會獻出他的天才去服務這一革命——時代達到了詩文的最高峯。對於所有那些處在蘇聯國境以外，但却把自己問詢的目光移在共產主義革命身上的詩人，馬雅柯夫斯基是一個榜樣，他的意義與力量是無論什麼都不能與之比擬的。所以不是無根據的，國外的詩人期待着馬雅柯夫斯基，要他……指示他們一條既做革命家，又仍舊做詩人的道路」。

作為一個對革命詩人是偉大的榜樣的馬雅柯夫斯基的意義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國外的詩人以爲：把筆獻出爲革命服務之後，他們會因此犧牲了自己的才能，因爲，他們說，革命要求詩人作日常的工作和「瑣碎的題材」，而且迫使他們忘掉高深的技巧。可是馬雅柯夫斯基用他每一行詩指出：對於一個真正的詩人是沒有什麼大題材與小題材之分的。存在的只是現實的和不現實的題材。真的，誰都不能像他那樣熟練地合乎詩地「提出」任何題材，把它抬到原則上的高度，這樣翻轉它，使它閃爍着自己固有的一面。甚至是布爾喬亞的報紙「紐約先驅論壇報」（“New-York Herald Tribune”）也不能不注意到馬雅柯夫斯基作品中這一出色的特點：「他的力量在這裏，——該報寫道，——就是他替自己的詩採取動人的，切合實際的題材，而且能够賦與它們一種共通的意義。他的天才是無疑義的」。

在這意義上說，馬雅柯夫斯基關於外國的詩對於國外詩人是特別重要的。馬雅柯夫斯基的方法，給資產階級的現實作一補充，對於那些和這現實作鬥爭的人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確證。

已譯成很多種文字的馬雅柯夫斯基論到詩以及論到他作詩方法的意見在西方起了巨大的印象。例如，那在克拉斯那雅·普列斯尼亞（Красная Пресня）少共大廳演講的速記稿（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特別是那篇「怎樣做詩」（“Как делать стихи”）的文章。一九三九年法國「人道報」（“Humanite”）寫道：「啓開了自己詩的實驗室，馬雅柯夫斯基向年輕的法國詩人指出說，美麗的詩不僅是從美麗的情感中產生：它還需要孜孜不倦的勞動，用字的巨大工作；需要對語言的特性，對節奏和音韻的意義作經年的思考，以產生出烈焰一般的詩

篇。但是技巧上的嚴峻課程馬雅柯夫斯基是把它和一個基本的要求——把自己技巧上的探索從屬於那個反映革命目的的觀念構想——連接在一起的。在馬雅柯夫斯基的詩和意見裏奠基於祇有社會主義才能充分啓發人類美質的堅強信仰。』『人道報』又着重指出道：『這就是爲什麼年輕的法蘭西詩歌會在馬雅柯夫斯基的遺訓裏找到那能幫助它復興的東西的緣故。』

這裏指出了馬雅柯夫斯基創作的巨大國際意義。關於這一意義，英國詩人傑克·林賽（Джек Линдсей）也會在一九三八年說過：『他和荷馬（Гомер），莎士比亞（Шекспир），哥德（Гете）……並立齊名的。他的創作乃是詩史中的轉捩點，整個偉大時代的不朽反映』。以下，在確定馬雅柯夫斯基的詩文爲『是和現代世界全部靈智內容配合的人民藝術』時，林賽論到了蘇維埃詩人的高深技巧，並且他獲得了一個在原則上極重要的結論，說他創作中的新形式與新內容是不可割裂的：『馬雅柯夫斯基在詩的技巧方面的成就，——他寫道，——照氣派和可能性說是很巨大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他所創始的活的新形式和那新基礎——接近羣衆分割開來，因爲他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他形式的。他的偉大也就建基在這裏……』

接近羣衆——國外很多的革命詩人都憧憬着要做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還找不到準確的道路。馬雅柯夫斯基給他們指示出這道路。比方，美國馬雅柯夫斯基的翻譯家阿西陀·斯納特（Айсидор Шнейдер）就很明白地承認這一點，他寫道：『大多數詩人都是用自己的一種特殊語言來和羣衆講話的；這種語言往往祇有接近詩人的一圈子人才能懂得，或是做出懂得樣子。甚至英美最有天賦的詩人也還不能解決這一矛盾。一定要來一個偉大的詩人去衝破這些迷霧的帷幕，敲碎那頹廢派傳統的外殼。而研究馬雅柯夫斯基的生活和作品對於這個詩人是有幫助的』。

對這一點幾乎是不可能懷疑的。難道不是馬雅柯夫斯基幫助德國最大的詩人倍黑爾從表現主義迷霧的束縛掙脫出來嗎？難道不是在馬雅柯夫斯基的影響下，倍黑爾才開始放棄他繁瑣的章法，放棄那虛飾的象徵，放棄那破碎的，那有時祇有作者本人才能瞭解的聯想形象嗎？我們回想，倍黑爾作品中的這一轉變是在他把馬雅柯夫斯基作品（『一萬五千

萬」“150,000,000”和其他）譯得很多的幾年中產生的。如果倍黑爾能够懷着完全的理由說到自己道：

工人階級，我和它踏着同一步調，
把我和字語領上了路——

那末我想，這裏他也已經理解到工人階級的偉大歌人，符拉其米爾·馬雅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是他道路上的一個支助者了。

還可以指出一個美國詩人林斯東·休士（Ленгстон Хьюз）。我們知道休士，這個形式方面的革新家和詩的大師，是在黑人的民族創作和惠德曼（Уитмен）詩文的良好影響之下而從他早期的資產階級審美主義中解放出來的。我們也知道，對於休士的社會觀，美國共產黨會給予怎樣的影響。休士的道路是一條不斷發展的道路。但是我們仍舊不能無睹於那一事實，就是在這黑人詩人的作品中出現戰鬥的革命聲調時，正是當他注意到馬雅柯夫斯基並且致力於把它譯成美國詩的時候。在這個時候，休士好像聽從了馬雅柯夫斯基的詩篇，就從自己的種族立場上走了出來而進入了階級的立場。

馬雅柯夫斯基對於那被弗朗哥黨徒所槍斃的著名西班牙詩人洛爾克（Ф. Лорк）的影響也是無可爭辯的。

我們知道，一九三一年在墨西哥會創立了一個研究偉大蘇維埃詩人的創作的文學會社；我們也知道一羣古巴詩人從一九三〇年起會努力從事把馬雅柯夫斯基的作品譯成西班牙文的工作。對於墨西哥詩人和古巴詩人說，這一工作並不是不留痕跡地過去的。

馬雅柯夫斯基的創作在它的各方面說都是一個對全世界革命詩歌的高度準確模範。偉大十月的偉大詩人繼續像活着一般同所有活着的人談話。『十月革命不僅是「民族範圍內」的革命：首先，它是國際的，世界的秩序的革命……』（史大林語）。這就是爲什麼馬雅柯夫斯基不僅是民族的詩人，而且也像一個偉大的世界詩人那樣進入了歷史的緣故。

（李司特譯）

卡 錫 爾
(Лев Кассиль)

和 讀 者 的 談 話

(РАЗГОВОР С ЧИТАТЕЛЕМ)

他把他的登台演說就這樣叫做——談話。不是報告，不是講演，而是：談話。有決斷的，嗓音嘹亮的他要親身和自己的讀者談話，不要那些文學中間人的拙劣的，對他無用的幫助，這班人的味兒，照他自己所寫的一樣，是够平淡的……

最初是出現了報告他要來的『吶喊的』海報，後來，被傳說和流言包圍的他真的親自來了，於是很快地這些最靜謐的小鎮就分成了兩個不能和解的陣營：擁護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的和反對馬雅柯夫斯基的。在前一個陣營裏的是青年，學生，工人大學的學生，紅軍戰鬥員，新的蘇維埃知識分子。反對馬雅柯夫斯基的少數派則是一些喜歡以他們的『老鍊』自誇的人，當地的失意文人，認為自己的責任是『保護工農口味』的特種圖書館員，以及那些被馬雅柯夫斯基詩篇的釘綴的鏗鏘聲，他習慣的宇宙一般的自由不羈，和他那身軀的使人暈眩的力量所弄得驚惶失措的庸夫俗子們。

在國內作無數次旅行的時候，他的登台演說並不像一個從首都來的客人的普通巡遊演奏會那樣。馬雅柯夫斯基講到了文學的新任務，講到了工人制度裏詩人的地位。他說得簡單，嚴格，快樂，能够在一句句子里裏把極嚴重的政治公式和那會引起聽眾哄堂大笑的諷刺詩連接起來。

他出來走到講台的時候，人是非常的高，熱情奔放，全身充滿了某

一種巨大而均勻的動作，一面懇切地，像一個主人那樣環顧着講堂。他察覺前排中被管理當局替特別的貴賓和輕視地遲到的那班人留下的位置後，就向過於擁擠的樓廳喊道：「學生們！這裏來！……」接着就用那種照他的樸實和氣派說是最確信的手勢邀請青年們來佔據這些空位子。而當頭排的聽衆難爲情的時候，他就很有禮貌地解釋道：「毫無辦法……山上的居民降到盆地裏來了」。

他在講台上總保持一種特別的，他所固有的，要征服一切的，沉重的雅緻，同時他又非常事務地，沒有任何講台上的做作，也沒有空忙。他是在工作。他一面脫下上衣，端端正正地把它掛在椅子上，一面安靜地解釋道：「我在這裏工作。我覺得熱，我有權改善工作的條件嗎？絕對有的。」……

和敵人爭論的時候，他總展開了他論戰能力的無受限的聲帶：從激烈的，徹底消滅性的打擊到輕鬆的，逗人的笑話。

……一個脆弱的女詩人因爲一篇剛才受到馬雅柯夫斯基非難的詩作而跑到講台發言辯論。符拉其米爾·符拉其米洛維奇●（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稍退地站着，無聲地翕動着嘴唇。「高一些！」講堂裏喊道，「我怕啊！」馬雅柯夫斯基低聲說道，「我怕：我會吹倒她……」

對於每一個嚴重的問題，對於每一種實際的意見，他都回答得很嚴肅而且詳盡。但是，當他覺得，問題是爲了尋樂，或是想捉住他而發的，那末他就不再容忍了——羽毛就將在那些被啄得體無完膚的反對者身上亂飛了。

他揀選着字條堆。「你爲什麼在那裏找尋？把所有的都挨次讀一讀好了！」廳中喊道。「爲什麼我要尋？……我要在這紙堆裏尋出寶珠來」。

他一秒鐘都不猶豫地回答了幾十張字條。

「你的詩不能激動，不能溫暖，也不能感染」……——我的詩不是海，不是火爐。也不是鼠疫……「你以爲你是一個集體主義者的詩人，可是你在各處却都在寫：我，我，我」……——你以爲怎樣，尼古拉

● 馬雅柯夫斯基的名和父名。

世(Николай Второй)是集體主義者嗎？他却總是寫：我們，尼古拉二世……」

他幻想要寫一本『包羅萬象的答覆』(給發問的人)的書。他蒐集了二萬張左右的字條。對每一條詢問他都給予詳盡的或是刺人的答覆。

祇有一次，我有機會看見馬雅柯夫斯基不能回答講堂中的發問語。他是讀長詩『好啊』(“Хорошо”)。他剛讀完一章中的末尾兩行：

列寧在腦裏

七響手槍在手裏。

突然，樓廳上站起了一個年輕的紅軍戰士向馬雅柯夫斯基喊道：「還有你的詩篇在心裏，馬雅柯夫斯基同志！……」

馬雅柯夫斯基愣住了……他憤於作刻毒而辛辣的叫喊，他是準備好回答敵人的，可是現在……他慚愧地笑了笑，用那對溫潤起來的大眼睛朝上面，朝樓廳注視了一下，非常誠懇地，非常嚴肅地說道：

『謝謝，同志。』

(嚴 洪譯)



馬雅柯夫斯基
(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最好的詩

(ЛУЧШИЙ СТИХ)

聽衆

撒來
帶刺的問題，
竭力想難倒一下
用字條爭相傳遞。
「馬雅柯夫斯基同志，

讀你

最好的

一首詩」。

那一首

詩

配受這光榮？

我尋思，

撐着桌子。

也許，

給他們讀這一首，
或許，
讀那一首？
在我
翻着
詩作舊貨
而講堂
啞口
等着的時候，
「北方工人」
報的
書記
悄悄地
告訴我
一件事……
我便狂喊，
脫掉
詩的音調
比起
耶利哥●的呼喊還要高：
「同志們！
工人
和廣東的軍隊
佔領了

上海！」●
好像是
鐵片
在手裏揉響，
歡呼的力量
生長而又生長。
五分，
十分，
十五分鐘
牙羅斯拉夫里●拍掌。
似乎，
風暴
展開幾里長
為回答
所有
張伯倫的（照會，
衝到中國——
於是無畏艦
掉轉鋼鐵的豬嘴
離開
上海。
我不能把
一切
詩的泥漿，
任何

優秀詩人的榮耀
我不能用來
 和簡單的，
 報紙上的實事相較，
假使
 牙羅斯拉夫里
 對這實事
 這樣拍手呼號。
噢，那有
 更大力量的
 聯繫
比那
 緊束
 工人蜂房的團結！
拍手吧，牙羅斯拉夫里人，
 榨油工人和織布工人，
 向不認識的
 但却親切的
 中國苦力。

(靈 譯)

-
- 舊約約書亞記第六章記載說：以色列人因耶利哥城門緊閉，無法攻佔，後照上帝的指示，每日繞城一周，共繞六日，到第七日繞城七次，然後先由祭司吹角，接着衆人大聲呼喊，城牆因角聲與喊聲而塌陷，以色列人得以佔領該城。
 - 這裏是指民國十六年由廣州誓師出發的北伐軍佔領上海事。
 - 馬氏在牙羅斯拉夫里城（Ярославль，在莫斯科東北）讀此詩，故言。
 - 這裏是指英國首相 J. Austen Chamberlain。

馬雅柯夫斯基
(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仙 鳥[●]
(ПТИЧКА БОЖИЯ)

他走進來，
有禮地鞠個躬。
我握手。
「同志——
請坐！
你要什麼？
親筆簽名？
朗誦？」
「不。
謝謝你。
我是
作家。」
「你？
作家？」

對不起。
我以爲——你是統袴子弟。
你却……
怎麼樣，
請你讀一些，
鏗鏘起，
像莊嚴的
戰鬥的
進行曲。
旋風似的思想
你
一定有。
你的新聞
穩有
一火車。
怎麼樣，
請你賜福給我兩隻耳朵。
我歡迎你同志。」
他却說：
「我是作家。
不是散文家。
我和文藝女神有來往。
音節

推敲到，像獵狗
『所謂
詩章』。』●
用溫雅的手勢
 向後腦杓
他
 摩娑
 蜷曲的髮絲，
猶如
 一隻小羊，長着金毛
並且啾啾地叫
 於是就開場了。
詠什麼月亮
 在山谷之上，
嘆什麼
 溪水
 在峽谷裏飛跑，
像是曼多鈴●那樣
 琤琤琮琮地響，
像低音提琴那樣嗚咽哭叫。
華蓋
 罩在
 一堆堆的頭髮上。
清高得

前額發出紅光。
我忍耐，
 忍耐，
 忍不住性子發作，
把爪子
 在桌上
 一拍。
「我請你
 短一些。
請你別再
 效顰詩人！
從前面，
 從後頭，
 我仔細端詳
你不是作家，
 你是鬱金香。
你是
 飛翔在雲層上的
小鳥
 空長着人的身材。
你，先生
 是鷓鴣，
先生，你是金翅鳥，
 是金絲雀的一類。
去受戰鬥
 和災難的
 大苦，

難道
 我們可以
 爬去
 跟你一路？
 在我們的時代
 那個才是
 詩人
 那個才是
 作家，——
 那於人有益的人。
 把這蛋糕收去！
 你得把詩
 獻給麵包的運輸。①
 在我們的日子
 凡是寫
 進行曲
 和口號的人
 才是作家！」

(靈 譯)

-
- 這首詩是馬氏遊歷國外所作詩篇之一，和「巴黎女人」一首，都是在法國作的。
 - 這裏本是用俄文字音譯的法文 Сконапель ля поэзи，即法文 Ce qu'on appelle la poesie。戈果里初次用在他的「死魂靈」裏，後來便流行為常用語。
 - Мандолина，係四弦或六弦的弦樂器，或譯洋琵琶。
 - 蘇聯十月革命後發生飢荒，運輸麵包是最重要的事，毋須華貴的蛋糕。



托爾斯泰
(А. Толстой)

二十五年來的 蘇維埃文學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二十五年來的蘇維埃文學是處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

在當前的，特別而又曠古未有的，震撼了人類生活基礎的戰爭中，人民大眾都提高了意志和精神的力量。當前的戰爭——這是摩托的戰爭——是摩托的和克服苦難的力量，亦即是精神力量的戰爭。

在這次戰爭中，不是幸運，不是機會，也不是僅靠了統帥的才能就能得到勝利的；而是那擁有更多的摩托和人民崇高精神更堅強的一方面

才能得到勝利。

精神範疇在這次戰爭中，取得決定的角色。語言已經不只是在人的心裏燃燒着的煤炭，語言像千百萬的刺刀去衝鋒陷陣，語言具有砲隊密擊的力量。

這就是爲什麼在當前談到文學，談到人民精神的堡壘，這無形堡壘的基石是特別適合時機的緣故。

.....

德國的重工業——這是國家的真正統治者——顧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失敗，這一次，爲了進行在計謀中比威廉第二所進行的要大了不知多少的新的軍事侵略，便用恐怖的方法，在全體德國人民中進行了長時期的和深刻的準備；法西斯主義在其他任務之外，提出了強迫改變德人心理的任務。法西斯主義利用了那些德國國民所特有的資質，在德國人民身上繁茂地栽培出一切兇惡的種籽，也許，這些惡種在別的時期在它身上不過只是很朦朧的；這特別是德國小資產階級的小市民，他們是反對人道主義文明的，而且是愚鈍和惡意地憎恨它的；只值十個普芬尼（Пфенниг）●的，只差一步就要達到兩腳野獸的穴居狀態的幾世紀來祈禱從陰暗的磚砌教堂屋頂上跌下金雞納來的小市民，在考茨基（Каутский）●的社會民主的家畜棚裏給自己找到了地上的天堂，最後，更發出狼一般的怒嘯去響應那從事世界掠奪之號召的小市民。

當我們一翻開俄羅斯的歷史，一翻開蘇維埃人民的歷史時，却是另一番光景了。這兒，在第一位上——便是對崇高的正義的幻想，爲正義，爲建立社會生活的公正形式的鬥爭。精神崇高的光，在俄羅斯人民中，即使在最艱難困苦的時期也從不會熄滅過。有時這種光奇妙地照耀在口述的創作裏，故事和詩歌中，有時像小蠟燭的微光一樣在編年史家的書室中發着熱氣，有時會在狂暴的阿瓦庫姆（Аввакум）●的創作中

● 德幣，一馬克的百分之一。

● 考茨基（Карл Каутский）捷克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

● 阿瓦庫姆（Аввакум Петрович）俄國十七世紀著名教會分離派首領，寫許多文章和信宣傳他們的主張，曾被放逐西伯利亞，並曾在地下監獄中囚禁十四年，一六八一年以頑強不屈被焚死。

燃燒着和號召去作良心上的偉績。它逐漸燒燬地，用俄羅斯文學的不熄的火焰照耀着世界，——從羅蒙諾梭夫（Ломоносов）^①直到我們的日子。

照典型的理想之火和精神的深邃的力量來說，照語言的豐富和優美來說，我們的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是奇異的，唯一的，引起一切會思想的人們敬仰的現象。我們把那種只有跟隨着他，人們才能生活，爲了走向完美化而獲得勝利的人物典型貢獻給世界。

「十月」是一個界限，那時完成了俄羅斯文學上的一個巨大時期——批判的寫實主義。當前的衛國戰爭，完成了蘇維埃文學的兩個十年——真正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尋覓時期，在這個基礎上，反映出了鬥爭和建設新的正義世界，以及在迫近前來的世界大戰前面緊張的國防建設的全部社會進程。在這一次戰爭中，蘇維埃文學又開始了它新的時期——它走進了戰壕和工廠，它變成了戰鬥的人民的活的和直接的呼聲，差不多是人民的創作品了。

我們從今天的立場回顧一下古典文學和蘇維埃文學所走過的道路。

陀斯托亦夫斯基在講到俄羅斯的作家時，曾說：「我們大家都是從戈果里（Гоголь）^②的『外套』（“Шинель”）裏鑽出來的。」但是這話對不對呢？在表現了「被損害與被侮辱者」（“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③羣像的同時，在表現了那種甜蜜蜜的俄羅斯式的懶惰的憂鬱^④的同時，在表現了格魯波夫城（Глухов）的怪物^⑤的

① 羅蒙諾梭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俄國第一個著名學者和詩人。

② 戈果里（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俄國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巡按」（“Ревизор”），「死魂靈」（“Мертвые души”），「達拉斯·布里巴」（“Тарас Бульба”）等。「外套」也是他的名著之一。

③ 陀斯托亦夫斯基的作品。

④ 是指龔恰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 1814—1891）的「奧勃洛莫夫」（“Обломов”）。

⑤ 格魯波夫城（意譯爲「傻瓜城」）是薩爾蕃柯夫·錫且特林（Сал-

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平凡的，勇毅的，可敬的俄羅斯愛國志士的典型——如戈林涅夫們（Гриневы），杜申們（Тушины），田尼梭夫們（Денисовы），「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中的和「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②中的主人公。俄羅斯文學的這一派一直延續到史大林格勒，延續到那些震驚世界的紅軍英雄們。

在文學史上以及在文學的教授上，曾經提供了太多的「廢物」，即柴霍夫（Чехов）^③式的人物，——甚至多到這樣的程度，使德國人廣泛利用這個理由來作宣傳反對我們，企圖說明俄羅斯人就是廢物。

不錯，十九世紀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力量確就在這上面，描寫着被損害的和被侮辱的人，它感動讀者革命出路的必要。告訴讀者：「人創造出來是爲了幸福，這和鳥創造出來爲了飛一樣」，而且最後還說：「人這個字，說起來是多驕矜啊！」^④

在古典文學的高峯上，站立着的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巨像。他的全部——是用矛盾鑄成的，因爲他整個赤裸裸的良心，都是呼吸着他那時代的矛盾。他準備自己吃掉自己。他的力量，就像安梯（Антей）^⑤的力量一般——土地，人民，人民的不能毀滅的精神力量。在列夫·托爾斯泰以後，文學越過了峯嶺，趨向衰落。列夫·托爾斯泰寫信給史特拉霍夫（Страхов）^⑥說：「自從普希金（Пушкин）^⑦，萊蒙

тыков Щедрин, 1826—1889) 的「某城記事」（“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города”）裏的城名。

② 都是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的作品。

「血戰錄」一譯「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

③ 柴霍夫（А. П. Чехов, 1860—1904），俄國著名作家，劇作家。

④ 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 1869—1936）「底層」（“На дне”）裏的台詞。

⑤ 安梯（Антей），希臘神話，地母之子，強大無倫，在他着地的時候，是不可征服的，後被格爾庫列斯（Геркулес）舉到空中，扼死。

托夫(Лермонтов)①②，戈果里之後，我國文學的一派簡直是趨向衰落了，另一派則走入了民間，走到了地下，托上帝福，還將浮現出來……那些將參加浮現的人們是幸運的。」

列夫·托爾斯泰跑到地下去了，像「魏」③④一樣，闔上了憤怒的眼皮。柴霍夫也帶着諷刺的嘆息聲死去了。亞力山大·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⑤⑥在期待着暴風雨光臨的憂鬱中困憊着，爲了歌唱「司吉福人」(“Скифы”)和「十二個」(“Двенадцать”)，爲了比時間早走。批判的寫實主義的古典時期完成了。只留下了高爾基一個人，他邁步走向未來，爲了讓自己來開始蘇維埃文學的新時代。

高爾基是處在兩個時代的邊界上。他是我們的古典遺產和我們之間的一座活的橋樑。高爾基的走進文學，就像一個革命的使者，他來是爲了「不和生活上的鉛一樣的厭物妥協」，而是要戰勝它們。他依靠了馬克思主義(Марксизм)，依靠了和列寧(Ленин)的談話，依靠了對人民生活的熟悉，依靠了自己的生活經驗，創造出了有戰鬥性的人道主義的詩篇。這種人道主義形成了蘇維埃文學的旗幟。

高爾基給古典的俄羅斯的寫實主義，滲入了新的革命的浪漫主義的質素，這種質素在蘇維埃文學中，發展成爲整個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整個流派。

在一九三四年的作家大會上，高爾基說：「我們是處在事變的前夜，法西斯主義正在準備新的全世界的屠殺……」往下，就像預見到我們今天一樣：「我們進入充滿了大悲劇的時代，我們應當準備，學習用那種就像古代的悲劇家所善於表演悲劇的……完美形式來表演這悲劇，歷史號召我們去和舊世界作無情的鬥爭。」

法西斯黨徒們指使他們的直接間諜所作的謀殺高爾基事件，就彷彿是對這些話的答覆。

①② 史特拉霍夫(Н. Н. Страхов, 1828—96)，俄國哲學家 and 批評家。

③④ 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 1799—1837)，俄國大詩人。

⑤⑥ 萊蒙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1815—41)，俄國大詩人。

⑦⑧ 「魏」(“Вий”)，戈果里的小說，棲居地下的老鬼。

⑨⑩ 俄羅斯詩人，1880—1921。

高爾基孕育了蘇維埃文學，並且領導它走上表現那種深刻的社會和經濟進程的全人類意義的道路。那種進程是在舊時的俄羅斯帝國就開始了的——既真實而又長久。

這就是：全部蘇維埃建設上的全人類精神的和歷史的意義，——也可說是社會發展的唯一道路，——並且是蘇維埃文學所帶給世界文學寶庫的珍奇新物和卓越異物。那些蘇維埃人們能夠爭取到和建設成的，那些蘇維埃人們在爭取和建設中所表現的人的資質，那些在建設新社會的頑強中感召他們的理想，這一切都成為蘇維埃作家作品的素材，題材和意識。

縱然這些之中，有些太直綽了，太公式主義了，有些是用狼牙棒來武裝以代替筆桿，還有些經不起時代的批評，——但是在所有這些作品中間却都反映出不可再現的時代的脈搏：內戰，五年計劃的建設，爲了無階級社會所從事的鬥爭，這是對於人類有教訓意義的時代。

蘇維埃文學不僅像古典文學那樣，提出人類命運和道路的問題，「做什麼？」和「誰的錯誤？」而且還回答了這些問題，回答得非常勇敢，這種勇敢是它在人民建設的喧雜聲中聽來的。蘇維埃文學興高彩烈地表現出人和建設着正義的社會接觸時，人在精神上重生的情形。

蘇維埃文學的典型人物，就是有理想和有行動的人，通過自己人民的歷史事業而把自己顯露出來的人。事業是如此的巨大，時常故事中的主人公隱藏在建築輪廓的後面，而真正的主人公却是工廠，城市，堤防，礦坑……

蘇維埃文學中的主人公是和古典的主人公不一樣的，很少反射和自我分析，——這只是新土地上的先鋒，他捲起袖管，說話粗鹵，沉默寡言，但他却知道他是向那兒走，在幹什麼。他的畫像時常寫得很表面，不深入。蘇維埃文學在這一次戰爭中才達到深刻的人物畫像，二十八個近衛兵的崇高精神的高峯^①，女青年共產團員淑雅（Зоя）^②和數

① 二十八名英雄在莫斯科城下，用血肉之身抵禦德軍五十輛坦克的進攻，雖戰到全體犧牲，但終於把坦克進攻阻止。

② 她參加游擊活動，進入某村偵察，被德軍捕獲，至死不屈，在受絞刑時還號召人民向德軍復仇。

十萬像他們那樣的英雄，人民之子，被文學所驚訝和激動。

俄羅斯文學的近乎人性，不是任何別的文學所能比得上的。但是古典文學的人道主義和蘇維埃的人道主義在原則上是不同的。古典文學中——是對人憐憫，痛惜，對人同情。蘇維埃文學中——是為建設人類幸福的條件而從事現實行動的鬥爭。古典文學中——是心理上的人性。蘇維埃文學中——是歷史上的人性，是用人民的理想和追求的內容來決定的。古典文學中——人只是一件心理解剖的東西，蘇維埃文學中——是歷史上的人。

歷史小說在蘇維埃文學中的特別發達，也並非無故的，這是在古典文學中所不見的。在古典文學中。講述俄羅斯人民對上帝救主的虔信，而且時常用一個肥胖的農奴制擁護者，或極右的反動份子來粉飾這種朦朧理想。在蘇維埃文學中，蘇維埃作家，是在活的現實中，看到了被歷史條件所規定的，真正的俄羅斯人民的性格，這種性格在我們當前的建設上，以及和對法西斯主義的血戰中以曠古未見的自我犧牲的偉業來展開。特別是，「神聖的祖國」幾個字，就像契吉士（Китеж）^① ② 城的巨鐘一樣，初次在蘇維埃文學中響着。

過去一世紀的全部文學經驗，並沒能把那種可以描寫為改造人生而進入人生的樂觀主義的，肯定人生的力量的藝術經驗，傳統和體裁給予我們。

蘇維埃文學既沒有過去的經驗，便尋覓肯定人生的現實主義的形式和體裁，蘇維埃文學還有許多沒有找到和未成熟的地方。只有在太平的年代，在或種穩定，在生活安定的年代，體裁和形式才能特別順利地發展。我們都沒有太平過。我們的二十五年——這是在頑強的鬥爭中，在不斷的困難克服中一直急遽前進。我們許多作家的還不成熟的手筆，他們的單純性時常損害多面性和藻麗——便是由於這個緣故。

社會主義的觀念——這是我們文學第一件基本的和主要的收穫。第二個收穫——是民衆化。整個蘇維埃文學，並沒有一下子取得對於每一

① ② 相傳契吉士城本在陸地，後沉在湖底，城中的人繼續生活，他們都是聖潔的信徒，常在教堂裏祈禱上帝。這傳說在俄國代表一種理想的神聖之國，世外桃源。

個作家是如此偉大的可能性——和民衆說話，爲民衆們瞭解。過去二十五年文學的歷史，就有些時期在這方面是有教訓意義的。它的發展，在基本上是通過了兩個階段，正符合我們國家發展的兩個大階段。第一階段：從十月革命到史大林（Сталин）所稱的「偉大轉變的一年」。第二階段——從三十年代初到衛國戰爭止。在我們目前，我已經談過，開始着蘇維埃文學的一個新的階段。

從十月革命到大轉變的一年，國內還沒有把「誰戰勝誰」的問題解決，社會的內部，進行着社會主義份子和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進行着爲革命過程路向和內容的鬥爭。這一切都反映在文學的觀念，主題，題材和風格上。

從三十年代起，才開始確定新的無階級的社會。國家處在五年計劃建設的緊張狀態中。文學力謀反映這些新的社會進程。作爲前一時期特徵的社團和傾向的鬥爭結束了，讓位給觀念的團結了，這種觀念上的團結，有時具有一般水準測量的非本意的性質。主題的選擇，鋪陳的手法，對物和對人的態度，——我們所稱爲體裁的一切，——都要服從於在國內所正進行着的建設的目標。文學渲染上時代的悲壯色彩，力謀認識和反映現實。記事文章燦爛一時，寫實主義時常走近自然主義的危險邊界。

第一個階段，或者說第一個時期的內部，又可以分成某些文學周期。這首先是內戰時期，然後是——新經濟政策時期。

十月革命正值俄羅斯文學面對着偉大世紀的末流在衰落和潰散的時期。除了少數的例外，除了高爾基以外，文學是遠離人民的，對人民是陌生的。使文學和十九世紀的解放傳統聯繫着的最後綫索斷脫了。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毫不留情地證明了這一墮落，那時曾有一位唯美派的詩人伊哥爾·謝維良寧（Игорь Северянин）●●用下面的句子望空地大放厥詞：「如果在暴風雨的時候，最後的神祕的巨人一旦跌倒，那時你們溫柔的，你們的唯一的我，就領導你們奔向柏林。」——最最低級的，像：「胸前掛着十字架，心裏懷着鋼鐵」，——梅若里（Муй-жель）●●和幾百個其他作家的這一類的文章充滿了報紙和雜誌的篇

●●伊哥爾·謝維良寧是資產階級的所謂未來派的詩人。

幅。爲了成爲戰鬥人民所瞭解的文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學從它的寶塔上降下，匆忙地裝扮做愛國者的樣子，用盡虛偽的聲調扮演，咕噓，悲泣。人民不接受，而且惡狠地把這丑婆子——酒店的女侍——從自己的身旁推開了。

你們可以把那時的文學和我們當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文學比較一下，現在全部蘇維埃文學的趨向——提高到俄羅斯人民的精神高尚的水平 and 英勇事業。我們現在的文學是真正人民的，而且是全人民所需要的高尚的人文的藝術。它陡直地上昇。這是特伐爾陀夫斯基（Твардовский），西蒙諾夫（Симонов），伊薩柯夫斯基（Исаковский），謝里文斯基（Сельвинский），蘇爾柯夫（Сурков）的詩，安娜·阿赫瑪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的最近的詩，馬爾沙克（Маршак）的諷刺小品，尼古拉·鐵霍諾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的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的短篇小說，梭波列夫（Соболев），派斯多夫斯基（Паустовский）的短篇小說，鮑里斯·戈爾巴朵夫（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的紀事，華西里·葛洛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ман），已殉難的波里亞珂夫（Поляков）的中篇小說和紀事，許多非職業作家，少校或者上校們寫成的戰爭小說，紋黛·華茜列芙絲卡雅（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的「虹」（“Радуга”），以及許多其他的作品。

大多數知識階級層面對着十月革命的火焰，驚慌失措了，簡直無力去瞭解，工人階級給生活究竟帶來什麼新的東西，而且對革命却步了。但是在我們知識階級中——在文學界中也是——的全部優秀份子，——都跟着革命走了。亞力山大·布洛克在那時，——一九一八年一月——講得很好：「藝術家的工作，藝術家的責任，是能看到那深思熟慮的東西，能聽到被風所撕裂的空氣奏出的音樂。」

深思熟慮了的是：

「改造一切。要造得一切都變成新的，使我們虛偽的，骯髒的，單調的，醜惡的生活變成正義的，純潔的，快活的和美麗的生活。」

這就是要掃清一切的，衝進了虛偽的和憂鬱的生活的革命大風雪的情緒，布洛克就把這情緒放進了他「十二個」那首詩。不過在那首詩裏

●●二十年代寫許多農民小說的作家。

• 出於詩人的憧憬比出於歷史的認識要多。

人民的典型隨着大風雪衝進了文學。這種典型的出現，彷彿是一個鑄成的東西，許多人湊成的一個整體，在它身上很難辨認出個性。因為個性在那時認為是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不能分開的並且否認和他們一樣。馬雅柯夫斯基的「一萬五千萬」（“150,000,000”），馬柳斯金（Малышкин）的「台爾的陷落」（“Падение Даира”），綏拉菲摩維支（Серафимович）的「鐵流」中的一部份，都是這種羣衆人。

否定全部過去的文學遺產，給它加上貴族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以及敵對階級文學的惡名的運動，在早些年代形成了畸形的形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各式各樣的知識份子，以及直接從內戰戰場回來的，從工廠出來的青年，農村通訊員，鄉村教師，以及其他等等的人，都走進了十月革命的文學。也有一大批人，很矛盾地把政論式的革命熱情和仇視革命的情緒融結在一起。

這種對於文學遺產的否定，在普羅文化（“Пролеткульт”）時期表現得最厲害，其次就是拉普（Рапп）^{●●}時期。出現把無產階級文化和人類的全部文化對立的傾向，由此——便產生出惡毒評判和焚燒博物館的傾向。這些行幫派和馬哈派^{●●}，在我們的文學中造成了不少災害，歪曲了不少作家的生平。

普羅文化和拉普的「理論家」們的全部聰明，並沒有更進一步地去分別作品和作家本身那些是黑的，那些是白的，那些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應當用一切方法去消滅，那些是屬於無產階級的，應當稱揚。這兒有許多入固然是由於愚昧無知，由於舊俄羅斯的虛無主義。但是却也有是鑽進文學陣營來的法西斯間諜的直接工作。他們用一種空叫的和威脅的惡意煽動來替代改造世界的革命激情者。

但是革命的文學運動的力量，是在於這種運動是和人民大眾的脈息

●●是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縮寫。

●●馬哈派（Махаевщина）是以馬哈亦夫斯基（Махаевский）為首的一小部分小資產階級份子的派別，他們在一九〇〇年左右出頭活動，武斷地把智識份子列為剝削階級。

相通的，是在於它的基本路綫是由黨和列寧—史大林親身指導的。蘇維埃文學經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從羣衆人又走向個體人，即走向戰鬥人民的代表；由世界主義的激情，有時也是由擬國際主義——走向了祖國，就像是走向一個非常深刻的詩的主題一般。

馬雅柯夫斯基是處在二十年代文學生活的中心。他是在一九一二年，俄羅斯工人運動高漲到頂點之後從事文學工作的，他在他的作品裏正就是反映這革命的高漲。最初他的革命的抗議只限於未來派的美學鬥爭的小圈子內。十月革命使他的創作得到真正的展開。正就是在爲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他生長成爲一個人民的朗誦詩人，這種詩人「街頭——是我們的畫筆，廣場——是我們的畫板。」奔向革命的布洛克所未能道出的，馬雅柯夫斯基却道出了：用猛烈的打擊來改造，改造虛偽的，醜惡的世界。沒有一個人能像馬雅柯夫斯基那樣表現出革命的靈魂。

拜倫（Байрон）●●把叛逆的反抗的典型——無神論者，單身的擊退世界惡神的勇士——填滿了十九世紀的初葉，——但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詩人的吼聲，在二十世紀初葉却用了另外一種，並不稍弱的力量呼喊。「叫那在戰鬥中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成爲我們共同的紀念碑吧。」馬雅柯夫斯基創造了革命詩歌的無比壯麗的新風格，——用豪放的和憤怒的筆畫出了巨大的畫幅。這是暴動的詩歌，在這裏面響着進攻的無產階級的脚步聲：「向左，向左，向左……」這是把手向前伸出而指示着的詩，彷彿是回答一個問題——今天，現在，這時，人，假使他是跟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塊的，應該做什麼。這就是爲什麼他在全世界的革命的和進步的詩歌中產生了巨大印象，對蘇聯各種文學的詩人發生了深刻影響的緣故。這就是爲什麼史大林稱馬雅柯夫斯基爲「蘇維埃時期最優秀的，最有才能的詩人」的緣故。

對於馬雅柯夫斯基也可以用海爾岑（Герцен）●●評論倍林斯基

●●拜倫，1788—1824，英國著名詩人，一八二一年參加義大利時起義，一八二三年參加希臘的起義。

●●海爾岑（А.И.Герцен,1812—70），著名俄國政論家，因立論攻訐時弊，屢被放逐，一八四七年居倫敦，創辦「鐸報」，寄回俄國，掲載俄國種種政治社會的黑暗事件，審判執政的罪人，對於民

(Белинский) ●● 的話來評論：「這是一個『極端的人』」，是一個絕對的人，就是照俄國話說：是一個頂頂左，頂頂極端的人。蘇聯文化是建築在革新與繼承過去的相當平衡上，建築在歷史的批判的重檢討上，爲了使新的能生長在健壯的深邃的根底上。在馬雅柯夫斯基的頂點主義中——把全體人民向將來飛躍看作重於一切而對於過去毫不顧惜的，純俄羅斯的主題像號筒一樣吹着：「我讚揚那種現在有的和三倍贊美那將來要有的祖國。」

當馬雅柯夫斯基在創作的衝動中企圖「改造一切」時，他當然是滿足了我們的想像，但是他很少對我們受傷的心說話，這顆心在戰爭時期是爲痛俄羅斯而痛的，而且——在這痛中還蘊蓄着憤怒和自我犧牲，以及神勇的力量。

蘇維埃的藝術散文，特別是戲劇，都是採取內戰時期的題材。蘇維埃作家的第一批人物，例如「塞拉比翁弟兄們」（“Сер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是從前綫直接參加文學的，加入馬克西姆·高爾基的直接學校。他們把內戰的羅曼諦克，把非常勇敢地掃蕩了白軍的人民英雄，就像他們肩上的千孔百瘡的外套一樣，帶給了文學。

蘇維埃文學第一時期的優秀作品，却沉醉在無產階級戰爭的英雄詩的味道中：富爾曼諾夫（Фурманов）的「夏伯陽」（“Чапаев”），綏拉非摩維支的「鐵流」（“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綏美琳娜的（Сейфулина）「維利尼亞」（“Виринея”），巴格里茨基的迷人的長詩「關於奧帕拿司的抒情詩」（“Дума про Опанаса”），符孝伏洛德·伊凡諾夫（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的「游擊隊的故事」（“Партизан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和「鐵甲列車」（“Бронепоезд”），菲定（Федин）的「都市和年」（“Города и годы”），特列涅夫（Тренев）的「劉波芙·雅洛娃雅」（“Любовь Яровая”），法捷耶夫（Фадеев）的「毀滅」（“Разгром”），維希涅夫斯基（Вишневский）的「第一騎兵隊」（“Первая конная”），謝里文斯基的「烏拉拉耶夫人」（“Улалаевщина”），以及許多別的作品。

衆革命意識的培養，盡了極大的功勞。

●● 倍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1810—48），俄國大批評家。

連珂(Макаренко)的「教育詩」(“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關於如何把人類英勇地重新教育的詩篇——也可以算是這些年代的羅曼諦克的作品。

應當說明，後來，在三十年代，許多蘇維埃作家也採取內戰時期的英勇題材，以表現愛國觀念的上昇，不過這已經是新的觀念的轉變時期了，這是由於國防建設的關係，由於預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爆發的關係。這類作品，例如畢爾文采夫(Первенцев)的長篇小說「古班的上空」(“Над Кубанью”)，伊凡諾夫的「帕爾霍敏珂」(“Пархоменко”)，維爾塔(Вирта)的「孤獨」(“Одиночество”)，卡泰耶夫(Катаев)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Я 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波戈金(Погодин)的「持槍的人」(“Человек с ружьем”)和「克里姆林宮的鐘聲」(“Кремлевские куранты”)劇本。

我們文學上的另外一個出色的現象——是米海伊勒·蕭洛霍夫(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他可以說完全是由十月革命孕育出來的，由蘇維埃時代創造成的。他挾着新社會在社會鬥爭的苦痛和悲劇中產生的題材走進了文學。他在「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中，展開了取材於頓河哥薩克生活的，充滿了泥土氣息的，敘事詩般的寫生畫幅。但是這並沒有限止小說的巨大題材：「靜靜的頓河」在言語上，同情心上，人性上，造型上——是整個俄羅斯的，民族的，人民的作品。在我們現在，當俄羅斯人民正進行着巨大的鬥爭，我們注意的中心，已經不是「靜靜的頓河」中所表現的那種歷史進程中的犧牲品，麥列霍夫(Мелехов)那樣的英雄了，而是人民的英雄——俄羅斯的勇士了，我們也看到了這部小說的缺點：從麥列霍夫到挾帶着成扎的手榴彈，投身在敵人的坦克車下，以使用自己的身軀將它炸燬的紅軍戰士，——沒有展開進步的過程。麥列霍夫——僅只是毀滅在歷史進程的矛盾中的犧牲品。可是頓河的哥薩克邁過了矛盾，而且他們的對蘇維埃祖國的熱愛——使希特勒的兵士的頸項正等着那種從古留傳下來的勇敢和磨得鋒利的刀刃。

對於蕭洛霍夫的優秀小說上所表現的哥薩克麥列霍夫之路，究竟對

或不對的問題，曾經發生過許多文學上的爭論，——生活自身已經解決了這些爭論。

和新經濟政策的同時，對二十年代以後的文學，也滲入了很多矛盾的題旨。可以在某種程度中說一說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文學周期。這首先是要說到散文和戲劇中的諷刺潮流。左勤克（Зоценко）的狡獪的，聰明的，優美的散文在矛盾雲團中產生了，被他所譏諷和可憐的謙卑小市民的主人公也出現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赤色商人——這就是對於歐洲資產階級的可笑而又可憐的漫畫，這種欺騙的，險詐的能手，——就是把自己可憐的賣貨帳幕，在正在兩次戰鬥之間休息的嚴峻的士兵營帳之間張開的小酒館主人。

在昨天，我們在廚房裏，或在電車上，還看到左勤克的主人公。今天已經看不見他們了。歷史邁開大步向前進行，現在諷刺的針一定是要戳向我們生活的另一些現象了。我們等候着新的諷刺，我們在創造的工作中是需要它的，——譬如，柯爾納楚克（Корнейчук）的「戰綫」（“Фронт”）所給人的深刻印象，就證明了這一點，雖然在這篇作品中不過僅有一些諷刺的因素。

目前伊里亞·愛倫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發表的報紙文章，也清楚地表現了諷刺武器的力量。在二十年代，他也寫過些諷刺小說（其中最好的是「胡里奧·胡連尼託」（“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都是反對「腦滿腸肥的人」，以及他們的可憎和醜惡的。這些小說給了他很好的訓練。他的憤怒的，被憎惡所沸滾的諷刺對於敵人——已經不僅是蜂刺，而是致命的機關槍掃射了。在前方掩蔽部的牆上，可以找到用火柴釘住的，從報紙上剪下的，他的短文章。

新經濟政策幻影似的輕量也表現在當時諷刺的性格上。即如伊里夫和彼得洛夫（Ильф и Петров）的小說「十二把椅子」（“Двенадцать стульев”）和「小金牛」（“Золотой теленок”）中所嘲笑的人物和事實，放到低層的——譏諷的地位，——並不是憤怒地鞭打他們；奧司塔普·賓迭爾（Остап Бендер）引不起讀者的憤怒，讀者僅只是嘲笑，——認為一彈指就可以把這個敵人從生活中彈倒的。照薩爾蒂柯夫的說法：「這是生活上的無用的酵素」，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條件中，

只會變成骯髒的泡沫，引起譏諷的輕視，比引起正義的憤怒要快得多……

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批評部門，對於本身的發展有着一切前提的。但是，說實在的，它還沒有發展。我們希望出現新的倍休斯基，但是他還沒有出現。這是我們文學上最薄弱的，最易受傷的地方。

批評是不能學識淺而不淵博的；觀念一定要是深通文化，應當熟悉和喜愛文化；在和讀者談話的時候，不能再老是運用因為常用而輕淡，因而不能在讀者意識中停留的百來個同樣的字眼和句子，——應該記起偉大俄羅斯語言的四萬個字。

在我們批評界面前還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我就舉一個例子罷。直到現在還沒有把那種西歐文學影響俄羅斯文學的片面性的意見消除掉。萊蒙托夫是跟拜倫學習的。列夫·托爾斯泰是跟司登台爾(Стендаль) ●●學習的，以及其他等等……關於俄羅斯文學影響西歐文學和美國文學的研究在那兒呢？關於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 ●●，陀斯托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以及特別是柴霍夫，對英國和美國的影響呢？我們是欽佩漢明威(Хемингуэй) ●●的，但如果不是柴霍夫使他睜開眼睛看世界，使他學會在微細的事件中看出巨大的和悲劇的物事，他是不會成功的。

蘇聯的文藝學的成績是很可觀的。由於許多研究者的著作，我們現在對於普希金，萊蒙托夫，戈果里，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 ●●列夫·托爾斯泰，薩爾蒂柯夫——錫且特林，赤爾納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陀勃洛柳博夫(Добролюбов) ●●，以及許多西

●●司登台爾(Stendhal) 法國小說家。培爾(Marie Henri, 1783—1842) 的筆名。

●●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俄國著名小說家。

●●美國現代小說家。

●●涅克拉索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 1821—77) 俄國大詩人。

●●赤爾納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89)，俄國著名批評家。

●●陀勃洛柳博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61)，俄國著名批評家。

方古典作家的生活和作品的瞭解，比在革命以前時期所瞭解的要多了。在那時，根本就不會有，而且也不能想像，出版那種巨大的，非常科學的版本書籍，例如一共九十二卷之巨的托爾斯泰集。我們不僅把我們先驅者的遺產保存得很好，我們還從新的方法觀點上來研究它們，這種成績有科學院的幾十本巨大出版物足資證明。

在二十年代的文學中，有許多作品就彷彿是在害病，有些作家對於所謂「改造」的適應，也就是使思想過渡到偉大轉變的時期，是很不容易的。有過黨派之見，又有思想上的昏曠，不學無術，同時又高度地不願意去看和描寫真正的，為歷史所規定的物事。發生過形式主義——是毫無成果的，同時又是對於題材和文字的詞藻作有害的玩弄，用些表面的逸事和題材上的幻術來替代文學的思想本質，它的深刻的，永遠是很困難的創作過程。曾經有過對於革命的無恥態度，描寫着些傳統的「小弟兄」。也發生過知識份子的悲哀，誇張着「小人物」的被辱侮，十月革命緊跟在他的後面追，就像「銅騎士」（“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追趕葉夫格尼（Евгений）●●一樣。這一切都沒有跳出小圈子和編輯室的牆壁。這種火花的冷光的閃灼或燃燒，毫無廣大人羣的參與。文學中蘇維埃人民的命運後來才亨通。書籍出版的冊數只限於五千至一萬冊。過了十年以後，像「靜靜的頓河」那樣的書，已經要出版二百五十萬冊了。

三十年代初葉，在作家知識份子的行列中，受了社會主義決定勝利的影響，發生了深刻的思想上的轉變。文學向基本的，國家所非常必要的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目的和目標伸展。這種伸展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委員會關於取消拉普和改造文藝團體的有名決議裏，反映了出來。

第二時期文學的特點，首先是思想傾向的統一。這也就是我們文學羣衆化道路上的一個步驟。在這些年代中參加文化革命運動的千百萬的讀者——人民建設者直站起來，面對着文學。這一切，給我們的文學生活加添上新的特質，加深了文學對於人民，對於他們偉大事業的責任

●●，●●普希金的「銅騎士」寫一個小官吏葉夫格尼因個人的不幸而憤恨彼得堡的彼得大帝騎馬的銅像。

感。

這種向上昇長的文學和讀者的接近，也是被俄羅斯民族和蘇維埃聯邦的各弟兄民族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聯繫的加深所概括的。文學和廣大讀者融合的過程被五年計劃戰綫上的人民勞動所積極化。掘鑿機的齒輪，空氣槌，不分晝夜，在全國各處咯吱咯吱地叫，轟隆轟隆地響，工廠和城市的牆壁昇長起來。鄉村中間，正計劃着使個人的土地分割制過渡到巨大的羣衆的集體經濟制上去。

這一切，都曳引着和誘導着文學跟在身後面，而它也很高興地成爲經濟轉變的藝術紀錄家，或者如海爾岑所說的：「循着歷史運動的偉大軍隊的腳跡前進」。

重工業的和集體農場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戲劇——描寫社會主義的建設及其人們的——就這樣產生了。在這些年代的無數作品中間，有許多作品在把新的，還從沒有用過的材料放進文學裏去的這一意義上，獲得了原則上的，模範上的意義。例如，——格拉得珂夫（Гладков）的長篇小說「士敏土」（“Цемент”），愛倫堡的「第二日」（“День Второй”），李翁諾夫（Леонов）的「索特」（“Соть”），卡泰耶夫的「前進呀，時間」（“Время вперед!”），伊林（Ильин）的「巨型傳送機」（“Большой конвейер”），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Поднятая целина”）潘菲洛夫（Панферов）的「勃魯斯基」（“Бруски”），沙吉孃（Шагинян）的「中央水電廠」（“Гидроцентраль”），特瓦爾陀夫斯基的有名的詩——「莫拉維亞國」（“Страна Муравия”），克雷摩夫（Крымов）的「運油船德本號」（“Танкер Дербент”），以及其他許多著作。同時，新的一代作家，如梭波列夫，柯爾納楚克，帕甫連珂（Павленко），西蒙諾夫和其他等人也在文學上鞏固起來了。

文學從不久之前的歷史的羅曼諦克的感染轉向歷史的具體化了。當着文學的眼，人民在建設着自己歷史的現在和未來。新的文學人物出現了，——這已經不是集體人，也不是浮面地概括的內戰時期的羅曼諦克人物，這是——今天的人，建設者，不過現在他的概括比典型化更多，他外部特徵的描寫比內部特質的描寫還多，他在代表自己的職業上比活的個性上更多；這兒有種很危險的傾向，傾向於小說書頁上的閃掠，傾

向於限定的人物，傾向於一律的「皮上衣」，傾向於刻板。

在戰爭以前的最後幾年，會有根絕因襲人物的鬥爭。文學爲了恢復進步的路向而鬥爭，而且把那從現代人伸向歷史上的過去人的綫索聯繫起來，——在第一個時期，這種綫索是斷掉過的，而且有時是故意弄斷的，例如拉普的工作。在發掘偉大的歷史遺產上，文學注意到歷史小說。戰爭以前的最後幾年，歷史小說比其他的體裁佔到優勢。這便是：謝爾蓋亦夫·青斯基（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的「西伐斯托波爾的激戰」（“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ая страда”），包洛廷（Бородин）的「德米特里·董斯柯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楊（Ян）的「成吉思汗」（“Чингис-хан”）和「拔都」（“Батый”），安東諾芙斯卡雅的「偉大的莫拉維」（“Великий Моурави”），列昂尼得·梭羅維約夫（Леонид Соловьев）的「和平的擾亂者」（“Возмутитель спокойствия”），以及在他們以前的作品：查普雷根（Чапыгин）的「拉靜·史吉邦」（“Разин Степан”），喬其·施託爾姆（Георгий Шторм）的「包洛特尼科夫」（“Болотников”）和「羅蒙諾梭夫的工作和生活」（“Труды и дни Ломоносова”），猶里·德尼昂諾夫（Юрий Тынянов）的「寇赫里亞」（“Кюхля”）和「瓦濟爾·穆赫塔爾的死」（“Смерть Вазир-Мухтара”）；諾維珂夫·普里鮑依（Новиков-Прибой）的「對馬」（“Цусима”），奧爾伽·佛希（Ольга Форш）的「披着石頭的人們」（“Одетые камнем”）和她的取材於葉卡吉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時期的三部曲，以及其他許多作品。

蘇維埃制度的人道主義也在全體人民對兒童的關心上表現出來。二十年代開始的蘇維埃兒童文學獲得了世界聲譽。朱珂夫斯基（Чуковский），馬爾沙克（Маршак），伊林（Ильин），米哈爾科夫（Михалков），包里司·齊特科夫（Борис Житков），巴爾多（Барто），以及其他許多詩人和散文作家的書都譯成了英文，西班牙文，波蘭文，保加利亞文，日本文，以及其他許多國文字，同時也譯成蘇聯各民族的文字。

戰爭結束了蘇聯文學的兩個十年，這時期的文學是既豐富而又珍奇

，有着青年時期的各種成績和缺點。首先，這是數千萬讀者的文學。在它的發展上有一種特別的特徵，這是文學史還沒有見到過的：這就是黨和政府，以及史大林親自的，有意地鼓勵幫助。

戰爭展開了新的階段，文學上的新時期。我們面臨着很奇異的現象。從前是，戰爭的轟隆聲一定要把詩人的聲音蓋過，一定要把文學變成粗俗，簡單，把它放進戰壕的狹小的縫隙中去。但是戰鬥的人民在浴血與殘酷的鬥爭中，在自己的身上找到越來越強的精神力量，在鬥爭中只有勝利或者死亡，——大家都更固執地要求自己的文學產生更多的文字。於是，蘇維埃文學在戰爭時期成爲真正人民的藝術，成爲人民英勇靈魂的呼聲。它發現真理的字句，高度的藝術形式，以及那種人民藝術所獨有的神妙節奏。這不過才剛剛開端，但是這是偉大的開端。

蘇維埃文學所順序上昇的便是這樣三個階段，三個時期，三個段落。在它的發展上，可以指出一個規律：作家的成功，文學運動的前進，永久是從社會生活的新的內容發出的。內容常常走在形式的前面。而且時常是——讀者對內容的同情和想像力補足了書上那些作者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經驗描寫而僅用重點或草圖形式表明的地方。我們可以舉出一本在讀者中間非常普及和愛好的作品，例如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這一類作品在藝術方面，在文字美方面，是不能充分滿足我們現代讀者的生長着的審美要求的。

我們不是享樂家和唯美主義者。不過，提到我們文學的任務，首先就要提出——生活的真實性，政治的準確性，審美，描寫，佈局的技巧，文字的豐富與新穎，我們一定要不停地使形式接近內容，要求文學上也有那種像我們人民所從事的勇敢的冒險，要求也有那種我們人民已經昇到了的精神高峯，要求藝術上的奇蹟，因爲我們的人民在全世界的面前，正在自己保衛祖國的鬥爭中進行着奇蹟。

十月革命所奠下的我們文學的第三塊基石，就是蘇維埃文學運動的多民族性。世界文學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像蘇聯這樣，一致的各式腔調的和交相培植的文學合唱。達拉斯·謝夫成果（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已故的烏克蘭大作家。

在他「高加索」(“Кавказ”)的那首詩中，用悲辛的諷刺聲說，在沙皇的俄羅斯，各民族，「從莫爾達維亞人到芬蘭人，說各種話的人，全都沉默無聲」。在俄羅斯帝國所實行的強迫俄羅斯化是很有名的，——沙皇的檢查機關對各民族的民族發展的壓迫，似乎可以迫使各民族忘掉自己本族的語言，忘掉自己的歷史過去，抑壓他們爭取獨立的神聖志願！……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史大林的正確的和忠實的民族政策，——毫無疑問，俄羅斯也要遭遇到任何多民族國家的命運了。奧地利亞——神聖的羅馬帝國——就這樣永久解體了，法西斯主義忽忽地用血繩強迫把歐洲國家綑結起來的第三帝國，也不可避免地要瓦解。

說俄羅斯的知識份子會參加過可恥的，首先是不聰明和無遠見的沙皇的俄羅斯化的進行，那是不公道的武斷。前進的俄羅斯知識份子一向是站在另外一種觀點上——站在十月革命所實現的那種觀點上。俄羅斯文學對於帝俄各民族知識份子的社會自覺的形成盡了進步的影響。如果注意一下過去一世紀中葉和末期各民族著名活動家的傳記，很顯然，他們是從我們的古典文學上，從普希金，屠格涅夫，倍林斯基，赤爾納雪夫斯基，陀勃洛柳博夫，海爾岑，列夫·托爾斯泰，錫且特林，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 ● ●，高爾基，汲取了進步的思想，汲取了對生活和歷史的認識。這些人的名字，我們可以在各民族作家的讀書筆記中，信函中，給朋友的書札中，以及作品裏找到：在喬治亞有伊里亞·恰夫恰瓦德子(Илья Чавчавадзе)，阿加吉·威列吉里(Акакий Церетели)，在亞塞爾拜然有米爾薩·菲特哈里·阿洪道夫(Мирза Фетхаль Ахундов)，在亞美尼亞有拿爾巴江(Налбадян)，宋都江(Сундукян)，奧瓦涅司·屠曼年(Ованес Туманян)，在烏克蘭有列西·烏克蘭加(Леся Украинка)，柯秋平斯基(Кочубинский)，當然還有謝夫成果，在白俄羅斯有庫巴拉(Купала)和柯拉斯(Колас)，在喀山的韃靼人中則有沙里甫·喀瑪爾(Шариф Камал)，奧賽特人中有科司特·海塔古洛夫(Коста Хетагуров)，猶太人中有畢列次(Перец)，蕭洛姆·阿列亨(Шолом Алей-
~~~~~  
● ● 奧斯特洛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86) 俄國大劇作家。



зем)，以及其他等。

進步的俄羅斯文學，從來不曉得對居住在俄羅斯的人民取什麼高傲的態度。在俄羅斯文學中從來沒有殖民地化的泉流，沒有殖民地化的題旨，像某些歐洲民族的文學中所有的那種特徵。史大林式的民族友愛在蘇維埃文學中的煥發，不是從光裸的地上生出來的。這種友愛在老早的過去就生了根——生在俄羅斯文學的進步的使命中，生在俄羅斯人民及其文化的進步作用中。

在俄羅斯帝國的地圖上曾經有沉默的和文盲的白點，——這些地方在蘇維埃聯邦的地圖上，却煥發和生長着民族文學。十月革命和史大林的民族政策號召所有各民族，甚至連被歷史遺忘了的，「鮮被人知的和不被人知的民族」，都來過文化的生活。史大林在他的「馬克斯主義和民族殖民地問題」一書中說，革命的特質不是減少，而是增加語言，因而也是文學的數量。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的時期中，在蘇聯有幾十個民族，在他們有史以來首次創始了自己的文字。在衛國戰爭的前夜，我們出版了九十種文字的書籍，其中有許多語言是以前幾乎根本沒人知道的，如：薩姆文，曼西文，阿巴進文，月普文，以及其他的文字。

自然，不是所有民族種族都已經來得及形成自己的藝術文學。蘇維埃文學不僅是多民族的和多語言的，而且也是多階段的，——在它的中間混淆着各種階段，或者是發展的段落，從民間詩人的天真無邪的小曲起，或者從剛剛製成文字的語言中在押韻上有些最初經驗，——一直到那些曾經譯為全世界文字的中篇小說，詩歌和戲劇。

我們這兒，除了俄羅斯文學以外，可以算有三十五六種已成形的文學，如果再把波羅的海沿岸各民族的文學加到這上面來，那末它們的數目要增加到四十種。

我們有經歷過產業資本主義的路，而有自己發達的文學傳統的幾個民族的文學，這就是烏克蘭的文學，白俄羅斯的文學，猶太文學和波羅的海沿岸諸民族的文學。外高加索諸民族的文學也是接近於他們的，因為它們也有着千年來的文化，如：喬治亞文學，亞美尼亞文學，亞塞爾拜然文學。中亞細亞各民族的文學傳統是很古老和深遠的。這特別是烏士別克斯坦。不過封建勢力的拘束和殖民地的壓迫在這兒也特別重，

——除了口唱的民間歌曲之外，文學差不多全部保留着爲特殊的封建上層服務的痕跡。人民完全是文盲。因此，蘇維埃文學運動，對於中亞諸民族，可以算是在沉默了差不多數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民族文學的再生。烏士別克和哥薩赫的文學，在戰爭以前的最後幾年中，除了它們原有的詩歌體裁之外，中篇小說，長篇小說和戲劇也發達起來了。關於達德齊克，土耳其門，基爾基士，卡拉——卡爾帕克和達格斯坦各民族的文學也可以這樣說。

「各小民族的」文學，自己的年齡只有二三十年，可以說完全是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這便是——巴斯基里亞，朱凡斯，科米，馬里，雅庫特，莫爾達維亞，卡巴爾其諾——巴爾卡里亞，赤爾克斯，尹古氏特，阿布哈濟亞，阿德蓋，奧伊羅特，布里亞特，卡爾梅克，萊士根，阿瓦爾次，烏德姆爾特，赤青次，以及其他諸民族和種族的文學。

在我們民族文學的發展上應當劃分爲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人民口頭創作的再生和非常的繁榮，第二個時期，是上面已經指出的，新形式發展的時期，就是那些它們還很少知道，或者根本不知道的形式，——長篇小說，中篇小說，戲劇，電影脚本。在這些形式的發展上，對於蘇維埃聯邦各民族的文學知識份子成爲第二國語的俄羅斯文，是盡了巨大任務的。

口述的民間文學的繁榮——是我們文學運動的基本特點。民間傳說的豐富難以說盡。譬如，在哥薩赫斯坦有一首記述下來的一個歌詠詩人的敘事詩，題名「四十勇士」，差不多有三萬行。基爾基士的敘事詩「馬納司」（“Манас”）——還要多，數年前，已經把它完全記下來了。中亞細亞口述的民間詩歌，大多數是反對統治者的，——人民諷刺是針對着地主和僧侶。因此它便被迫害過。有革命傾向的歌詠詩人遭受到懲罰。例如基爾基士的歌詠詩人託克託古爾（Токтогул）。民間詩歌大批寶藏，在文學和科學上說全都湮沒了，因爲沒能記述下來。偉大的哥薩赫歌詠詩人強布爾（Джамбул）就會被迫沉默。廿五年前他已經成了一個衰弱的老人，連馬都不能騎了。

今天，蘇維埃詩歌界的著名耆宿，九十五歲的老人強布爾，又和青年時代一樣，可以騎馬了，活潑和矍鑠地儘着喉嚨來歌唱衛國戰爭的英

雄，這種強布爾的再生——就是口述民間詩的再生。

在高加索住有一個小種族——九林族，他們一共只有三萬人，——這個民族所以出名，是經過他們的人民詩人蘇連曼·史塔里斯基（Сулейман Стальский）。史塔里斯基也和強布爾，伊司拉姆·沙伊爾（Ислам Шаир），杜爾達·克雷赤（Дурда Клыч），菲克拉·別士樹博娃（Фекла Беззубова），法拉赫（Фаррах），甘姆沙特·帕達薩（Гамзат Падасс）一樣，也和亞塞爾拜然，亞美尼亞，雅庫持，基爾基士以及哥薩赫的詩人們一樣——連接起了文藝創作的兩種形態——口述的民間文學和文字寫成的文學。

對於民族文學的發展有着巨大意義的，是確定民族文化的繼承，各民族語言出版物的普及，以及將古典作品和敘事詩譯成俄文，如：「尼薩米」（“Низами”，「納沃依」（“Навои”），「虎皮勇士」（“Витязь в тигровой шкуре”），「大衛德·沙松斯基」（“Давид Сасунский”），「張嘉爾」（“Джангар”）和「馬納司」。

長篇小說，中篇小說，戲劇，電影脚本在民族文化上，是和文化的成長和深入一同發展和上昇的，也就是說，除去詩歌以外，有了新的接受藝術的方式和新的現實反映的方式，同時也可說是從新的革命的觀點上來檢查自己的歷史了。

在民族文學中有許多作家——散文家，詩人和劇作家，——在某種程度中推進全部蘇維埃文學的發展。在烏克蘭這就是：賓慶那（Тычина），柳里斯基（Рыльский），柯爾納楚克，楊諾夫斯基（Яновский），潘赤（Панч），畢爾伏馬伊斯基（Первомайский）；在白俄羅斯是——不久才逝世的楊卡·庫巴拉（Янка Купала），牙庫勃·柯拉斯，勃洛夫哥（Бровко），克拉比娃（Крапива），倫科夫（Лыньков）；在喬治亞是：塔皮子（Табидзе），甘姆薩虎爾其亞（Гамсахурдия），契科萬尼（Чиковани），李昂尼德子（Леонидзе），吉阿赤里（Киачели），洛爾德吉巴尼子（Лордкипанидзе），沙爾瓦·達其安尼（Шалва Дадиани）；在亞塞爾拜然是：薩梅德·符爾公（Самед Вургун），拉蘇爾·爾薩（Расул Рза），奧爾杜巴德（Ордубады）；在烏士別克斯坦是：加福爾·古里亞姆（Гафур

Гулям)，艾別克(Айбек)，阿里姆章(Алимджан)，亞申(Яшен)，  
· 阿布杜爾·卡哈爾(Абдулла Кахар)；在哥薩赫斯坦是：沙皮特·  
· 穆堪諾夫(Сабит Муканов)，穆赫塔爾·阿烏愛佐夫(Мухтар  
Ауэзов)，穆司列波夫(Мусрепов)。大齊巴耶夫(Гажибаев)  
；在亞美尼亞是：阿悅梯克·伊薩江(Аветик Исаакян)，傑連尼  
克·德米爾昌(Дереник Демирчян)，納依里·柴里羊(Наири  
Зарьян)，史吉邦·左里羊(Степан Зорьян)；在大特齊克斯坦  
是用大特齊克文和烏士別克文寫作的拉胡琪(Лахути)和薩德列丁·  
愛尼(Садреддин Айни)；在基爾基士是：阿雷·託空巴亦夫  
(Алы Токомбаев)和馬里科夫(Маликов)；在土耳其門是——  
別爾德·凱爾巴巴亦夫(Берды Кербабаев)。蘇維埃猶太文學也產  
生了這樣的名家，如畢列次·馬爾吉希(Перец Маркиш)，大衛·  
別爾海里遜(Давид Бергельсон)，克維特珂(Квитко)，加爾  
京(Галкин)。

蘇維埃文學的創作者由於對我們時代感覺的新鮮和直接，所以顯得  
更年青了。對蘇聯文學可以公開地批評。而且我們永遠感激這種批評，  
因為自慰和自滿——却是藝術上確定的毀滅。蘇維埃文學的年青，在於  
全部文學都是人民的文學，更正確地說，它的全部基本運動是面向人民  
，面向創作的永久源泉。人民爲了現實的任務而建設而鬥爭。這些任務  
在史大林同志十一月六日的像水晶樣清明的，肯定的演說中作成了公式  
· 這三個任務的完成——是今後進步的出發點——是蘇維埃人民這樣現  
實道路，是走向清楚地展開的未來的遠景，是走進大寫字母的「人」的  
王國。蘇維埃文學是年青的，——因為精神崇高的力量在文學中間，也  
像在人民中間一樣，活着和鞏固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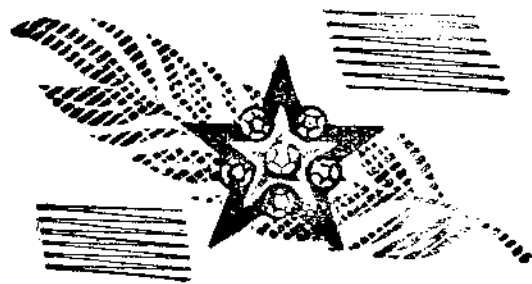
在西班牙死掉的英國批評家拉里甫·福克斯(Ральф Фокс)，  
在他的「小說與人民」一書中說，有許多英國和法國作家都脫離了人道  
主義的道路，離開了西方的偉大的傳統。這是因爲法西主義在帶着坦克  
和轟炸機進攻歐洲之前，用「第五縱隊」的工作使歐洲陷入了道德的  
癱瘓狀態。給你們看的是——「夜世界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край ночи”)這本小說，更正確點應當稱呼它爲：「法蘭西在夜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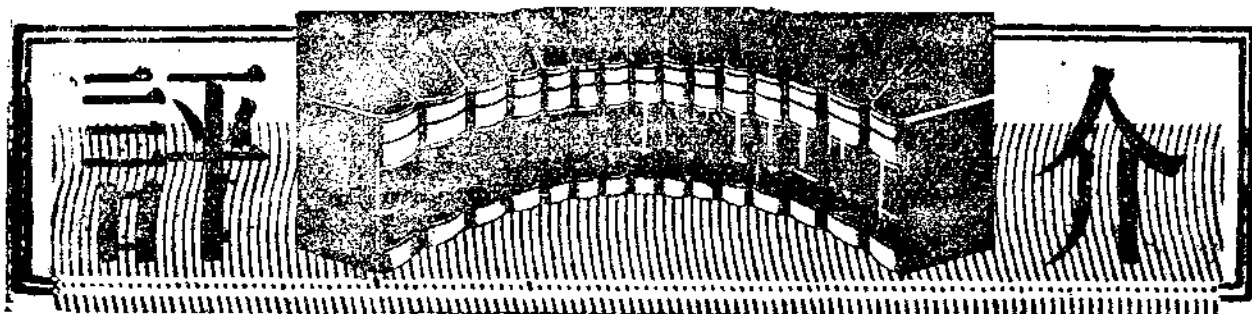
界的旅行，從羅伯司比爾到賴伐爾」（“Путешествие Франци на край ночи, от Робеспьера к Лавалю”）。

不，蘇維埃文學的路——是人道主義。「照它的內容說是無產階級的，照形式說是民族的，——社會主義所循着前進的全人類的藝術便是這樣」，——史大林說。我們現在所建設的無階級的社會，就是人道主義勝利的必要前題。「人」——是我們一切努力的目的，法西斯主義是人的墮落。希特勒式的軍隊——這是向活人猛攻的死人的軍隊。紅色的盾牌把不能通過的偉大的精神力阻攔住他們的進路。

九百個蘇維埃作家——小說家，劇作家，詩人，報告文學家，新聞記者——參加在現役軍隊中，參加在戰鬥的蘇維埃人民中。除了直接的戰鬥任務以外——他們還經歷那種嚴峻的藝術經驗的訓練，既具有我們文學的三個基本特色——社會主義的觀念，民衆化和多民族性，這種訓練給蘇維埃文學確定出世界的將來。

（鍾 戩譯）





謝 維 林  
(Е. Северин)

## 描寫英雄後方的小說

(РОМАН О ГЕРОИЧЕСКОМ ТЫЛЕ)

(論畢爾文采夫的小說「試煉」)

蘇維埃人民對他們的死敵進行的酷烈苦難的戰爭已經進入第三年了。蘇維埃國家變成了統一的陣營了，它緊張地抵抗敵人，向他們施行打擊。前綫和後方的蘇維埃人表現了空前的耐力和從未見過的英勇，他們熬受從未有過的試煉，他們增強起來，在戰爭和勞動的奇蹟中鍛煉出他們勝利的意志。他們知道，不戰勝敵人，就要滅亡和做悠久歲月的奴隸。

從戰爭開始的時候起，蘇維埃作家和詩人在真實的描寫和動人的演說中，在詩歌和散文中，就反映着英雄的事業和充滿着憎恨敵人的神聖怒火的人民的思想 and 情感。

和政治論文，素描，短篇小說的同時，開始出現巨大的問題作品了。作家們轉向到一般化，典型化和戰時巨大問題的解決上去。這在散文，詩歌，戲曲各方面都如此。因此出現了潘菲洛夫(Панферов)的中篇小說「真情實錄」(“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本文現已開始在「時代」

上連載)，西蒙諾夫(СИМОНОВ)的劇本『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е люди”本劇已發表於本刊第二期)葛洛斯曼(Вас. Гроссман)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本文已連續發表於本刊第三，四，五期中)，柯爾納楚克(А. Корнейчук)的劇本『前綫』(“Фронт”)，季霍諾夫(ТИХОНОВ)，特伐爾陀夫斯基(Твардовский)，斯維特洛夫(М. Светлов)等的長詩等。在這些作品中，阿爾卡琪·畢爾文采夫(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新著的長篇小說『試煉』(“Испытание”)也將佔據一個顯要的地位。

這部長篇小說描述的是衛國戰爭的初期(一九四三年六月至十二月)，它主要是獻給產業人員的領導者和工人們的緊張的英雄工作的，那時他們的肩上降落了一個繁複的任務：發展軍火生產和同時撤退工廠到東方去。

這件工作在規模上是龐大非凡的，它需要廣大人羣的自我犧牲。這件工作祇有在成千成萬產業工人，鐵路工人，技師，工程師經營者和從前沒有參加過生產的廣大階層的人民忘我地獻身祖國之下才能完成。這件工作祇有在全體人民峻嚴地和確實地決定不惜以任何代價來從進迫中的敵人手裏拯救國家的財富以及炸毀，燒毀和消滅他們勞動的果實，但是不把它們遺留給可惡的敵人之下才能完成。必須熬受近乎非人的勞動，個人的飢寒和損失，漫漫長途的跋涉，不能安睡的夜晚。必須熬受敵人轟炸的致命的危險。這蘇維埃人民已經熬受了。他們從敵人手裏拯救出了他們的龐大工業，把他們搬到新的地方去工作了。敵人碰見的是空空如也的廠屋和棧房，他們走在荒蕪的土地上。蘇維埃人就這樣地從敵人手裏奪下他們力量的根源，持久打擊和在死戰中擊敗敵人的可能性。

關於這種歷史上未之前見的人民的共同奇蹟也描寫於畢爾文采夫的這一部小說中。

單獨描寫後方的好圖畫，和描寫前方的好畫一樣，是頗多的(像卡普華亦娃〔А. Караева〕，革拉特珂夫〔Ф. Гладков〕，莎吉孃〔М. Шагинян〕尼古林〔Л. Никулин〕等的作品)。第一次企圖把(以一所飛機工廠做典型的例子)那受到威脅的領土內的工業和運輸所擔當的龐大和順利處置的那種意義普遍化的榮譽是屬於畢爾文采夫的。

作者向我們解釋他給這長篇小說題上的名字的意義。這種試煉既屬於紅軍的，同時也是屬於產業工人的。這是經濟系統組織性的檢閱，如果沒有這種組織性，就不能把那龐大的企業搬到遙遠的後方去準時生產。所以第一，這種試煉是給蘇維埃人的，

『艱苦駭人的試煉落在我們的身上了，但是反抗沒有被摧毀，父親。軍隊的士氣沒有挫折，』尼古拉·特盧諾夫少將說。『這樣的軍隊是無法征服的。』

來了一個電報，通知需要把工廠逐漸毀壞和準備搬到烏拉爾去。『大家都料到這點，不過現在……他們明白了，命運給他們佈置下了怎樣的試煉。』

關於撤退工廠的廠長賓格唐·杜賓珂，畢爾文采夫寫道：『兩個月從烏克蘭到烏拉爾，從毀壞到復興！這兩個月磨折着他，並且像嚴重的警告和像試煉似地留在他的腦子裏。』

『不是死亡，就是勝利！在這兒深遠的後方也是這樣的理解那降於人們肩頭的新的試煉的，』作者在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

畢爾文采夫給我們指出一個大家庭，起先是一家航空工廠的總工程師，後來是該廠廠長的賓格唐·杜賓珂的家庭的命運。這是真正的蘇維埃人，愛國者和辛勞者的家庭。這種人的努力創造了歷次史大林五年計劃的豐功偉績，他們的思想與情感表現出人民鍛煉英雄的精神力量，他們的意志成爲像戰鬥機工廠所出的裝甲那樣堅不可摧的屏障。

降在這一大家庭身上的一切是和組成這一個家庭的那些人的形象一樣的典型的。

賓格唐·杜賓珂領導撤退工廠，他在新地方順利的工作。他是一個經驗宏富的工程師和共產黨員。他的妻子華麗亞，當祖國需要的時候，輕易地把太平時代充滿文化氣息的生活，改變成苦力的苦工，改做醫院裏的工作。

賓格唐的父親彼得·杜賓珂是一個功勳的熟練工人。和他的兒子一樣，他是內戰的參加者，他以自己的血購到了自由的勞動生活。他不肯去毀壞那精良的壓榨機，他是在這機器旁邊工作和像待親生的孩子的樣的待他的。他的頑強和他化在撤退這一架寶貴的和貼近他的勞動的心的



機器的巨大的勞動是不言而喻的。

和他們一同組成了鬍鬚一個由共同的災難和勞動結合成的民族的蘇維埃家庭的是還有那些工廠的負責領袖——中委的黨的組織員賴莫丹及廠長，黑海空軍指揮員雪夫柯普里亞斯，紅軍的優秀戰士，杜賓珂家的老朋友——特盧諾夫家的人：老人馬克西姆，內戰的英雄，才幹的將軍尼古拉·馬克西梅奇及在前綫通過整個充滿辛苦的道路退出烏克蘭的他的弟弟季米雪少尉。

在該小說的過程中，所有這些忠實的，真正的蘇維埃人感受着可怕的戰爭給蘇維埃祖國帶來的一切：猛烈的戰事和野蠻的轟炸，生離死別，離開故鄉，爲自己的人擔心不安，兢兢業業地不知倦怠的勞作。但是他們滿懷着眷愛祖國的情緒和信念。這畢爾文采夫都表現得很真切和樸實。這也就是這部小說的美點。

作者在他的主人公們的個性和事實中努力表現他們的生活的當兒，他描寫了不少真實的生活場景和插曲，不過可惜他有點越過性格的界限。譬如，賈格唐·杜賓珂的戀愛的糾紛，他和那碧眼女子麗莎的偶然和有點莫名其妙的邂逅以及對她的回憶，還有和那金髮女子維克朵麗亞的相會等等之不必要和內容的空虛使人感到有點遺憾。在小說中，賈格唐是真正愛他的妻子「華留恩加」的。這種愛阻止了要推翻它的誘惑。但是這些個人的小試煉是微細的，偶然的，沒有多大根據的。他們多多少少要阻礙讀者對於那些質樸的心的生活的注意的。

另外一面，在基本的結構大綱中還空出一部份來描寫內戰的老戰士——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及謝米杜勃的英雄。這是小說中最好的地方，這是用活的傳奇的濃郁而富有詩意的文字寫成的，它造成了旅長柯朱貝這一個魅人的形象，造成了畢爾文采夫的創造的成功。這裏說出了一個關於光榮的戰鬥傳統的深刻的思想，這種傳統的連鎖把紅軍的現在的英雄和他們的父老結合在一起了。不過這在主題上說起來是佔着第二個位置的。這部長篇小說描寫的是英雄的後方，工廠，勞苦工作的人們。所以這些閃過的光彩的書頁祇好讓位給基本的主题。讓位的是在題材上的看法，但是在藝術的質素上，在感動性上，在作者思想的豪放和深刻上看來，這是非常傑出的，因此產生了作品之嚴重的結構的不調和以及工

作沒有完成的印象。讀者是難和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及謝米杜勃的形象在小說的中途分手的，他們很想知道他們在敵後的游擊鬥爭。

馬克西姆和做了將軍的兒子談話之中說出了非常動人的話：

『在德國人面前是不能畏縮的。你祇要剛剛背心向他，他就像狗追兔子似的向你撲來了。我們打過德國人，打過兩次。我知道他們的一切習性，一切的脾氣。他們成羣結隊的時候是很強勁的，祇要隊伍一被擊碎，那立即就一切都完了。我們一個弟兄——却會愈打愈厲害。可是德國人單獨的時候——就成了麻雀了。德國人看見背就趕，但是却看見胸就倒……懂嗎，小鴿兒，應該以胸膛來迎他。』

當他向兒子提議在德國人後方發展游擊運動的時候，兒子回答說：『游擊運動不需要，但是如果游擊戰爭倒不壞。』讀者也明白，這裏並不是咬文嚼字的爭論，白髮老英雄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在他內戰的經驗方面有些地方已經不合時宜了。

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叫那現在在趕牲口到後方去的他的老戰友謝米杜勃去參加游擊隊。

『謝米杜勃整理好之後，從一個肩頭到一個肩頭看看，拉緊了破舊的皮帶，把骯髒的帽推得歪在一邊。他身上過去的謙遜態度已經一點沒有留下了。他的步態也變成另外一種樣子了。』英勇果敢的氣概變更了一個人的姿態。

在這一個動人的好小說中有許多地方是沒有工作完全的：單獨的形象，輪廓，結構，語言，有時濃郁而鮮明，有時貧乏而無力，鬚鬣是一個新作家寫的。但是這整部長篇小說是能找到它的數量衆多的讀者的，他們的理智和心是獻給那控住現代俄羅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這在下面的話中這樣的表現着：

『後方的人們像兵士們堅強和犧牲地作戰……』

這部長篇小說的結尾的一章叫『並不是最後的』。最後的一章應該是描述蘇維埃領土的解放。這是很明顯的。全部小說也將和這最後的一章一同完成。

(白 寒譯)

## 作者介紹

**畢爾文采夫** (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 蘇聯青年作家，革命後才開始寫作。到目前為止，畢爾文采夫已經寫了好幾篇很有分量的短篇小說。他有幾篇小說和素描是關於這次衛國戰爭的。特別使文藝批評界注意的是他最近的巨著「試煉」。

**蕭洛霍夫** (М. А. Шолохов) 蘇聯最大作家之一。蕭洛霍夫以一九〇六年生在一個哥薩克的家庭裏。一九二五年出現他第一本著作「頓河的故事」。一九二八年出版他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的第一卷，這書立刻使作者的名字在全國普及。這部長篇小說蕭氏寫作了十五年。最後一卷——第四卷於一九四〇年出版，爲了這部小說，作者曾獲得一九四一年第一等史大林獎金。蕭洛霍夫作品的特點是嚴格寫實主義的內容，深邃的藝術。一九三三年出版描寫頓河農村經濟集體化的著名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的第一卷。第二卷幾乎也已完成了。現在作者正直接參加戰地報紙的工作，發表關於戰爭的報告文學。最近蕭洛霍夫完成了一本關於衛國戰爭的巨著「他們爲祖國而戰」，本期我們譯載了它的一部分。

**西蒙諾夫** (К. Симонов) 蘇聯現代詩人，他的簡短介紹請參見本刊第二期。

**古歇夫** (Виктор Гусев) 蘇維埃青年詩人之一。他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作品。已出版了他的幾本詩集。上海最近收到的一本詩集，就簡單地叫做「詩」(“Стихи”)，全部是關於這次戰爭的題材。

**強布爾** (Джамбул Джабаев) 哥薩赫斯坦著名的民間歌人，以一八四六年生在一個貧窮的哥薩赫人家庭裏。他在本國流浪了很久，給人民歌唱他正義的歌曲。「曾經有這樣的事情，我唱了整整的好幾夜，所得的只是幾個小錢，」——他在他的自傳裏這樣說。他遇到偉大十月革命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但是革命給他回復了力量。革命後他創作了許多出色的歌曲。一九三八年他得到蘇維埃政府獎給他的列寧勳章，一九四一年得史大林獎金。現在強布爾九十七歲，雖然年紀這樣大，但仍舊繼續創作關於衛國戰爭的新歌。他的歌譯成蘇聯各民族的語言，在全國享受極大的聲譽。

**蘇爾柯夫** (А. Сурков) 現代蘇維埃詩人，簡傳參見本刊第三期。

**托爾斯泰** (А. Толстой) 蘇聯大作家，簡傳請見本刊第三期。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6

# 蘇 聯 文 藝

第 六 期

★一九四三年六一七月出版★

編 輯 者 羅 果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公 共 租 界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C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 目 錄

(第六期 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月號)

## ~~~~ 小 說 ~~~~

- 畢爾文采夫 試 煉.....(白 寒譯)..... 3  
蕭 洛 霍 夫 他們爲祖國而戰.....(林 陵譯).....41  
西 蒙 諾 夫 第三個副官.....(李司特譯).....75

## ~~~~ 詩 歌 ~~~~

- 古 歇 夫 我們風暴的報信者.....(苓 譯).....85  
強 布 爾 國防人民委員長頌.....(祝 平譯).....89  
蘇 爾 柯 夫 穿外套的姑娘.....(嚴 洪譯).....91

## ~~~~ 文 錄 ~~~~

——馬雅柯夫斯基生誕五十周年——

- 阿 達 麗 絲 現代最優秀的詩人.....(水 夫譯).....93  
聶 伊 斯 達 特 詩的全權代表.....(李司特譯).....97  
卡 錫 爾 和讀者的談話.....(嚴 洪譯).... 103  
馬雅柯夫斯基 最好的詩.....(靈 譯).... 106  
馬雅柯夫斯基 仙 鳥.....(靈 譯).... 110

## ~~~~ 理 論 ~~~~

- 托 爾 斯 泰 二十五年來的蘇維埃文學.....(鍾 馥譯).... 115

## ~~~~ 評 介 ~~~~

- 謝 維 林 描寫英雄後方的小說.....(白 寒譯).... 140  
——論畢爾文采夫的「試煉」——  
作者介紹.....(編 者).... 145

## 插圖

- 蕭洛霍夫像.....42—43  
馬雅柯夫斯基像.....92—93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6

Шанхай

Июнь-Июль 1943 г.

## ПРОЗА

|                    |                           |    |
|--------------------|---------------------------|----|
| 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  | — Испытание               | 3  |
|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 —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 | 41 |
|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 — Третий адъютант         | 75 |

## СТИХИ

|                |                           |    |
|----------------|---------------------------|----|
| Виктор Гусев   | — Вестник нашей бури      | 85 |
| Джамбул        | — Песня о НаркOME обороны | 89 |
| Алексей Сурков | — Девушка в шинели        | 91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К 5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 Маяковского)

|                |                          |     |
|----------------|--------------------------|-----|
| А. Адалис      | — Лучший поэт настоящего | 93  |
| Вл. Нейштадт   | — Полпред стиха          | 97  |
| Лев Кассиль    | — Разговор с читателем   | 103 |
| Вл. Маяковский | — Лучший стих            | 106 |
| „ „ „          | — Птичка божия           | 110 |

## ТЕОРИЯ И КРИТИКА

|                 |                                      |     |
|-----------------|--------------------------------------|-----|
|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 —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115 |
|-----------------|--------------------------------------|-----|

##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                                                     |     |
|------------|-----------------------------------------------------|-----|
| Е. Северин | — Роман о героическом тыле („Испытание“ Первенцева) | 140 |
|------------|-----------------------------------------------------|-----|

|                   |  |     |
|-------------------|--|-----|
| 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  | 145 |
|-------------------|--|-----|

|                      |                                                                             |  |
|----------------------|-----------------------------------------------------------------------------|--|
|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 Портрет Мих. Шолохова — стр. 42-43,<br>портрет Вл. Маяковского — стр. 92-93 |  |
|----------------------|-----------------------------------------------------------------------------|--|

